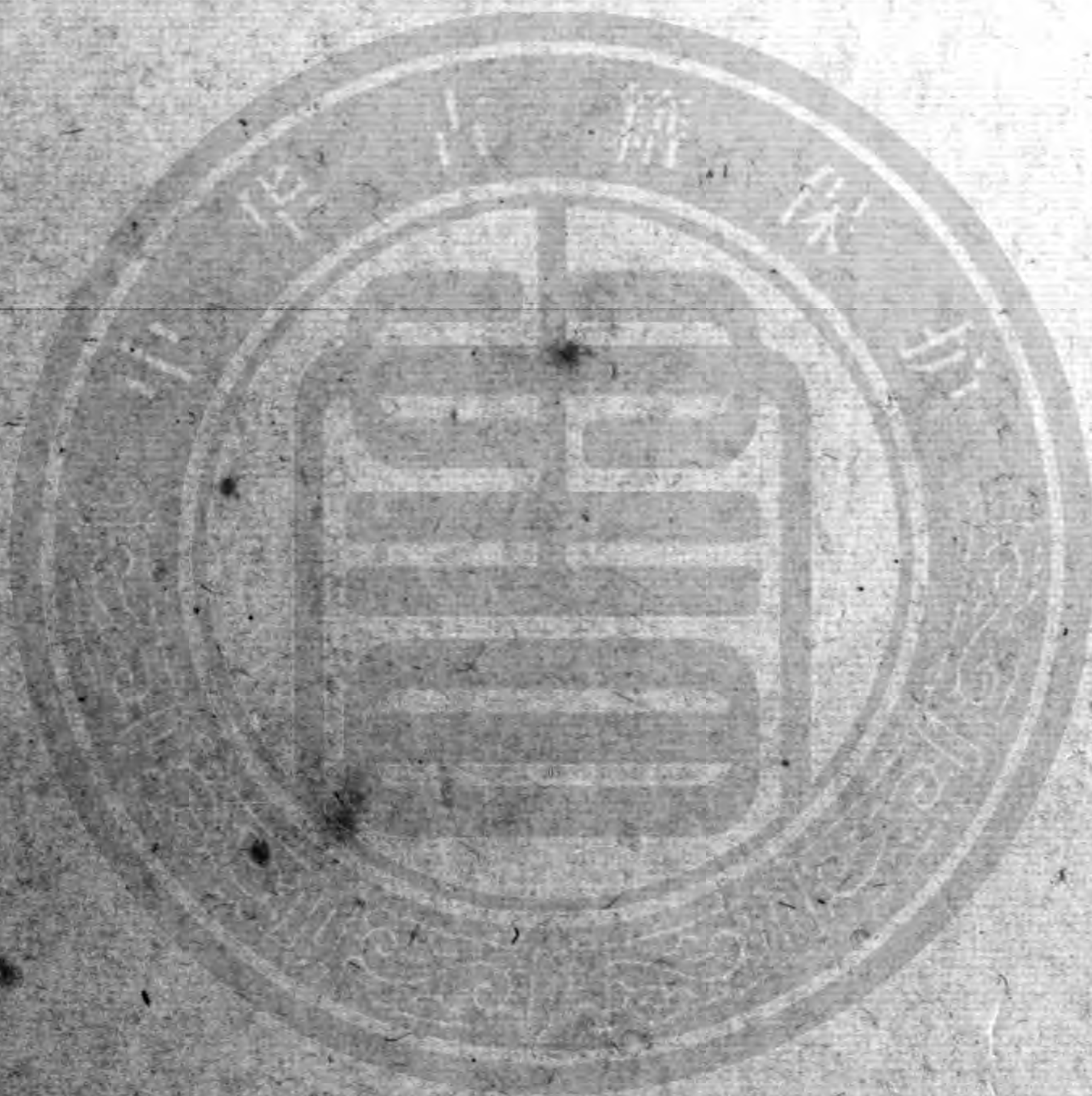


7940

=27

部 =



京口耆舊傳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四庫全書

京口耆舊傳九卷不著撰人名氏明楊士奇文淵閣書目焦竑國史經籍志皆載其名亦不云誰作者書中蘇庠傳末云子家世丹陽先人知其狀爲詳又從其孫嘉借家傳則作者當爲丹陽人庠卒於紹興十七年而作者得交其孫則當爲南宋末年人也其書採京口名賢事迹各爲之傳始於宋初訖於端平嘉熙間其中忠烈如陳東經濟如張懋張縝湯東野劉公彥風節如王存王遂蔣猷劉宰文學如沈括洪興祖書畫如米芾父子雖皆著在史傳而軼文逸事則較史爲詳至湯東野傳稱明受赦書至東野謀於張浚欲匿赦不宣而宋史浚

本傳稱浚命守臣湯東野祕不宜其說互異証以劉宰漫塘集湯侍郎勤王錄跋乃與此書所載合則足以訂宋史記錄之誤漫塘集稱陳東於欽宗時凡六上書高宗時凡四上書宋史東本傳第云於欽宗時五上書高宗時三上書證以此書乃知宋史有據漫塘集爲傳聞之訛王鞏甲申雜記謂陳亢以熙寧八年生廓與度證以此書廓中熙寧九年進士則距生歲止一年度中元豐三年進士則距生歲止四年尤足以糾小說附會之謬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蓋是書體例全倣正史每爲一傳首尾該貫生卒必詳與諸家雜說隨筆記載不備端末者不同故事實多可依據於史學深爲有裨文淵閣

書目載是書不列卷數經籍志則作四卷今據永樂大典所載裒合成編釐爲九卷考宋史地理志京口凡丹徒丹陽延陵金壇四縣神宗熙寧五年改延陵爲鎮併入丹陽則所存者僅三縣而此書吳致堯傳其人在宣和之季乃仍稱曰延陵人蓋沿襲舊名偶然失改猶漢高帝十一年已改真定爲東垣而南越王傳猶稱尉佗爲真定人史氏駁文不足爲據今仍以三縣分隸庶從其實至於諸書所載互有同異則併附載各條之下以資考證焉

京口耆舊傳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守山閣叢書 史部

失名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刁衍

子湛孫紉等

陳升之

子閔閔等

陳汝奭

子龍輔等

柳浣

豐有孚

弟有章等

葛良嗣

焦千之

沈括

刁衍字元賓丹徒人祖禮過亂自上蔡徙居宣城父彥能仕

江南因徙昇州後從徐知諫於潤州樂其風土至李氏時爲昭武軍節度使賜田京口遂家焉衍在江南以父任爲祕書郎集賢校理以文翰入侍李煜常令直清輝殿閱中外章奏李後主少時遣人於廬山精舍焚壇地爲精舍極一時林泉之勝既成命宮苑使董源以澄心堂紙寫其圖來上既卽位以精舍爲開先寺以圖畫賜刁衍藏於家蔡天啟之子佑猶及見之江南平從煜歸朝授太常寺太祝病免太平興國中李昉扈蒙在翰苑勉其出仕得知睦州桐廬縣會詔羣臣言事衍上書諫用刑請詔天下悉禁五代以來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巡檢使臣所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殺姦凶於四裔今遠方囚人盡歸象闕配役諸務非便自今外處罪人勿許解送上京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付御史廷尉獄勅杖不

以大小並付有司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糾以示聖皇明刑謹法之意皆見施行再遷大理寺丞獻文詔試投殿中丞通判湖州上疏請定天下酒稅額修郡縣城隍條約牧宰除兩浙丁身錢禁汴水流屍凡五事俄知婺州遷國子博士移光州轉運使狀其贖優詔嘉獎徙知廬州真宗卽位上疏請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無以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案李燾續通鑑長編載此疏作無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與此書互有倒置代還案續通鑑長編載衍於至道三年九月上疏疏中語與此書所載合惟彼標云比部員外郎刁衍上疏考之此書則是時正由光州徙知廬州因上疏乃由廬州代還與續通鑑長編互異獻所著本說十卷得以本官爲祕閣校理出知潁州入爲駕部員外郎案宋史本傳作入爲比部員外郎與此書所云駕部互異錫金紫改直祕閣充

崇文院檢討時杜鎬陳彭年已為檢討衍辭詔許解職判三

司開拆司預修冊府元龜加主客郎中丐外得知湖州轉刑

部郎中歲滿復預編修大中祥符六年書成案玉海載冊府

符八年十一月乙丑上此轉兵部郎中暴中風眩真宗遣使

馳賜金丹不及卒年六十九衍始仕李氏貴盛歸朝以純澹

夷雅知名交道崇篤士大夫推之所為文有野編二十卷子

湛孫約原注案國史刁衍昇州人徙宣地王介甫刁虞部墓

張安道刁刑部墓誌又稱其先渤海人自晉以後居丹徒人

昭武賜田一節知其來居京口蓋自是時又今傳所述履歷

皆案墓誌而歐公信景純書稱刁丈內翰平生坎軻數年以

晚節乃居間十六年亦為可疑案王安石虞部郎中刁君

墓誌銘稱君會祖嘗節度昭信軍卒葬昭信城南則彥能也

皇祖以尚書兵部郎中直秘閣卒葬牛首山則衍也皇考以

屯田員外郎卒葬丹徒故君為丹徒人然則墓誌乃謂虞部

之父已葬丹徒故虞部遂為丹徒人非自虞部始葬丹徒也

此註謂虞部葬丹徒遂為

丹徒人與墓誌文義不同

湛咸平三年進士及第以儒術發身長於吏事初授大理評

事知宣州宣城縣秩滿遷大理寺丞監興國軍大冶縣茶場

兼知縣代還遷殿丞知潮州真宗東封遷太常博士國朝封

贈之典在具慶者恩不及亡母東封告成肆大青妻已喪者

得敘封時湛母徐已死上章以謂妻以箕箒之舊尚蒙封邑

之榮母以劬勞之恩不及漏泉之澤教化之本輕重未安朝

議然之故徐氏封高平縣太君士大夫父在而封及亡母者

自湛始祀汾睢遷尚書屯田員外郎在朝參嘗錄囚於糾察

刑獄司其具獄當五囚重辟湛閱案原情理出四人會京府

司錄闕政府以湛名聞真宗指之曰此近嘗錄囚而活人者

耶是此選遂授開封府司錄軍巡有重囚久已抵調案抵調

說文涑水紀聞載鄭俠上疏連及王安國自陳無此詣臺司引俠使證之俠見安國笑曰平甫居常自負剛直議論何所

不道今乃更效小人欲為抵調耶抵調二字與此書可以相証不承京尹請讞上記前事特

以召湛意欲有所平反湛得其情囚即服罪上猶欲原減湛

不可竟按誅之其持平如此丁外艱服除通判越州會闕守

攝州事時境內大蝗湛潔齋致禱翌日迅雷烈風蝗溺於江

人以為精意所感郡城溝瀆久塞湛率眾疏鑿引湖水周流

城中俗大便利及被代百姓遮留不忍其去遂圖形承天寺

中歲時奉祠遷都官知廬州徙壽州課最召還授荆湖北路

提點刑獄仁宗登極遷祠部郎中徙夔州路轉運使屬施州

洞酋田彥稠彥晏安于恩典不遂即率宗黨破寨柵殺吏民

燒官舍保險為邊患案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云乾興初順

州蠻田彥晏率其黨田承恩寇施州暗

利皆不著彥稠之名此書亦不著承恩之名與宋史互異又

宋史但云乾興初此書系其事於仁宗登極以後考仁宗以

乾興元年二月戊午登朝廷命將出禁旅討擊彌年無功詔

極與宋史可以互証湛招輯會彥稠死蠻有善意而武臣欲自為功拒不納命疲

於調輸湛密疏請罷兵詔以兵屬湛湛與蠻約親出野與之

歃血立誓黔中遂安案宋史西南溪峒諸蠻傳但稱夔州發

兵擊之俘獲甚眾明年彥納款據此

書則彥晏納款實遷刑部丁內艱服除授三司度支判官閱

歲請舒州以疾丐閒徙黃州再請分司西京遂歸老案宋史

稱衍子湛登進士第刑部郎中據此書湛徙黃州之後有

分司西京乃歸老則不以刑部郎中終也與宋史小異湛有

風鑒識歐陽公修於未遇故湛之亡修以書唁其子約敘受



知之早且言後雖有智者皆莫之先恬於榮利昭武賜田甚  
廣自衍在時以貧質於鄉人田沃衍歲入視他田倍蓰或勸  
湛贖以自業湛曰田誠美然鄉人致力亦勤矣何可驟奪因  
焚其實劑分務退居諸子從官便郡更相迎養以致其樂澹  
乎自適凡十有六年次子約知婺州扶持之官卒於錢塘實  
皇祐元年享年七十有九范公仲淹時守錢塘紫范仲淹傳  
但云尋徙杭  
州未著出守之年宋名臣言行錄稱皇祐二年仲淹領  
浙西據此書則皇祐元年已守錢塘可與二書相考資其  
喪歸

約字景純少有盛名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為諸王宮教授時  
南班之制未立宗子非遇殊恩無遷官法景祐中宗室欲緣  
大禮推恩命約草表丞相王公會愛其文詞遂得旨有南班

之授宗室以干縑謝辭不受寶元中人為館閣校勘慶歷初  
與歐陽公修同知太常禮院其冬又與修等並為集賢校理  
管當三館秘閣四年坐蘇舜欽進奏院祠神飲酒事出通判

海州案宋史蘇舜欽傳稱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  
巽輒用鶯故紙公錢召會賓客王拱辰諷魚周詢劾奏

坐除名凡同會被逐者皆名士又考九朝編年被逐者王洙  
呂臻章岷江休復朱敏求吳益柔及刁約可與此文相證

奉親以行作戲綵亭邦人榮之李清臣賦詩所謂傳聞綵服  
朱顏客已作金章白髮翁蓋以屬約皇祐中仍以校理權吏

部南曹尋為開封府推官至和中溫成皇后上仙約以厚葬

為非未奏疏為內臣所白出提點京西刑獄時知太常禮院

校理吳充鞠真卿皆以議溫成事黜時論然之太常丞直集

賢院馮京上言三人者不當去亦坐落案宋史及東都事略  
馮京傳但稱吳充以

議温成事被黜馮京論不當黜者亦只充一人宋陳均九朝編年亦只及吳充及鞠真卿而不及才約此書著約及吳鞠三人與詩書互異

同修起居注嘉祐初還朝判度支院假太常少卿

直史館使北歸塗戲用契丹正裂貔貅等為詩雖一時諧謔

亦為當世傳誦還判度支院四年出為兩浙運使還判三司

鹽鐵院出提點梓州路刑獄八年再判鹽鐵院還戶部

案元至順

鎮江志于轉運兩浙之後知揚州之前不書判三司鹽鐵院

提點梓州路刑獄及再判鹽鐵院遷戶部等官與此書詳略

異治平中出知揚州移宣州熙寧初判太常寺議講讀官當

賜坐與呂公著等合後雖不行識者是之約性殷勤篤至急

人之急甚于已私在京師賓客無貴賤少長有謁必報日不

足繼之以夜故館中頗有走馬多羅之謂而約實未嘗一登

權要之門故同時輩流躡進驟遷而約獨四十年周旋館學

天下士無間識不識皆稱之曰刁學士而一世名德相望前

後如范公仲淹歐陽公修司馬公光王公安石王公存蘇公

軾皆愛敬之其告老而歸存以詩送之曰平生胸懷篤風義

往還不論賤與貴騎馬都城四十年未嘗一毫為身計比其

死也軾哭之以詩曰平生為人耳自為薄如縞安石祭之以

文亦曰坦然制行之平裕然與人之周既貴賤以同觀亦始

終以相伴蓋實錄云約家世簪纓故所居頗有園池之勝至

約更葺園曰藏春塢塢西臨流為屋曰逸老堂又西有山阜

植松其上曰萬松岡凡當世名能文者皆有詩故藏春塢之

名聞天下約從容里閨年八十餘元豐五六年間卒兄繹擢

天聖二年進士第授太常博士歷仕楚蜀最後通判揚州卒

王安石時兼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有祭文弟紆字公綽

即約出使北回寄南徐二弟詩中所謂族推公綽最温良者

以父廕入官由戶掾歷佐幕府案歐陽修有贈才推官詩則知紆

官可証范公仲淹歐陽公修皆有贈送之詩

之本建人國史有傳墓在縣之五州山案嘉定及至順鎮江志皆云升

之自是來居丹徒考宋名臣琬或錄升之本傳稱丹陽二子

閣皆以父任閣終宣義郎無子閣終大理評事子憬以祖

恩授承務郎亦早卒以從姪鎮為嗣終宿州符離知縣三世

並祔葬五州升之自建來居從子豫及禧實與俱來豫以升

之廕終中奉大夫四子機桷最知名機知信州劾秦檜妻黨

王仲山坐廢檜死起知楚州將漕淮南終知衢州桷為韓世

忠軍參謀凡世忠出師桷皆在行積功為右文殿修撰敷文

閣待制卒三子官皆至陞朝禧之弟出繼升之後即鎮也再

傳而絕今繼升之後者禧之曾孫應岍之子箕案宋志禧之子

雅言雅言之子應岍箕應岍之子

陳汝奭字公武丹徒人自泉之晉江來居即三司戶部副使

誥之姪用誥恩補太社齋郎景祐中擢進士第案元至順鎮江志作寶元

元年登第嘗以文謁范公仲淹奇之時光祿卿胡楷屬仲淹擇

壻仲淹言無踰汝奭者遂壻胡氏為睦州遂安令繩豪民楊

氏以法縣以大治改秩知眉州眉山治有能名民歌之曰明

月皎皎洞毫釐兮陳公之政不可欺兮於時嘉州不治部使

者張公揆檄汝奭攝通判將使正郡守及其屬之罪汝奭到

郡得守之過卽諷使自改事有當行亦白守行之郡以大治而守若屬皆得善去眉山士民請於使者寧毀吾廬毋奪吾父使者以益州交子務出納叢雜舉爲監務益帥張公方平薦之通判鄆州鄆守吳公奎亦薦之選知秀州求省松楸得知邵武軍除知海州以歲饑不俟報發廩賑民爲監司所奏汝爽亦上章請以身坐毋及寮屬朝廷嘉之置不問母憂去官汝爽性恬靜自熙寧初官已至太常少卿不求遷者十五年及是嘆曰仕本爲養養不及矣何以仕爲除喪乞分司西京遂告老時年六十五居閒日以飲酒賦詩爲樂凡十有四年乃卒葬丹徒縣義里鄉之黃山中間以覃恩及子封敘轉至太中大夫卒之前一日召子及孫戒以清白忠恕曰行此

足以保家子龍輔

龍輔字寶臣登嘉祐二年進士第爲濟州司法衢州常山令改秩知開封府扶溝縣知興化軍秩滿遂不仕柳庭俊爲撰墓誌稱其賦性寬明居官清謹恬於名利篤於孝養自莆田易守宜春汝爽已休致氣體康強安車迎侍過晉江上家人以爲榮晚年集古今忠臣孝子凡修身治人可爲法者總三十卷號曰傳家至寶以遺子孫其卒亦葬黃山孫孝友孝恭孝威皆擢進士第孝友字恪仲終奉議郎孝威字德仲未改秩而卒孝恭字溫仲年十四入郡學十八貢太學有盛名宣和三年以上舍擢第爲萊州膠水簿婺州兵曹掾改司參軍監温州天富監及永嘉鹽場改秩知宣之涇縣秀之華亭教

東口耆舊傳卷一  
授臨江軍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國子監丞丐外得知岳州  
卒於官爲人廉謹死之日家無餘資葬金壇縣上元鄉之西  
張莊

柳浼丹徒人擢慶歷六年進士第爲陝西司理參軍以政績  
聞特改大理寺丞鄭獬當制其詞云本道使者曹元舉等言  
而廉謹治官有善狀章下有司有司以爲績效明白如章所  
言乃陞爾以廷尉丞爾其祇踐以稱懋功之意

豐有孚字寶臣弟有章字漢臣丹徒人兄弟相勉以學有孚  
以學究出身慙知處州青田温州樂清江寧府溧陽縣終虞  
部員外治家有法居官廉平可紀有章擢皇祐元年進士第  
終駕部郎中有孚孫漸字仲升登紹興十五年進士第調主

泰州海陵簿未上而卒淵字仲深紹興八年進士第主平江  
府長洲簿教授太平州改秩知平江府吳縣卒今城中諸豐  
皆其裔也

葛良嗣字興祖丹徒人王安石爲撰墓誌稱其先家處之麗  
水父度支郎中源徙居明州之鄞死葬丹徒故爲丹徒人博  
知多能數舉進士角出其上而克厲修潔篤於親友慨然欲  
有所爲以效於世年四十餘始以皇祐五年進士出仕州縣  
十餘年終於許州長社縣主簿興祖於仕未嘗苟聞人疾苦  
欲去之如在己其所臨視雖細故人不以屬耳目者必皆致  
其心論者多怪之曰興祖且老矣弊於州縣而服勤如此余  
曰是乃吾所欲於興祖者夫大仕之則奮小仕之則怠忽不

治非知德者也與祖聞之以余言爲然安石又作良嗣挽詩云憶隨諸彥附青雲場屋聲名看出羣孫寶暮年曾主簿卜商今日更修文山川凜凜平生氣草木蕭蕭數尺墳欲寫此哀終不盡但令千載少知君子繁嘗知鎮江府蘊亦擢嘉祐八年進士第云

焦干之字伯強丹徒人嚴毅方正歐陽公修敬待之常館修家累試不利修以書勞之其一勉之以孟子不動心之勇二則勉之棄去科場文字專意經術趙康靖公槩之守鄆修以書薦之云干之久相從篤行之士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得招致鄆學不止干之可以自托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爲政之一端比修之守穎召公公著適通判州事請于修延之教子

公著去穎復攜以歸修以詩送之所謂焦生獨立士勢利不可恐誰言一身窮自持九鼎重有能揭之行可謂仁者勇呂侯相家子德義勝華寵焦生得相隨道合若膠鞏者也公著之子希哲爲長時方十餘歲承父母之訓肅敬天成干之不<sub>少</sub>假借小有過差卽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希哲恐懼畏服干之方略降詞色異時希哲德成行立爲世耆儒家傳推本以爲由干之化導之篤嘉祐六年諸路舉行義之士赴京師館太學試舍人院賜出身者七人<sub>案九朝編年嘉祐六年五月授顏復等皆先是諸路舉行義文學之士二十三人至者十六人皆備太學即舍人院試論策賜出身五人此書云</sub>七人與九朝徐州顏復爲首干之次之爲國子監直講熙寧初以蘇嘉對公試策論時政之失干之與顏復等爲考官<sub>案</sub>

朝編年但補遺復為考官不及牛之與此書互異擢居上等直講蘇液以白執政干

之與同列五人俱罷以殿中丞為樂清令歐陽修以書勉之

云更當屈伸取舍要於濟務蓋以干之方剛不能善事上官

故也八年知無錫縣是歲大旱運河涸用單錡言車梁溪水

灌運河五日而通流舟楫無滯事見蘇文忠公軾錄奏單錡

吳中水利書軾有從干之求惠山泉詩正其作縣時也案蘇

集三十四卷外制內有除國子監直講焦干之為大理寺丞

勅一篇考之此書干之未嘗除大理寺丞與頌集異勅內有

云外內更試於今五年進躋卿寺之屬仍蒞師儒之班考此

書干之既罷直講以殿中丞出為樂清令及無錫令證之勅

所云外內更試則大理寺丞之擢當在出知外縣之後而勅

題惟追溯國子直講蓋義主錄用略其降官也與此書異同

互考沈括字存中杭人居丹徒國史有傳初括壯年嘗夢至一處

登一小山花如覆錦而喬木蔽其上山下有水澄澈夢中

樂之將謀居焉自爾歲嘗夢至其處後十餘年有道人為括

言京口山川之勝且云郡人有地求售括以錢三萬緡得之

後十餘年道京口至所買之地恍然乃夢中所游因號夢溪

遂莫居焉括博學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歷音樂醫藥卜算無

所不通皆有論著居八年卒歸葬故里子孫有家京口夢溪

他屬久矣

京口耆舊傳卷一終

京口耆舊傳卷二

米黻 子友仁

虞申

曾布 弟開從子統等

俞康直

王漢之 弟渙之等

許暘

孫蓋

都絜

楊樗年

張扶 弟瑾



吳交如

霍篋

田曉

姜謙光

劉倬等

米黻字元章自言黻卽芾也故又作芾太原人其父嘗家襄陽未幾遷丹徒故國史書曰吳人其先以武幹顯母閻氏與宣仁后有藩邸之舊以恩入仕芾生而穎秀六歲日讀律詩百首過目卽成誦刻意文詞不剽襲前人語經奇蹈險要必已出以崖絕魁磊爲工作字遒勁晚更沈著雜有晉唐風流其畫山水人物自成一家尺縑寸紙人以爲玩尤工臨摹至能亂真精於鑒裁一經品題價增數倍所與游皆一時名士

元豐初以詩編贄見王公安石安石摘句書之便面蘇公軾尤愛重之集中有睡起聞元章到東園絕句自嶺南歸至白沙絕筆也其往還尺牘有云嶺海八年念吾元章邁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邁入神之字何時見之以洗瘴毒今真見之兒子於何處得寶月觀賦琅然誦之老夫臥聽未半蹶然而起恨二十年相從元章不盡其推重之如此補祕書省校書郎爲舍光尉知雍邱縣漣水軍使發運司勾當公事入爲太常博士出知常州不赴奉祠除知無爲軍踰年召入爲書畫學博士擢爲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揚軍彌年塲生其首卒年五十七

案宋史本傳云卒年四十九與此書所云五十七互異

葬黃鶴

山詔購其家百縑仍官其子芾平居超然若不事事至官則

率職不苟時亦越法有所縱舍家故饒財既仕悉以分族人  
所至喜登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宇製名來者莫能廢過潤愛  
其江山遂定居焉作寶晉齋聚法書名畫其中北固既火結  
庵城東號海嶽日吟哦其間爲京口佳絕之觀其風神蕭散  
趣尙高潔雅不欲與人同故冠服效唐人所居輒置水其旁  
數類以自潔其眉宇軒然進趨澹如音吐鴻暢望之皆知其  
爲米元章也子友仁

友仁字元暉文詞書畫深得家法黃魯直贈以詩首句我有  
元暉古印章因命以爲字陸沈州縣數十年紹興中高宗留  
意翰墨尤喜芾書以芾平生篆隸真行草書分爲十卷刻石  
禁中會有薦友仁者浸被簡知擢權工部侍郎數文閣待制

卒案宋史本傳云仕至兵部侍郎元至順鎮江志云官至戶部侍郎與此書所云工部侍郎互異

虞申字行父丹徒人始從鄉先生姚闡授易春秋略通大義  
姚因喻申使游京師介謁胡公瑗一見奇其能以謂他日可  
任朝廷事留三年歸一時名流周伯堅孔常父皆作詩誦其  
賢惜其去舉禮部不合元祐中制州里舉士法郡守崔公度  
以申經行應選上之朝不報申資性和厚勇於赴義異時同  
產負大農錢既析貲矣悉爲償之仲弟死嫁五女費皆已出  
拊其孤如已子仲子沈擢紹聖元年進士第元符二年沈爲  
弋陽尉迎侍以行卒於官舍蔡肇爲作墓誌所敘如此

會布字子宣肇字子開建昌人皆居丹徒案至順鎮江志布

輿地紀勝在南昌人與此書異又考方輿勝覽布於熙寧初守潤州有宅在干石墟之東今爲統制司酒庫國史

有傳布薨諸子避亂徙居肇八子統最知名統字元中以恩補太廟齋郎調州縣官以黨人子輒罷父喪服闋管在京編估局改秩復從外補久之以禮部尙書蔣猷薦除福建提舉常平改京東未赴而提舉常平罷高宗駐蹕揚州召爲工部員外郎南渡除廣東提點刑獄時隆祐太后至虔州從衛軍潰其將傅選以萬人據郴州且趨嶺外或勸統避之統曰韶當賊衝已若先去卽人人奔散賊勢張矣且其麾下皆我師未必人人有叛心招之宜定乃遣人矯太后旨安撫之果受命一路遂安入爲屯田員外郎時秦檜爲相置修政局兼檢討官統言丞相佐天子理天下事事無不統何局之設後竟罷遷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左司員外郎擢殿中侍御史賜

出身首上章言陛下卽位六年之間論相者七人一有進退則自臺諫侍從百執事隨以陞黜適足以使比周成風公道蔽塞乞明詔大臣消朋黨之萌開公正之路政無先後惟是之從人無彼此惟才是用繼論宋輝交結宦官不可尹天府霍蠡刻薄不可專財計遷秘書少監乞復史館修撰之職又遷起居郎乞依故事直前奏事與時相忤以秘閣修撰出知秀徽饒三州中間嘗議召用會有欲行手實法以五等出賣戶帖者已而手實不行但據籍高下輸錢給之統言其不可復與時相忤命遂格饒州召還除太常少卿又除殿中侍御史未上拜諫議大夫論經制使本戶部之職不必更置一司淮南爲吳會屏蔽宜且蠲經賦諸路將兵恣橫宜稍還節制

於州縣臨安和買蠲閣之數不宜均敷於本路皆見施行會  
足疾懇祈補外除徽猷閣待制知婺州卒於嚴州年六十七  
歸葬金壇縣方山之原統文獻故家藏書素多紹興間重修  
國史諸老淪謝無所訂正成書不繆足以傳信統之力爲多  
四子恂字孚仲其孫見居金壇惕字強仲子喚爲吏部尙書  
嘉定中卒亦葬金壇以徙居常州不載

俞康直字之彥丹徒人父希言始自歛之黟縣來居用從祖  
太尉獻卿恩補太廟齋郎主潮陽簿爲杭州觀察推官范公  
仲淹爲守以政委之杭之蜀山民冒鬻鹽之利刑不能禁康  
直請設官置場民喜速售而重犯法公私便之爲泗州軍事  
推官民有清明日盡室出遊者盜乘間入其家遊者還知盜

未出遂圍之盜計窮縱火幸火而逃案具將寘極典康直以  
爲盡室以出非有人居止之室幸火以逃火非本心具獄奏  
讞執政者是之得減死論改秩知舒之桐城監廣州市舶代  
還簽書武寧軍節度判官所公事通判睦州所至皆有惠政  
秩滿奉祠丞相韓公楨宰錢唐日與康直友善楨旣相數以  
書招之康直謝曰崇故舊以厚風俗真宰相事然吾志定矣  
不可強也楨意不能奪家世有田在錢唐族人歲擅其利康  
直置不問會他族訟於官歸田於康直不受以與其弟曰吾  
食粗給以資汝弟曰吾父兄不知有吾烏乎有之亦不受卒  
以子族人初奉祠時年五十七暨祠祿再滿遂請休致卽所  
居東西爲退圃逸堂遜軒遠樓終日嘯傲其間蘇文忠軾嘗

爲賦四詩今見集中其遠樓詩有地偏心遠似陶潛之句蓋以屬康直也居閒幾三十年年八十三乃終其恬於名利固人所難能其壽考康寧得退閒之樂亦人所不及也葬丹徒縣大慈鄉汝山之側曰京峴原實從先兆方康直父遷居時其從祖獻卿尙家黟縣至其子希旦亦徙丹徒希旦以朝議大夫知澶州卒於官歸葬丹徒崇德鄉釜鼎山子向終朝請大夫秘閣修撰提點福建路刑獄向之子長吉字幾先父任出官中法科由蘄州司法入爲大理評事凡再遷爲丞爲正隆興初以才選除直秘閣知盱眙軍未幾卒長吉好尙清雅尤長於詩名所居曰葵軒暇日常賦詩鼓琴以自娛云王漢之字彥昭渙之字彥舟衢人皆居丹徒國史有傳漢之

之後遷金壇孫光國歷泰州滁州通判卒姪植以漢之恩入仕終福州太平州通判植子烜字晦叔好讀書喜論古今治亂酒後耳熱道歷代南北離合五季分爭事如身履目見年五十五始以植遺澤出仕監平江府比較務建康府大軍倉烜性瓠落仕非本志倉官垂滿不但志不干進抑已老矣會樞密曾公懷之子訪舊金陵邂逅同集見其飲酒數斗不亂議論英發貫通古今襟度軒豁無世俗齷齪氣以爲是孔北海禰平原之流非餘子可擬歸而言之懷爲徧發當路書亦會懷自樞廷執政不兩月薦書溢格遂改宣教郎知盱眙軍天長縣事歸而疾卒其友李天才字邦美所居距烜不遠時時杖履往來天才豪於詩紹興間獻詩秦檜檜喜將言之上

會阜求雨不獲天才題詩天竺寺壁間云走殺東頭供奉官  
御香頻降雨猶慳相公端坐都堂裏天竺觀音又下山檜聞  
大怒天才泛海得脫隱居終身

許暘字東叔丹徒人由鄉校貢辟雍政和四年以貢士釋褐

案元至順鎮江志暘以政和二年調福州閩縣尉間關累載貢士釋褐與此書政和四年互異

知紹興府蕭山縣舉最入朝遷大理寺正兼工部郎官權大  
理少卿紹興甲寅金使來乞還西北民之在東南者且欲畫  
江爲界以益僞齊朝廷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迥報  
聘既還道由南京久爲僞齊所留二家老幼狼狽輦下無爲  
言者暘慷慨奏疏謂人臣之義固貴於公爾忘私而人主卒  
不可忘人臣之私人臣固貴於國爾忘家而人君則不可忘

人臣之家咸聽其言而服其義秦宰相置大將岳飛於理必  
欲文致反狀暘不可出知南劍州以言者輟行家食垂一紀  
卒年五十八幼子蒼野字子齊以父任爲衢州龍游尉隆興  
初元擢進士第乾道五年中博學宏詞科由廣德軍教授召  
試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權秘書丞兼太常博士權  
倉部郎官容儀端整論奏詳明理宗甚器重之未幾得疾卒  
年四十三卽今西干之許

孫蓋字道祖丹徒人政和五年以上舍擢第爲太平州繁昌

主簿廬州合肥丞改秩知饒州鄱陽縣監在京抵當所高密

廣平郡王府大小學教授鼎州教授內王府教授省罷

案宋職官志宗學教授之名始於太宗至道元年至英宗時詔年十五以上者三百九人增置教授五員卽所謂大學教授也年十

四以下者增置小學教授十二員至徽宗崇寧五年又改稱某王宮宗子博士則無復教授之名靖康之變宗學遂廢紹興四年始復置諸王宮大小學教授二員此書序孫蓋為王府大小學教授在政和五年之後紹興三年之前乃仍蒙教授之稱則作傳者以舊名加之也書內似此者甚多又案此書稱為高密廣平郡王大小學教授考宗室表徽宗弟二子年封廣平郡王按之時代即此二人此書稱內惟王府省罷蓋據靖康之變餘皆以未上改差權通判台州以母憂不赴宗學罷廢也

紹興三年差監尚書六部門權尚右郎官案宋職官志紹興二年置六部監門

官一員元豐官制行置尚書左右選各一員紹興八年呂希常以監六部門兼權尚右郎官與蓋此職正同可以互証

兼度支倉部出知興化軍知嚴州替奉祠起知真州秩滿知

秦州就除淮南路轉運判官兼提刑知信州以婿樞密王綸

帥建康避親丐祠其監尚書六部門上疏論今日用違所長

不加曠官之責稱匪其人未坐繆舉之罰賞或及於無功祿

不加於有德乞嚴察舉之科明黜陟之典知嚴州直大水聽

民得預占高阜及先具舟楫為備故水不為害朝廷以傳言

之誤替歸將漕淮南以沿江盜賊出沒皆江海亡命徒黨眾

多江流湍險非巡尉弓兵所能制乞下都統司於分差水軍

二百人將官一員往來巡捕朝廷從之遂為定制自上饒歸

不復出仕與後湖蘇聘君備為詩酒之交年八十一紹興甲

申歲卒葬縣之馬鞍山即今大港之孫

都絜字聖與丹徒人父郁字子文以易學為鄉里師終惠州

教授絜少傳父學著周易說義張公九成為之序謂其有得

於易異乎世之為說者晚又因左傳載晉蔡墨鄭游吉等引

易悟六位有定而卦變無窮著周易變體義十有六卷曾公

幾為之序絜以宣和六年擢進士第紹興中以左朝請郎知德慶府實進易說義其後以左朝奉大夫為尚書吏部郎中實進易變體義未幾以太府少卿為淮西總領時總司之權尚輕絜上言江東所屯見兵歲費錢七百萬緡米七十萬石而監司守令恬不加意乞將弛慢之尤者按劾黜責以警其餘朝廷從之自是總司之權始重文移往復州郡無敢玩者楊樗年字茂良丹徒人娶吳越錢氏少師曾孫忱之女忱命以官監行在草料場兩浙轉運司幹官改秩知常州武進縣外除知秀州華亭縣華亭賦重加以歲饑民不堪命樗年乃稍蠲賦入之無藝者縣計有闕則傾家貲繼之曰吾不忍迫之羸民境多黃雀歲醢以媚權要且百萬樗年至即嚴采捕

之禁通判揚州代歸以母老丐便家得知直州至甫旬日以憂歸除喪奉祠尋知台州命未下改提舉福建市舶以老丐

祠案周平蠹齋鉛刀編有楊君行狀云子三人長樗年右宜亦教郎次樂年承節郎次栢年此書不著樗年右宜教郎偶

有所開禧元年卒年七十四樗年氣體魁梧言動詳雅為詩

有清致尤工尺牘無一凡語事母孝歲遇誕節集宗親鄉黨會者彌月楊氏族大樗年以禮率之月且必具冠帶集其家擊鮮醢酒從容竟日四方士友欵門求見靡不納食客日不下十數來者眾而求者深故亦有缺望而去者樗年不創艾益招徠之其實博好士亦人所難及云

張扶字少持丹徒人博學有文為鄉先生所重游太學年四十五紹興十二年始舉進士名在第四授明州教授再調太



平州判官有薦者紹興二十四年春除權國子博士五月爲直講六月兼權尙左郎官十月除監察御史二十五年春除右正言兼崇政殿說書十月除太常卿兼侍講執政以國朝之制太常例不除卿改國子祭酒

徐嘉右正言張扶皆出爲他官據此書則扶以右正言改國子祭酒與宋史所云出爲他官異十一月以王

珉等出使兼權禮工部侍郎尋卒年六十自太平州判官回改宣教郎竟不及嗣嗣不競居官政治在朝奉請無一可攷惟中興小記中見其嘗論曹冠則亦非專附秦者

弟瑾字少瑜有俊才與扶同擢紹興十二年進士第爲臨江軍司戶信州司理歸而不仕秦熈與之同年數從人寄聲欲見之義不往扶旣貴亦勉其出仕輒顧而言他紹興三十年

卒於里中

吳大卿交如字亨會丹徒人性姿樂易重義而疎於財擢紹興十五年進士乙科爲湖州烏程尉楚州鹽城簿紹興府岷縣丞再中法科入爲大理寺評事遷寺丞寺正除刑部郎官補出外知邵州民便安之會二弟俱沒丐祠歸葬郡人惜其去老幼遮道酌酒爲別交如亦不忍違其民爲之飲醮旣別作懷民之詩以貽之郡人刻之石尋召赴行在再除刑部郎中遷大理少卿丐外除直秘閣提點兩浙東路刑獄公事未幾詔還舊著時朝廷以法令多所抵牾詔監司郡守疏所見來上建官設局重加定正大臣請主其事者上曰吳某長者可任大臣言其丐去甚力上曰宜勉留之明年淳熙書成復

丐去大臣爲言上曰吳某吉人安可使去居無何除大理卿  
明年因圖空璽書嘉獎會刑部侍郎虛位上意有屬命且下  
而交如被病淳熙五年閏六月卒於位年六十一初交如之  
自邵州歸也倒囊得三千緡與門人丹陽朱商霖議所以營  
生朱言其里人孫生善治財可任交如卽盡以緡錢委之孫  
以張肆未幾寢耗朱以爲憂會交如過丹陽從容道所以且  
請過其家籍其見存者交如不答朱計窮俾孫生自以其意  
治具邀交如臨視朱因密啟交如酒三行則索簿籍點勘如  
前約交如唯唯酒三行朱目之不動卒席朱又目之顧而言  
他朱意其偶忘之也則顯言之不對朱恚而反至館問故交  
如曰子忍迫人於死乎朱曰何至是交如曰適與孫坐見其  
子無預焉可也時人服其長者

色窮辭沮奄奄然無生氣度其意甚慮吾輩及此若果及此  
孫不以憂死亦以愧死矣顧其家數口奈何錢物去來有分  
子無預焉可也時人服其長者

霍篋字和卿丹徒人紹興初京口當戎馬之衝民窘於兵荒  
輕相賊殺篋父時爲府史雞初鳴上府道遇婦人問府舍所  
在若將告變者篋父怪而問之不對則告之曰吾府史也汝  
有謁於府必介我然後達且天尙早麗譙未啟汝婦人旁皇  
其間能不爲邏者執乎盍從我歸須辨色而入婦人以爲然  
乃攜之歸屬其妻與爲賓主私問之婦人具言本良家子失  
身爲屠家婢其家常市婢數十閉之空室遇夜輒殺鬻其肉  
以售而其徒不知也我幸以篤實見信待以家人誠不忍殺

戮之慘故乘丙夜其家熟寐縱羣婢而來以謁於府幸府司聞而禁之箠父語之曰汝一朝釋十數人之死陰德實甚大但此事一白則是家無少長皆坐死又其家之親隣及所與相賣買者皆不免無乃所活不足以酬所殺乎且汝意欲遏絕此事今其家以汝及羣婦之亡知事且露必遂遁去去此而遂之他則無所施矣是汝所活不可勝計陰德當十倍於前也婢以爲然遂不詣府屠家亦逃去其患遂絕未幾生箠人以爲陰德之報箠少力學敏慧過人年二十首鄉貢一上擢隆興進士第授揚州泰興簿以才稱秩滿解淮南節度推官後守以間言疎之時和好雖定而揚民懲創往事聞邊遠卽張皇無固志會密院調兵京口增戍山陽道出郡下守以

搖動人情爲憂問計寮吏無對者咸云節推善謀守不得已延見問計箠曰此易耳盍以運糧爲辭具船瓜洲檄主帥令軍士到卽登舟銜枚夜過守用其言軍至山陽無人知者守由是遂爲知己詔舉廉吏守及部使者皆上其名召對改秩知秀州嘉興縣嘉興邑大事叢爲浙右最令始至吏欲其壓事抱文案魚貫而進日晏不能竟如是者累日箠識其意因下令吏辰起並抱文案立庭下須事竟乃退箠因隨事裁處饑卽據案而食吏億不自勝遂不敢弄以事箠亦計慮深遠處事詳密吏莫測其端倪催科分期會爲三聽民自輸過期乃追治先豪強而後貧弱由是吏不知勞民不知擾而賦入常先諸邑郡守有怙勢而來者督積負於諸邑皆唯唯聽命

箠獨不可曰令可去積負不可得守亦不能奪其後諸邑皆坐苛歛罷箠獨免且以是知名代還進備邊十五策言當世急務除提轄左藏庫遷軍器監丞光宗卽位再以急務進議者以其曲盡防邊之術將使次第行之除知盱眙軍以言者罷起知禮州遷利州路提點刑獄移成都府路轉運判官卒于官箠少脫場屋刻意爲文尤長於詩有集

田曉字就堯一字德充丹徒人父述爲府推吏紹興丙子秋試郡守林大聲黨閩士冒舉論不能奪則欲以試日過其人大聲知之自以輿衛擁其後士不勝忿羣起抗之以是罷舉大聲愧且怒士皆變眼潛匿大聲搜城中得大人者械之獄欲甘心焉述謂衆怒激於一時非有結約罪不專在數人者

大聲繩之急述應之愈緩竟以是得罪時大聲氣燄張甚官吏承命恐後微述數人者幾殆且根究株連無已時曉猶在童稚後四請鄉舉擢淳熙八年進士第人以爲陰德之報初任秀州華亭買納鹽場次揚州錄事參軍建康府教授性疎直不能唯阿逐物世道日薄士以陞改爲重有茫如捕風而汲汲營求死不知悔者曉之在金陵積舉員四或謂小屈意卽及格曉笑曰窮達命也命乃在天雖屈意何爲且以直道爲不可行則吾向也旣以得五之四矣以爲必可行也則前輩不遇者多矣獨我乎哉歸自金陵年方六十有五遂丐休致婆娑小園以壽終有文集藏於家初述旣去吏六人者在獄備嘗慘酷然皆以身任咎不外及一人後六者皆名薦書

其最著者錢弼字聖俞擬應洞明韜略科有進卷行於世特  
恩對策授廸功郎蒲圻縣尉卒二子亦連請舉入大學  
姜謙光字德明劉倬字顯道艾謙字益之向公慶字元卿並  
丹徒人公慶卽文簡公之裔皆推於鄉爲府學正謙光嚴毅  
倬深沈謙溫厚公慶修潔皆再舉於鄉倬業書爲舉首餘三  
人者先後居詞賦首選其中程之文皆板行以惠學者謙光  
語尤壯雖不第皆有令子世其家云

京口耆舊傳卷二終

京口耆舊傳卷三

吳淑子遵路

周孚

邵飾弟鍊等

諸葛贇

王存

顧方

陳輔

吳淑幼有俊才爲文敏速韓熙載潘佑以文章名江左一見  
深加器重曰吳正儀中林之蘭蕙也嘗問以唐太宗杜淹論  
樂同異淑曰志氣未動則聲能致和哀樂旣形則樂乃思變

二子歎曰足以採禮樂之情矣仕江南舉進士擢第以校書郎直內史從李煜歸朝以近臣薦試文學士院授大理評事預修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文苑英華始置秘閣充校理嘗獻九弦琴五弦阮頌太宗嘗歎又作事類賦百篇以獻詔令注釋分為三十卷上之至道二年兼掌起居注舍人事預修太宗實錄時諸路所上閏年圖皆儀鸞司掌之淑上言天下山川險要皆王室之秘奧國家之急務周禮職方氏掌天下圖籍漢祖入關蕭何先收秦圖籍方知險要請以今閏年所納圖上職方從之案宋史淑本傳及續通鑑長編載咸平四年八月甲子職方員外郎秘書校理丹陽吳淑上言諸路所納閏年圖當在職方云云又請領諸路轉運使每十年畫本路圖一上職方此書乃祇載淑請以閏年圖上職方又此書載淑為秘閣校理兼起居注舍人時上言閏年圖而宋史及續通鑑長編則均云職方員外郎與此書互異

會詔問御戎之策淑抗疏請用古車戰之法上覽之歎其博洽嘗以浚郊上都奕世不業作論都賦以獻咸平五年卒年五十六初王師圍金陵城中乏食有與淑同宗而死者惟二稚女在淑收養如生及長而嫁之時多其義有文集十卷淑善筆扎好篆籀撰說文義三卷江淮異人錄三卷秘閣閒談五卷子遵路

遵路字安道少奇俊其舅陳彭年以遠器許之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及第天聖二年以太常博士為秘閣校理同知禮院頃之判登聞鼓院時章獻太后稱制無敢議政事得失者遵路條十餘事上之太后怒出知崇州會歲歉先期轉市米吳中以賑貧民權開封府推官加直史館為淮南轉運使兼發

運使凡所規畫後皆便之徙知洪州就為江淮制置發運使

案續資治通鑑長編明道二年九月司封員外郎秘閣校理吳遵路為開封府推官始莊獻太后稱制遵路條奏十餘事太后怒出知崇州即令轉市吳中米以備歲饉已而果大乏食民賴以濟范仲淹安撫淮南薦遵路為郡得古人之風乞以遵路救災事迹頒諸州為法并付史館遵路為京佐府不三月又選鹽鐵判官據此書但稱權開封府推官不及仲淹之薦與續通鑑長編詳略互異又此書載遵路權開封推官後不云選鹽鐵判官亦終其身未嘗為司封員外郎與續通鑑長編均異

未至詔修起居注同糾察在京刑獄元昊叛建請復

民兵乃受詔河東料簡民兵除天章閣待制康定元年權知開封府馭吏嚴肅諸縣無追逮呂丞相夷簡當國以不阿附見為朋黨出知宣州上禦戎要略二十篇徙陝西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在鎮力病決事後病草猶手自作奏慶曆三年卒於鎮遵路平居厚重簡默立朝敢言母喪廬

墓側蔬食終制與人交初若平淡久而彌篤與秘閣校理石延年同使河東延年卒力請于朝特官其子嘗采古今治亂著皇典數十篇未成而終既沒家無餘貲友人范仲淹分俸周之

周孚世濟北將家避亂南徙天資穎悟七歲通春秋左氏傳既長喜讀書過目輒成誦時有鄧氏張書肆孚日往游焉因得盡閱天下書其友陳珙為孚集序謂其博聞強記尤邃於楚騷遷史唐韓杜氏之詩文而博以本朝諸公名世之作為詩始以黃陳為法而卒歸於杜屬思高遠鍊句精穩少而工壯而新晚而平淡為文長於敘事簡潔而峻厲不喜鑿積雕繪循理而言理盡而止辛棄疾少壯時兄事之擢乾道丙戌

進士第為真州教授

案陳琪蠹齋鉛刀編序謂孚登第十年始為真州郡博士考孚集有之官別鄉

舊詩其下注云乙未五月證之此書孚登乾道丙戌進士第

下距乙未則十年也惟考乾道辛卯孚上虞丞相書已自稱

左迪功郎辛卯上距丙戌方六年則為迪功郎已在真州教

授之前五年又孚集中有謝虞丞相啟云擢從冗散之職界

以師儒之官又云昨叨一命之寵已踰五年之期惟窮邊之

劇煩不容尸祿而下吏之離齷或至辭難據此則孚既為左

迪功郎又嘗作吏邊境至是始以虞相之薦教授真州此書

與陳琪集序但稱為真州教授他任不書可據孚集以考具

未郡守延璽武人欲薦之介學職以意學職喜以告孚不答

退復以書扣可否孚答書陳誼甚高聞者躋之

守祭趙馬軍文云況如不肖初無一日之雅而佐公幕府提

攜獎予延守蓋嘗為軍佐與此書所云武人可以相証而延

守之名璽特見此書又考鉛刀編有與彭郝二學正書力却

延守之舉與此傳所云正合書中但云昨日辱寵臨委諭諒

復即此傳所云學職喜以告也而書中大意乃略不及彭郝

二學正來書與此傳所云二學正退復以書扣可否孚答書

小任任以疾卒有蠹齋集三十卷時京口之士多從游其最

異

厚者朱叔瑀字德裕陳琪字德厚宋郭字安民未嘗請鄉舉

刻意古學為京口七原略倣柳宗元晉問他詩文亦多擬古

未第而卒孚識高見博為朋友所推每一言出輒相與傳誦

惟德裕數與反復是而後已蓋孚畏友云琪擢淳熙八年進



薦者改秩知杭州仁和縣未滿歲移知益州雙流縣任滿回

知蘇州長洲縣凡四爲邑所至吏畏民愛之通判處州就移

知巴州案元至順鎮江志節知長洲之後卽云改辭以不便

婚嫁改知通州南劍州近臣有薦堪充刑獄錢穀任者陞知

吉州未踰月就移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時衡永等郡蠻

獠爲盜號黃捉鬼者其徒實繁出沒溪洞官兵阻險不能入

節至卽設方略分兵山下扼其隘道厚募獵者入山擾之使

居不能安出輒見獲由是計窮始相率謝罪納款一路以寧

詔書褒美移兩浙路轉運使改知壽州召還充三司鹽鐵判

官出爲福建轉運使移淮南轉運使課最他道增秩獎諭復

爲鹽鐵判官時朝廷議改茶鹽法丞相召問利害節謂利歸

國家而商賈不便不可行也利歸商人國計有虧亦不可行

也容歸召商人詳議以聞比歸卽召諸商諭以公私之計盡

述利害裁取其中奏上之公私兩利中外大悅居無何除江

淮都大發運使會有言其年高改知潭州未行改宣州到任

未一歲改蘇州居三月又改明州明年致仕嘉祐三年卒年

七十有三葬彭泉村陳洙作墓誌節之祖曰勲生二子曰邈

曰遇邈之子景先景純景純之子彥遇六子其三曰餘生亢

亢生壘鰾其四卽節節之弟曰餗曰必必生納史納史之孫

彪以節兄弟多顯著且不知與景先孰長故先節之族而後

景先其族又有名仲宣者亦節從兄弟擢天聖五年進士第

終秘書省校書郎其子徙居晉陵孫文炳嘉泰中爲中書舍

人今不序

餽忘其字再舉不第養高邱園范仲淹守潤嘗薦之不報後  
 數年王琪為守述仲淹意再薦之賜號冲素處士家有溪齋  
 仲淹自潤移越道過之得唐人許鼎所撰祖先生墓誌於席  
 間頗言賀監之異至越刻之祠堂後謫守睦州作嚴子陵祠  
 堂記致書于餽求篆有云謹奉短書于先生邵公足下今春  
 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水邊聞先生歸山所謂其  
 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暨抵桐廬郡有嚴陵  
 釣臺思其人詠其風能使貪夫廉懦夫立有大功於名教築  
 堂而祠之又為之記念非托之以奇則不足傳後今先生篆  
 高出四海或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嚴子之風復千百年未泯

其尊尚之如此以壽終

必字不疑擢寶元元年進士第主上元簿擢國子監直講案

集有新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除大理寺丞制然  
 則必官國子監直講之前曾知廣濟縣官直講之後又為大  
 理寺丞此書不載監中立石經以必篆隸選為國史編修官  
二官與歐集異

必以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

太常禮院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

凡王之禱祠肆儀為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肆司徒府古禮如

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徒於尚書省張貴妃受冊禮官

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為修媛時命婦已不敢充禮况

今日乎必曰宮省事秘不可知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

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然禮無無答衆意乃定出知常州詔

為開封府推官以前任常州失入徒罪謫監邵武軍酒稅司  
 馬溫公光吳正憲公充與必同年登第同官太學復同入官  
 契分最厚作詩懷之光詩有云因思甌閩遠南去浸溟漲炎  
 蒸異中縣從古無雪霜終朝坐第居權若征行商謹譁費口  
 舌解囊收毫芒不疑性高介此固安可當山川幾千里問訊  
 誰能將會趙抃力言其無辜

案涑水紀聞載趙抃上言陳執中入事其四日酬私隙邵必知

常州議決徒刑既自覺舉又直赦肯遷官去官陳執中以宿嫌自開封府推官降充邵武軍監當此書所載與涑水紀聞大略相合而其因陳執中狹嫌及必以互証起知高郵軍提點淮

南刑獄為西京轉運居官振厲風采惟始至一赴郡集行部  
 但一受酒食之餽以為數會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  
 非使者體也入修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遣人

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屈之還知諫  
 院編仁宗御集成遷寶文閣直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直  
 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必有詩名  
 梅堯臣讀必詩卷作詩云所得在卒章小大珠落盤光彩若  
 明月射我枕席寒末又云願執戈與戟生死事將壇其稱道  
 之如此司馬公光集中與本疑唱酬詩甚多

納史字公言樞密蔣之奇之壻必守蜀死三泉道中納史始  
 十一歲持喪如成人行路嗟嘆以恩補將作監主太常寺奉  
 禮郎為道州僉判監饒州永平監以歲課之餘補前人闕額  
 猶有羨遂以是增秩通判秀州卒年三十七家貧僚吏共賻  
 之喪乃克歸蔡肇為撰墓誌

彪字希文安簡公亢有餘澤欲及之辭不受擢宣和三年進

士第主崑山簿登州教授原注案呂忠穆勤王記作密州邵

公履歷作楚州未知孰是秩滿還丹陽聞苗傅劉正彥之變走平江謁禮

部侍郎張浚浚問今日之事計將安出彪曰以至順誅大逆

易於反掌顧侍郎如何耳浚曰今張俊自誓以死援君父之

辱韓世忠有仗節死難之志二將可倚以成功惟浚綿力士

卒單弱恐不足任茲事然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注兵江寧

志在靖難威望為人所信當為天下倡彪言兵貴神速此行

當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呂樞密在數百里外奈何浚曰呂

樞密見事明而剛決聞國家之急必奮義而起何患不速因

留幕下一時密謀多所參預浚慮傅正彥計窮變生遣辨士

馮輜入說以觀其意劉正彥傾心附結授輜奉議郎尚書兵

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案宋史苗傅劉正彥傳馮輜初往說二

須張侍郎來乃可輜既歸又遣至臨平與傅等議傅曰爾尚

敢來耶欲拘輜及勤王兵大集二凶乃與輜議復辟此書云

傅正彥傾心附結證之宋史當在大兵既集之後又此書遣

還通誠於後以輜言語彪曰傅正彥甚悔過且懼大誅請浚

挺身入覲朝廷可不煩兵而定於計如何彪曰是必有姦人

謀沮軍以惑眾者侍郎惟無入入則俎上肉耳浚喜曰誠哉

是言浚心如山岳不可搖也傅正彥誅改奉議郎國子監丞

尋辟江淮招討使司幹辦公事從平李誠還轉朝奉郎幹辦

行在諸軍糧料院出知泰州移楚州兼營內安撫以耳曠告

字畫端勁世其家

亢字與宗再試開封府皆第一以賦失韻棄弗取范仲淹以茂材異等薦之時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院獨亢策入等除建康府節度推官會有言其與宰相姻家者命遂格時宰相張士遜之子娶邵氏偶與亢同姓實不相知亢竟不自辨趙元昊叛詔求方略之士亢言用兵在于擇時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及故家恩倖子弟儒臣未必能應變子弟安能識攻守計況將與卒素不相附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入爲國子監直講秘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貴妃薨議立園陵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遷集賢校理仁宗繼嗣未立亢言此繫社

稷之安危不可不早定因集漢以來帝系承襲之迹著興亡論十卷上之時上自輔相大臣皆未敢言亢以小臣首發大議時以爲難爲提點開封府縣鎮公事比有縱火者一不獲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并延及旁舍無坐徙爲府判官改度支判官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晏駕議者謂宜卻或謂宜須其及門諭之使去亢請令奉國書置樞前使見嗣聖以安遠人從之神宗爲穎王遴選府僚以亢爲翊善加直史館英宗訪以世務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用修起居注建言欲治國者先齊家穎王且授室願采用古昏禮公主下嫁不可殺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朴厚輟爲諫官矣遂以知制誥知諫院言殿前

都虞候竇舜卿聯親樞臣不可使典禁衛簽書樞密院事郭  
 達才望輕不可使宣撫陝西東宮兼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  
 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訟牘皆反覆親閱或以為勞亢曰決  
 是非於須臾正當爾今雖煩後乃省也籍里閭惡少與吏之  
 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畿下鬪訟為息拜樞密副使先是  
 知保安軍楊定懷姦反覆夏人誘殺之朝廷建議西討亢曰  
 天下財力屈未可用兵惟當降諭安撫俟不順命然後討之  
 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帝悉如其計未幾其國主諒祚  
 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之地亢以為  
 幸人之喪非義也乃以資政殿學士出知越州徙鄭州奏除  
 山陵所假都水監腐爛之木免民間償納增築湖河隄石澗

歲省科民榷薪數百萬又徙鄆州亳州

案宋史名臣琬炎錄載王珪邵安簡公亢

墓誌銘亢徙鄆州又兼京東西路安撫使又遷禮部侍郎

上遣

內侍馮宗道諭將復用

案宋史本傳亢以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踰年引疾歸以資政殿學士

知越州歷鄭鄆亳州卒與此書合東都事略本傳亢既徙亳州復遷吏部侍郎及卒與此書及宋史俱異又此書載徙鄭州之後有奏除山陵所假都水監事徙亳州之後有上遣內侍馮宗道諭將復用事宋史及東都事略俱不書可以此書補熙寧七年十二月薨年六十二

考名臣琬炎錄亢墓銘亦作六十一即鄉里賜居宅諡安簡葬一此書云六十二或一字之訛

縣之耿岡亢忠碩方靖莊外而敏中與人不苟合為治恕以  
 明故其去常見思其議論文章溫雅一時聞人有所不及少  
 歷艱難及貴盛無少易祿賜多以周宗族比其終家無以歸  
 其立朝與叔父必齊名世號二邵司馬公光集中亦多與興

宗倡酬詩

壘字伯友父任爲太廟齋郎調許州長社縣主簿遷太常寺  
太祝監杭州糧料院元祐初會布經略河東辟爲屬掌文翰  
還管當文思院出知婺州金華救荒有名通判滁州卒于官

案宋名臣琬炎錄載亢子二壘秘書省校書郎龔太常寺太祝考此書不著壘爲校書郎與琬炎錄小異趙抃張

商英皆嘗薦之龔字仲恭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登熙寧六年  
進士第管當在京南排岸丁父憂服除擢司農寺丞尋移太  
府神宗親擢提舉開封府界常平哲宗卽位入爲開封府推  
官管當使院公事以三院獄空賜五品服遷都官郎中改駕  
部出知鄭州召爲金部郎中除京東轉運副使移河北兼措  
置糴使復移陝西得旨專應副卹延環慶路軍其時西邊用

兵卹延屯戍多而財用窘前此主計者率懼弗來來亦以不  
勝任去惟龔久任以稱職聞呂惠卿爲西帥進築杏子平及  
米脂皆龔主糧饟米脂城垂就有安傳西師至者同列辟易  
惟龔凝坐不動衆以是安方是時微龔衆且潰故惠卿深德  
之移知鄧州徽宗卽位除直龍圖閣知秦州兼秦鳳路經略  
安撫使議者謂涇原熙河各已城築要害秦鳳可罷帥府省  
戍字龔言秦爲國西關涇熙二府相去各數百里其間無堅  
城之守山溪之阻賊若聞我撤備擣虛深人塊然孤城何以  
禦之若使得志而歸咸鎬皆震雖咎往議之非亦復何及書  
三上得不罷聞者服其遠慮會涇原有警命以兵赴龔言自  
朝廷有事於西陲秦兵無一役不行今已十減七八若盡赴

涇原臣竊危之兵以免行鯁使關陝累年出入塞上凡山川之險易蕃漢之情僞錢穀調度之盈虛皆所習見故其措置議論悉中事理移知青州道改鄆州除顯謨閣侍制知瀛州言者以鯁故司空呂公著之壻名在黨籍不宜升侍從命遂格就差知常州明年移蘇州卒

景先字伯綏擢天聖八年進士第王安石撰墓誌稱其少敏爽皇考邈欲大就之爲破貲聚留師賓以發其才及壯內行修不標飾爲名而有譽於爲士者年四十始仕出佐鎮東軍積功次入尚書爲屯田員外郎通判亳州遭母喪不行卒君工於詩歌喜飲酒與人交恬如也尤不好官爵至京師一不問權貴人所舍事有類君者自言得遷或勸君自言終不許

然起家十九年更三縣以材奏君者甚衆卒之明年弟景純葬之景岡

彥字君美景純之子試於鄉爲舉首一上中治平四年進士第調淮陽軍下邳簿丁內艱再調真之揚州尉以病去上官不能留竟老于鄉中書舍人蔡肇撰墓誌言其自爲童時不放肆捉筆爲詩語出輒驚人自揚子歸閉門讀書不問有無生計益落予數過君頽垣朽屋草棘蔽道破籬風雨旁舍蕭然而君酒後耳熱抵掌極談辨說古今道理人物成敗落落可聽百家諸子旁行之書無不博記至於文章瑰奇偉異之變以意逆志往往入微尤刻意於爲詩長篇短句伸紙輒就清新雅麗有元和間風格讀之使人不懟不激不知其貧且



病也噫君所養可知矣自號練塘真隱因以名其集君天資  
夷曠內外粹和周人急難聞善如出諸己白首窮居蓋二十  
年如一日客嘗有勸其仕者君謝曰泰而拘約而肆以此易  
彼予未知所得能償所亡也客慚而去以元符二年四月無  
病而終享年五十七子繪中紹聖元年進士第終奉議郎  
諸葛賡字君俞丹陽人五舉於鄉皆第一慶歷二年附楊寘  
榜出身出官爲英州真陽湖州德清尉饒州樂平簿宣州旌  
德撫州宣黃令年六十四告老以太子中舍人致仕後遇需  
澤遷殿中丞旣歸闢其居之側爲圃開竹之蒙密爲洞洞之  
外爲亭亭之側爲池珍卉環之總而名之曰歸休而自謂曰  
熙真子熙寧丁巳享年八十有五矣無疾一日索筆書偈云

上天下地極高深幻化無蹤何處尋山靜白雲歸洞口水清  
明月落波心閣筆而卒樞密直學士錢藻誌其墓孫材政和  
壬辰上舍釋褐終左朝奉大夫通判泰州松宣和六年擢第  
繼試中教官終東平府教授材之子浩字廣聲孫鑑字大智  
同登淳熙辛丑進士第浩終江東安撫司幹官鑑終臨安府  
錄事參軍松之子淵字振聲擢乾道二年進士第終處州松  
陽令卽今大華諸葛之族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

案宋名臣琬炎錄載曾肇王學士存墓誌銘云其先金陵人後徙潤州之丹徒

又徙丹陽與此書詳略互異

年十二辭親從師問學于江西五年而後歸

時學者並尙詞章獨喜爲古文登慶歷六年進士第歷嘉興  
簿上虞令密州推官修潔自重爲歐陽公公著趙公

槩所知以公著薦入為國子監直講以趙槩薦召試擢著作  
佐郎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

嘉興簿之後即云為國子監直講其間歷官上虞令密州推

官俱不載與此書詳略互異又宋史但載國子監直講至太

常禮院官階而其為國子直講以呂公著之薦擢著作佐郎

以趙槩之薦則此書為詳可以補宋史本傳所未備又考會

筆王學士存墓誌銘稱存為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在就除

檢詳兵房文字之後此載在前與會筆所撰墓誌銘異又考

趙汝愚名臣奏議載存為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附此書及

擇疏在熙寧四年時存為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附此書及

宋史東都事略

本傳均未載

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數引與論事意

有不合謝不任入樞密院編修經武要略兼刪定諸房條例

就除檢詳兵房文字

案此書載存編修經武要略宋史及東

都事略本傳俱不見惟宋程俱麟臺故

事云熙寧三年十月詔館閣修勸王存顧臨秘書省著作佐

郎錢長卿大理寺丞劉奉世同編經武要略兼刪定諸房例

冊此條可為此書確證宋史及東都事略皆失載此書房例

專載王存不及顧錢劉三人又可以麟臺故事補其佚辭不

就嘗召見便殿陳時政神宗察其忠實鄉意用之以為國史

院編修官修起居注乞復唐貞觀故事左右史執筆隨宰相

入殿神宗聽其言先時左右史雖日侍立而奏事必稟中書

俟旨存因對及之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明年以右

正言知制誥同修國史判太常寺官制行帝切於用人存請

自熙寧以來羣臣緣議論得罪或誣誤被斥而情實納忠非

有大過者皆隨材召用擢以備官使又言赦令出上恩而比

歲議法多請不以赦降原減官司禁謁本防請托而弔死問

疾一切杜絕皆非便執政見之不悅

案涑水紀聞載慶曆三

兩府私第母得見賓客若欲詢訪天下之事采拔奇異之材

許臨時延召詔不許見賓客至和二年七月翰林學士歐陽

修上書言兩制以上母得詣兩府之第與此書所云官司禁

謁本防請托正合而此書載存上言弔死問疾一切杜絕非

便與涑水紀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中貴建言居民盜聞可以互証

鑿汴堤以自廣請責培築如初又請民廬冒官道者悉徹去

詔下人情恟恟存曰此吾職也入為上言得中止在職二年

因圖再空進樞密直學士案趙汝愚國朝名臣奏議載元祐元年閏二月存上哲宗乞別詳定制科考格疏時為樞密直學士此改兵部尚書轉戶部

書及宋史東都事略本傳俱不載

陵財費不踰時告備宰相蔡確以存不附已徙之兵部太僕寺請內外馬事得專達毋隸駕部存言如此官制壞矣先帝

正省臺寺監之職使相臨制不可徇有司自便而隳已成之法元祐初還戶部固辭不受拜尚書右丞遷左丞韓維以詆

范百祿罷門下侍郎存以為失一正人天下失望於同列中

論救最力案宋名臣奏議載存上哲宗論韓維不當罷門下侍郎疏下注元祐二年十月上時為尚書右丞此

書載其事在遷左丞之後與名臣奏議小異

又論杜純不當罷御史王覲不當罷

諫官有諫罷畿內保甲者存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廢保甲

不教非為根本計案宋名臣奏議載存上哲宗乞依舊教畿內保甲乞今後更不教開云云考范純仁于元豐八年九月上

哲宗乞據閱保甲劄子稱貧民赴縣教閱一月為不便即于

是年十二月詔府界三省保甲第五等兩丁之家並免冬教

故存以元祐四年上此疏但名臣奏議稱存時為尚書右丞

而是書則載在遷左

承之後彼此小異

四方奏讞大辟刑部援比請貸都省却

之存曰此祖宗制也且有司援比欲生之朝廷破例欲殺之

可乎時河決而北幾十年水官議還故道存曰故道已高水

虧國大體確再貶新州存與純仁亦罷以端明殿學士知蔡州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用故相例得歲時過家上冢出賜錢

治鄰里具酒食會父老鄉黨榮之召為吏部尚書案容齋三筆

曾為執政其後入朝為他官者甚多自元豐改官之後但為尚書王存嘗為左丞復拜吏書蓋即指存自揚州召用也

時在廷朋黨之論方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

濫及善人慶歷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為黨賴仁

宗聖明不為所惑今日果有進此說者願陛下察之由是復

與任事者戾丐知杭州紹聖初告老言者論其嘗請棄西夏

故地殺其恩以右正議大夫致仕再論又降通議大夫案曾

學士存墓誌銘云後言者論公嘗為謝景初辨理罪名又降通議大夫與此書所云再論降通議大夫可以互證又墓誌銘書降通議大夫之後又云今上即位

速進左正議大夫與此書詳略小異每念近世學士大夫

貴為公卿而祭祀其先但循庶人之制及歸老築室首營家

廟建中靖國元年薨年七十九案墓誌銘存葬丹徒義理鄉仙風里存天性寬

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所守確不可奪司

馬光嘗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

顧方丹陽人皇祐五年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山令始至召

邑父老詢民利病及其善惡善者勉之惡者戒之又進學以

教其子弟暇日親為講說踰年民大化服俄而方病邑民相

率禱于壇廟者千人弗痊則用東蕃之俗為齋服肉者十三

人方竟不起百里內號泣思慕為之立祠錢君倚胡完夫皆

為方記其事刻石祠中士大夫以詩頌遺愛者不可勝紀

陳輔字輔之丹陽人其先自九江來居少負俊材不屑事科

舉文詞雄偉不蹈故常尤工於詩自號南郭子人因稱南郭先生嘗題所居云湖水山雲遶縣斜茂林修竹野人家宿醒過午無人問臥聽東風掃落花或誦之於王安石安石曰詩甚佳但落花無聲宜改聽爲倩字由是出入安石之門安石厚遇之一日題安石所居壁間云北山松粉又飄花白下風清麥脚斜身似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安石和之云南郭先生比鷓鴣年年過我未愆期休論王謝堂前事大抵烏衣只舊時一日安石喪馬爲之設齋輔之作詩戲之末章有舍識應爲獅子去却來重載法王身之句安石和之末章云隱几先生未忘物葛陂猶問化龍身其他唱酬甚多見南郭集中蓋有臨川集所不載者一時名

蘇公軾鄒公浩蔡

公肇沈公括皆與之遊方其年少有志當時嘗著梁父牛角二吟題于沈山寺壁其梁父吟云梁父吟泰山之頂可埋金噫嘻蜀道徒崎嶇南風來舜琴梁父吟佳人未偶頻傷心四時有根秋偏深綠絲空滿簪比其老也復爲詩號悲昔遊以致命遂志云其詩文自治平至元祐二十卷爲前集自元祐抵政和二十卷爲後集輔不娶無子嘗語蘇軾曰我罪人也軾曰猶有子乎曰有軾曰魯山道州乃前比也輔笑曰陶彭澤不解事忍飢作詩曰賴古多此賢不知古賢能飽人否軾大笑

京口耆舊傳卷三終

京口耆舊傳卷四

翟汝文

蔡淵 子肇等

蘇頌 子嘉等

洪擬 姪興祖等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父思字子久擢熙寧三年進士第自  
洪州教授除太學博士召對為御史起居郎出知越州應天  
府卒其論頗是熙豐而非元祐汝文登元符三年進士第為  
養親十年不仕親喪廬墓三年服闋大臣有知之者除議禮  
局編修官徽宗召對除秘書郎同列有請議封禪者汝文援  
王通柳宗元語斥之遂以詆忽洽功譏侮盛典謫監宿州稅

召遷為著作郎遷起居郎欽宗出就外傅以汝文勸講儲宮  
尋召試中書舍人言者論其少從蘇軾黃庭堅遊學術不正  
不可當內史贊書之任除顯謨閣侍制知襄州章再上降直

龍圖閣知濟州未幾再落職奉祠政和壬辰復職知陳州

史本傳但稱知襄州移知濟州此書云除顯謨閣侍制降直  
龍圖閣宋史俱闕書又宋史本傳知濟州之後復知唐州乃  
知陳州此書不載明年春除中書舍人一時更制樂章勒銘

彝器凡大制作皆出其手內侍梁師成寵冠一時位兼三事

矯旨強買百姓墓田增闢園池汝文言昔鄭簡公欲毀公族

之廟與掌墓之室以行子產不可君子以為知禮今近幸之

臣假詔平人之墓以廣游樂之所非所聞也師成怒黜守宜

州山險民貧酒坊課重以負課繫者一百三十有八戶為錢

三十六萬八千有奇汝文奏除所負仍蠲半額除吏部侍郎

未拜改知廬州移密州密負海鹽課甲諸郡自蔡京廢平準

為權貨務始嚴刑以杜私販犯者推原經歷窮治黨與比汝

文至狴狴充斥悉縱之東武多牛朝廷歲需牛黃牛失黃輒

瘠死民坐是多破產者汝文奏罷之丐祠得請因上章謝事

詔復奉祠明年召還東省復報罷欽宗即位除直學士院汝

文以時事俶擾非辭難之時即日造朝上疏請遣使遠立其

後裔與為唇齒以抗金人因力詆和議除顯謨閣學士知越

州聞二聖出狩集本道兵五千入援高宗即位赦書熙寧以

後獻利之臣增廣上供物帛其議裁損汝文奏浙東和預買

絹歲九十七萬六千匹越二十三萬五百案宋史本傳云越  
州乃二十萬五百

匹此書作二十三萬五百二書必有一誤以一路計當十之三郡三邑經方賊焚  
却餘亦戶口凋耗臣祇奉赦書仰體惻怛之意已將第三等  
戶以上減半第四等以下權行住罷及百姓丁身鹽錢近皆  
折帛臣已令只納見直制日可而轉運使劾擅放物帛詔降  
官二等富民諸葛氏卽居爲樓臨通衢歲久相傳爲鬼物所  
據曠不復居塑像其上過者輒疑其爲祟汝文命從像叢中  
闢爲酒肆其患遂絕始至營壘不立軍民雜居不復知紀律  
汝文創屋三十楹旣成躬按行其間微而匕箸杯盂無不備  
具士卒感服以疾丐間章十上始得請紹興初駕幸山陰復  
以翰林學士召未至除承旨兼侍讀在職踰月除參知政事  
秦檜爲相四方奏填委堂吏並緣爲奸事多違滯汝文語檜

專責都司程攷檜不省一日因對乞治吏之尤無賴者檜面

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劾豈可無

恥居位卽立求去言官方孟卿逢檜意亦論汝文不合與宰

相不協詔以散官就第案宋史秦檜傳檜奏置修政局自爲

文語檜專責都司考程蓋在同領局時與檜本傳會統劉一

止二人之事正相類而檜本傳于此一事不書可據是書補

其汝文表謝因及檜之專政謂雖號參知了無關預人才除

擢但見畫於錄黃政事施行一視成於牒檢時以爲實錄旣

歸謝賓客一以書自娛年踰六十丁母憂徒步千里扶服歸

葬平居奉先嚴恭每祭必先掃除內外宿設位率族屬告於

祖廟旣夕迎主就位戒內外無或警欬行步不許聞履聲以

爲祭求諸陰故昏而行禮屏氣山立餽奠拜祝如將見之質



明竣事奠幣燎瘞奉祀返室再拜緩神而退自少至老雖甚疾必自力以范蔚宗書語近辭冗事多複乃合傳注掇精要爲東漢通史五十卷以士當爲有用之學著圃學五卷又廣聞三卷人物志五卷曰亦足以垂世矣紹興辛酉薨年六十六葬縣之九靈山汝文善知人宰相吳敏范宗尹皆自布衣期以公輔秦檜爲密州學正官一見異之曰公當位極人臣檜當國片言忤意者必被遷謫惟汝文免且再進職名端以此故自餘執政從官由其識拔者甚衆尤工書米芾驚歎以爲非唐賢所及圖畫及刻塑皆精絕爲世所寶旣沒其子哀其遺文三十卷曰忠惠集

蔡淵字子雍丹陽人爲人峭直刺口論天下事是是非非聞人有過面折無所隱家故饒于財兄弟以奢豪相向淵獨擔簦以遊四方若寒士實人其工苦食淡有人所不堪或勸稍分兄弟之財以自贍淵曰兄弟治產吾治書兄弟不以家事累吾吾烏可以身計累兄弟乎聞者愧之遂從王安石學於金陵時門人皆專經惟淵聽講不倦得兼通諸經擢熙寧六年進士第歷婺州司戶晉州衛州河中府魏王宮教授通判荆南府召爲大宗正丞出知泰州海州其教授專以王氏之學政事亦惟守元豐法度始終不變奉祠十五年宣和元年八十六卒家居治圃與賓客把酒賦詩以自娛醉墨淋漓常滿屋壁毛友銘其墓有云公之凜凜面折人者雖億萬劫人猶畏公于夢寐蓋其峭直如此

肇元豐二年進士第父子皆名冠乙科初授州戶曹迺者及門父淵語之曰以汝之才宜力于學而早汨沒于州縣吾甚惜之肇卽却迺更從王安石讀書于鍾山安石見之殊不悅但云後生何不出仕却來此寂寞之濱居數日稍與之語知其通敏過人頗異之因問曾閱內典否曰未也安石曰內典惟華嚴經最有理但部帙浩大非經年不能究也肇卽借經寺中甫半月盡得其旨一日安石論及華嚴經疑義數處肇應答如響安石駭嘆其土山唱和詩有云從容與之語爛漫無不涉載車必百萬獨以方寸攝蓋嘆其記問之博也安石起知江寧廐有惡馬人莫能御一日兩校牽至庭下肇挽馬鬣而上疾馳百里而還故荆公集句戲之有曰蔡子勇成癖

能騎生馬駒又有詩曰愛著青衫騎白馬日行三百尙嫌遲

胸懷落落堪爲將却是君王未備知蓋以文武全才許之後

又從蘇軾遊歷刪定官太學博士紹聖中章惇爲相以肇爲

安石門下士銳欲用之除衛尉寺丞案宋史及東都事略肇本傳除衛尉寺丞之前

曾通判常州元一統志亦同此書不載與諸書有異議不合出提舉永興軍路常平元

符中除禮部郎官崇寧中改吏部案宋史本傳肇出提舉永興路常平徽宗初入爲戶

部員外郎並編修國史與此除禮部郎官及改吏部互異東都事略本傳稱徽宗卽位爲吏部員外郎與此書合惟爲禮部郎官二書俱載在出提舉兩浙言者論其學術反覆出提

刑獄之後此載在前與二書異

點兩浙刑獄罷知睦州有惠政張商英入相召爲起居郎召

試中書舍人前此試三題率以宰相上馬爲之候肇援筆立

成不加潤飾商英讀之擊節未幾以草御史辛議責祠不合

上意力丐去罷為顯謨閣待制

案容齋四筆政和六年十月

降同日遷職者二十人右文殿修撰蔡肇為顯謨閣待制證

之此書肇罷官顯謨閣待制其前不著為右文殿修撰與容

齋四筆知明州言者又論其與蘇軾往還包藏異志非議辟

互異雍奪職奉祠會赦復職宣和元年卒遺文三十卷曰丹陽集

載字天任詩句雅健似李長吉為常州晉陵簿宣和末以宰

相薦改官詞爾載以才見知于元臣為汝久淹于選調達于

朕聽豈限常聞可授承事郎靖康中宰相李綱辟為御營司

幹辦公事建炎中詔宰執侍從薦士端明殿學士董耘亦以

載應詔皆辭疾不就以壽終

蘇頌字子容泉人居丹徒國史有傳在縣之樂亭子十人嘉

京攜最知名嘉字景謨弱冠遊上庠以靜默自守方餘子羣

嘲聚議嘉至輒肅然改容熙寧中公試對策力言時政之弊

直講焦千之顏復皆一時名人得之喜擢在首選直講蘇液

方事附會袖卷以白執政執政怒千之液同列五人皆罪去

嘉亦由是罷舉先是英宗即位父頌知潁州

案頌本集載賀英皇帝登極表

有云一麾在外顧官守之方使奉表入賀授試將作監主簿

拘與此書知潁州可以相證至是調亳州司戶頌知婺州從行過杭蘇公軾時為杭倅公

謙外獨與嘉游累日唱酬盈軸呼以宗弟又以書薦之守楊

繪稱嘉篤學有文而沈靜若愚剛毅不可犯繪亦厚遇之中

間避親嫌凡再易任後知襄邑丞蔡京提點開封府縣鎮公

事深相接納一日怒黎驛巡檢樊記使嘉廉其過嘉笑曰某

豈為人鷹犬者耶京意大沮由是遂絕高麗入貢當凝沍之

月敲冰進舟中貴人陳衍督役驅所在令佐戎服卽事嘉獨  
冠帶坐胡牀衍大怒奏嘉慢令詔下體量得釋王冲寇京西  
侵軼畿甸燕順督捕南向坐而揖客坐東西向嘉望見不謁  
而出事聞順坐贖銅其不畏彊禦類此秩滿引對神宗記太  
學對策時且問樞密承旨張誠一嘉何如人誠一對不知遂  
不用改秩知富陽縣閱月庭無留訟當路交章舉最蘇軾亦  
云富陽之政古循吏無以過元符元年劉贄辟看詳訴理除  
太學博士有旨與寺丞以父爲相引嫌下遷太常寺簿頌罷  
始遷太常博士出通判常州坐看詳訴理事停任丁內艱服  
闋復召爲宗正丞未赴丁父憂值再立黨籍不復出任奉祠  
凡十有八年郡守毛友爲郡人蔡雍作墓誌稱嘉春溫雪潔

退然長者人也言若不能出諸口聞人之過不忍言之亦惡  
聞之規矩其行不肯一蹈繩墨之外所謂和而不同清而能  
容物蓋其暮年所造如此宣和三年致仕靖康元年盡除黨  
籍召用其人嘉已失明矣建炎三年避寇卒于金壇葬上元  
鄉去茅山十里京字世美以父任爲假承務郎授雄州防禦  
推官監江寧府稅務王安石聞其所爲歎蘇氏之有子辟忠  
武軍節度判官陽翟民相擊殺獄已具而京疑其寃已而得  
眞殺人者許人神之改秩知丹陽縣建壽堂於廳事之東歲  
時迎侍往來邑人榮之至今呼曰相公堂邑有練湖蓄水以  
濟漕渠歲久湮塞比歲告旱京因旱募民浚湖復度地之宜  
易置斗門十數以是瀦洩是歲民不知飢繼是湖水有餘公

私兩便為察訪使孫傑過廳劾去丁父憂服除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武康吏陳昱犯法令遣吏捕輒殺尉自往復聚惡少以拒事聞下監司合諸縣兵委京督捕京請不煩我不然且併死皆拜首躍出昱遂授首通判沂州一日覽二疏事喟然感歎投劾而歸遂不仕政和七年四月終于家葬于丹陽長岡游酢誌其墓

攜字季升頌之季子頌自濠赴御史臺對世儒獄

案頌本集有到濠謝上表其追述之詞有云累速人言上煩詔鞠獄詞既具國憲寧逃又有濠州到任謝二府啟云豈意吏曹之乖謬致煩詔獄之推窮無由自明分甘重責荷上恩之含垢原所坐之因人止免一官仍除善郡據此則貶濠之前頌嘗有對獄之事考此書明云頌自濠赴御史臺是對獄又在到濠以後與謝上表及謝二府啟似異及考宋鄒浩道鄉集有所著頌行狀

載頌為京尹時失出祥符令孫純罪有詔鞠治降授秘書監知濠州則謝上表及謝二府啟中所云也行狀于謫濠後又載頌以陳世儒事被劾御史臺遂自濠赴臺置對則此書中此條所云也二事本不相蒙故先後互異又考頌本集有元豐已未三院東閣詩十首其自序謂子自濠梁赴臺訊鞠與此條正合其十首之一有罪尹一年重置對之句蓋到濠以前及到濠以後其置對者凡攜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再故云重置對是亦一証也

府前朝夕入問起居狀間詣宰相府訴冤事由是得白

案注濠集徽猷閣待制蘇公墓誌云丞相自開封府尹知濠州赴御史臺詔獄公年十三隨至京師僦舍御史府前朝夕入問

起居狀間衣舉子服訴其誣于待漏院宰相吳正肅王文恭見其警敏召至前與語奇之事由是得白可與此書相證

攜亦以此知名少以父任再轉為武成軍節度推官

案浮溪墓誌云公用父任為瀛州防禦推官調監澶州河北倉草有

二死囚當論攜不可守怒欲按之攜不為回二人卒免死

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官武成時行縣吏送郊顧謂吏曰某盜二人于情于法皆可生胡不職吏曰諾及歸守迎謂公曰官

吏亡賴至擅出人于死既曰強盜矣有可憫者乎幸吾二人  
不與也亟治之公曰使紆此獄者某也某當坐耳且言所以  
生之狀守大怒將併案公父喪服除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  
公不為回而二人卒不死秩滿授武成軍節度推  
官丁內艱免喪監潤州織羅務會課改宣德郎以丞相春秋  
高請間就養得管當南京鴻慶宮徽宗皇帝立轉通直郎賜  
緋衣銀魚丞相薨據此則以通直郎丁父憂以兄嘉入黨籍  
不以武成軍節度推官也與此書詳略互異

監兗州東廟尋知丹陽縣丞會令闕攝官且二年時高麗人  
貢吏並緣為姦所過騷然攜先事為備故使者過而民不知  
歲飢行賑濟朝夕親臨民被實惠通判廬州去郡民相與遮  
留至於罷市中丞蔣猷薦為御史臺主簿三遷為尚書倉部  
郎中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中丞蔣公薦為御史臺主簿遷  
光祿寺丞改大宗正尚書倉部郎中與此書所稱三遷  
可以互證長貳將請于朝歲漕冬初至者監司若州縣皆坐之時  
去禋祀止數十日而漕至者未半攜持符不下白其長曰符

下則坐者無慮數百人禋祀恩皆格不行無乃已甚乎時人

服其長者擢衛尉光祿少卿紹興初召赴行在除宗正少卿

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知温州皆不拜紹興十年召為太

常少卿翌日除權尚書刑部侍郎少留以疾告老除徽猷閣

待制致仕卒案浮溪集蘇公墓誌云公卒年七十六時紹興  
十年正月九日此書稱紹興十年始召為太常

卿應侍郎徽猷閣待制中間仍有留拜乞老之事則不以是  
年正月九日卒也然生卒年月墓誌決無謬誤此書紹興十

年十字當為  
傳寫之訛亦葬長岡汪藻撰墓誌

庠字養直丹陽人其先泉人丞相頌之族庠父堅字伯固有

詩名文忠公蘇軾過九江堅時為縣主簿多其唱和軾和其

九日詩有紙落雲煙子思多之句後軾再過九江又有詩序

去昔在九江與伯固倡和其略云我夢扁舟浮震澤雪浪橫

江千頃白覺來滿眼是廬山倚天無數開青壁昨日又夢伯  
固豈復與伯固相見于此耶今得來書已在南華數日矣感  
歎不已先寄以詩詩前四句云扁舟震澤定何時滿眼廬山  
覺又非春草池塘惠連夢上林鴻雁子卿歸其相與如此晚  
爲建昌軍通判致仕卒庠幼嘗一就舉中程以犯諱黜由是  
悟得失有分安貧守道不復事進取堅得任子恩庠弗受以  
屬其子沉酣詩酒寄傲江湖間其爲詩穎發語出輒驚人嘗  
作清江引云屬玉雙飛水滿塘菰蒲深處浴鴛鴦白蘋滿棹  
歸來晚秋著蘆花一岸霜扁舟繫岸依林樾蕭蕭雨鬢吹華  
髮萬事不理醉復醒嘗占烟波弄明月蘇軾見而奇之手書  
此詩云使載於太白集中誰復疑其非是者乃吾家養直所

作自此詩益豪雅游故人皆一時名士東湖徐俯尤相厚善  
曾隨跋其遺文云舊聞宗匠推詩匠親見東湖說後湖蓋著  
其實云紹興三年正月俯在樞近薦於上令赴都堂審察辭  
疾不起三月詔再下令州縣以津遣簽幙及縣令詣門再以  
疾辭詔旨督促就道庠聞命下卽扁舟遠引終莫能致天下  
士無問識不識皆高其節好事者往往圖其形以相贈遺爲  
之贊頌者不可勝計有得其片言隻字者輒藏去爲榮庠雖  
棄置人間事而見義勇爲本其天性其子嘗以錢數百緡買  
隣人之居以庠出外未告也庠歸而聞哭聲問之其子具以  
告且言隣姥將遷而哭庠知而惻然亟焚券以屋歸之不復  
問所酬晚歲頗事養生之術有道人江觀潮者贈以藥令俟

有急服之間數歲得疾幾殆其妻取藥磨以飲之有頃而甦體更康健紹興十七年訪舊於金壇之洮湖醉而吐覺所吐有異疑藥力去矣已而卒曾慥序宋百家詩言其歲旦與家人別且辭隣里翌日東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門行步如飛妻孥奔走不及益傳聞之誤余世家丹陽先君知其死爲詳近又從其孫嘉借家傳見其敘得疾洮湖之因甚明而好事者援以實道家神仙之說過矣弟祖可

祖可字正平少以病癩爲僧江西人目爲癩可徐俯爲作詩引云伯固每稱余季之才養直數言余弟之美一日伯固集客皆文士出詩數首人皆驚歎問誰所作則可師也然後知伯固譽兒而非癖養直舉親不避余特深知之蓋游刃有餘

遺言無滯源源而來多多益善自爲僧居廬山之下登高臨深窮幽極遠北望九江南望彭蠡取陰晴之變風雲之會水石林木春秋霜露千變萬態皆一于詩其發源也以家學及其成功自建安七子南朝二謝唐杜甫韋應物柳宗元本朝王荆公蘇子瞻黃魯直之妙皆心得而神解餘波所及蒙潤者多近歲江南高僧逸民出語可觀皆可之化也俯又嘗爲畫虎行卒章云只今耆舊無新語尙有廬山病可師其推重之如此曾慥嘗從俯誦可之詩如谷口未斜日數峰生夕陰霜清羣葉脫盡見山西秋茅簷欹送晚苔徑曲邀春皆警策無蔬笋氣在方外衲僧誠不易得但公之稱許無乃過乎俯彊辯不可屈



洪擬字成季丹陽人應上庠及選試南宮皆為春秋第一擢  
紹聖元年進士甲科為忠正軍節度推官辟濠州團練推官  
捧檄行縣宿禪窟寺聞有僧聚書數千卷誦讀晨夜不休擬  
識其姦曰是非釋子所為異時必挾此以動眾歸語鍾離令  
逐出之其後果謀不軌即張懷素人服其先見改秩為邵武  
軍常州教授入為太學國子博士案宋史本傳擬官國子博  
士不載忠正軍節度推官  
及濠州團練推官當以此書補其闕以元祐內舍不為在勢者所引久次學省  
出為利州提舉學事就移福建罷歸差通判鄆州再除廣西  
北路案宋史本傳作京西北路與此書所  
云廣西北路異廣字當為京字之訛湖南河北東路提  
舉學事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御史在福建時以闢學門事  
為知邵武軍柳庭俊所奏罷任久聞其後柳為侍從擬為御

史一以誠待之無幾微見於顏面柳後歷典名藩每對人自  
愧前事而服其容德京西月給七十萬錢據舊籍取其半會  
廢京師鐵錢郡以擬俸入鐵錙殆半遣僚屬獻議易之官庫  
擬不可曰吾寧棄不用不可以私紊公凡所居月得廩粟亦  
必槩量而後入其清謹如此周旋三院首尾六年時王黼蔡  
京更用事京且復相以擬不為黼所用意且附已使人微撼  
之擬笑曰唯之與阿何以相遠吾知中立而已京怒送吏部  
出知信陽軍未赴改海州代歸奉其母居郡城以供甘旨會  
趙萬之變郡不能禦時母年八十九奉之以匿民間夜遇風  
雨則以身覆之再為賊所及守死不去賊感其義竟母子俱  
全高宗駐蹕維揚召為秘書少監以母喪不赴服除召為起

居郎執政李回富直柔等以李成兵盛呂頤浩不能克請親御六師移蹕饒信間以逼之乃詔江湖川廣所輸上悉寄椿信上擬謂捨四通五達之都而趨偏方下邑非所以示恢復形勢上疏極論議以是寢

案宋史本傳載擬諫阻高宗駐蹕饒信事在遷中書舍人之後此書載在前與宋史本傳異

遷中書舍人詔臺諫侍從條上弭盜之術擬言兵興累年饋餽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斂殆無虛日民所以去而為盜今閩中之盜不可急急則變益大宜講所以消之江表之盜不可緩緩則勢益張宜求所以滅之又謂豐財者政事之本節用又豐財之本以之屏盜以之却敵無不可者上皆然之尋除給事中兼侍讀遷吏部尚書丐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

庾總大軍討閩寇道永嘉擬以庾逗留趣庾赴援乃於饋餽外責以犒師云犒已即行擬初以捕寇非本州事故不為備庾言甫脫口衆即隨擬入州言語訕訕擬亟借封椿錢用之事已自劾上嘉其識變詔書慰勞仍進一秩明年復召為禮部尚書兼權吏部南渡草創一時禮文多所訂正省部條例出於省記吏緣為姦至是修七司勅令擬實總之凡所更定衆論惟允事經郎曹多有曲筆長貳相承不復可否擬悉裁處其中是年淮甸再擾問攻守之策擬對國勢未固將士未練財用未裕可以言守未可以言戰戰守之備要在去冗食節浮費時以為當三年秋以地震求直言上疏歷詆政事之偏謂非所以下順民心上答天變於是執政切齒即上章丐

閒遂以徽猷閣直學士奉祠九年再知温州既到任復以前職奉祠紹興乙丑三月卒年七十五初以避地居台之寧海因家焉諡文憲姪興祖

興祖字慶善政和八年擢進士第賜上舍出身主陳州商水簿試中教官除汾州教授改越州未赴攝太學博士丐便親除湖州司士曹用薦者改秩就除州學教授俄拜太常博士丁父憂服除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著作郎尚書駕部員外郎半歲三遷人以爲榮會地震求言以所言切直與擬俱罷丐祠除知廣德軍所隸二邑田多高昂常以旱告興祖既至卽相原隰量遠近興陂塘六百三十有四歲以屢豐郡有張王祠每歲夏五月椎牛乞靈殆傾城邑興祖躬禱於神

代以他供而申屠牛之禁俗以是革秩滿奉祠除江東提刑罷任久之猶坐涇縣魔寇竊發鐫二秩知饒州以母憂不赴知真州時兵荒之餘民不復南畝上疏請除田租一年以勸耕者既得請而游惰未盡復則請更除明年田租由是襁負相屬耕耨以時墾荒田至七萬餘畝會浙右饑相攜就食者不可勝計秩滿再知饒州舊例民婚葬官抑使市酒吏緣爲姦小不慊有破家者民不堪則寧因循不舉興祖知之下車卽弛其禁於是同日婚葬者至數百家其他政多可紀改祠得請民欲其留列治狀以叩外臺者日數千人外臺以聞詔令復任未幾韶州之命下初紹興十七年秦檜當國興祖見之私第坐間論乾坤二卦至坤上六陰疑於陽必戰興祖謂

陰終不可勝陽惡夫干正者稱以為譏已大怒謂與祖曰前輩自有成說今後不須著書聞者知其必重得罪而與祖自視無愧處之恬然案宋史本傳不載與祖與檜論乾坤後知二卦事可以是以書所載補本傳之闕真州因程瑀解論語求與祖為序序引瑀解夫子弋不射宿以為聖人不陰中物又取瑀發明聖人忠厚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以為讀至於此使人流涕後七年京西運判魏安行鏤版檜見之疑瑀與祖借周孔議已令王珉上言謂瑀不取聖人之言肆加臆說與祖不合為序乞重作行遣檜以珉疏論與祖不力令董德元再論序中感發夫子之一弋流涕周公之四言果何等語送刑部定法緣法無可坐故刑部長貳韓仲通等直擬編管韶州至韶州半年卒

案宋史本傳但云與祖坐作程瑀論語解序與祖經學明甚語涉怨望編管韶州以此書証之乃為詳盡議者謂其早以此廣譽晚以此賈奇禍更化之後其子上書訟冤始加卹典平生論著最多有春秋本旨二十卷周易義二十卷古易考異十卷古今易總志三卷論語說十卷左氏通解十卷孝經序讚一卷聖賢眼目一卷補注楚詞十七卷韓文辨証年譜各一卷注黃庭內外經二卷編次闕里譜裔一卷其說論語注楚詞近世侍講朱熹多采用之從兄造造字彥襲擢政和戊戌上舍第授歙州黟縣尉方臘起睦州連陷郡縣睦距黟為近造與斬門尉王季淵分據險阻造據狹原嶺寇至輒獲而來者相繼懼不能免則以書遺其家使間道奉親以歸而身當其衝賊知不可破乃引兵三千攻季

淵所據安坑嶺季淵遁走造不得已獨引所部與賊相持賊不敢迫會假守不察以安坑失守為造罪遂繫之而遣他將拒戰賊大喜他將旋敗明日賊入城首出公於獄擊殺之曰是復能拒戰否聞者泣下賊平弟違始得其事於繫之故吏輿魄歸葬而訴于朝宣和六年冬誥故迪功郎洪造夫士有忘身殉國而功弗白于當世者朕悼之乃交言爾以寡擊眾勢不屈歸從吏訊卒殲賊手有司驗實如章是用褫以通籍之秩而祿其子庶幾明爾忠憤之志而天下忘身殉國之士亦可以少伸矣毅魂有知歆茲無斃可特贈通直郎與一子將仕郎

京口耆舊傳卷四終

京口耆舊傳卷五

湯東野 從子喬年

范寥

陳東

竇從周

孫時升

王揚英

張綯

郭珣瑜

鍾將之

吳致堯

湯東野字德廣丹陽人崇寧間妖人張懷素謀倡亂東南蜀  
士范寥知之欲馳入京言狀無以為道里費東野資之懷素  
伏誅寥起布衣召對授供備庫副使白上臣非湯東野無以  
見陛下上問東野何人即對鎮江府學內舍生且具道所以  
資送之恩宰執因言朝廷興學舍法以造士固應學校之士  
有忠義奮發仰副作成者有詔乘遞馬赴闕既對言契上心  
即授忠義郎衛尉寺主簿再轉為辟雍丞使陝西河東除直  
秘閣提舉秦鳳路常平連丁內艱京東盜起即家起知淄州  
入境盜息累陞秘閣修撰將漕江西靖康中知平江車駕幸  
杭苗劉作難明受赦至東野疑之時張公浚以禮部侍郎叅  
贊御營軍事留平江東野謀於浚欲匿赦不宜浚曰事已如

此胡可匿且卒徒缺於望賜吾徒先受禍矣因相與謀陰取

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即捐其階

禁無敢登者案宋史張浚傳改元赦書至平江浚命守臣湯

東野秘不宜據此書東野謀于浚欲匿赦不宜

則是謀起東野不由浚命與浚本傳互異又取登極赦書易

改元赦書張于譙門宋史書其事不詳鶴林玉露詳其事乃

不及湯東野之謀皆屬闕誤考劉漫塘集跋湯侍郎勤王錄

有曰又能辨明受偽命于倉卒之頃詭宣舊赦以慰一時倖

利之人而實不虧于臣而散金帛如常時郊資之數人情略

節數語可為此書佐証定乃與浚議勤王之師會張循王俊提兵往行在所道遇偽

詔使還秦隴師薄城下東野大喜夜扣浚開城納俊師未幾  
間使持偽詔令東野斬二張東野慮俊武人易動即先攜見  
俊與偕謁浚斬使者而禁偽詔於是謀益堅貽書抵呂公頤  
浩於金陵推為盟主招韓蘄王世忠劉雍公光世皆以兵會

軍 百頃東野實主之師既東東野獨留爲後備皇帝復位以功超拜徽猷閣待制入爲工部侍郎浚出撫川陝乞以自副將行留不遣以侍郎兼權建康府駕幸會稽同知樞密院周望宣撫浙西將屯平江奏言非東野莫可爲守者再知平江兼本路安撫使進徽猷閣直學士兼制置使東野知望不足與立功辭至七八不得已而行既至調民兵置守城五壁部隊官又遣機宜邵彪王彥環用防城免夫錢募士乃修治城壘樓櫓爲戰守之具甚備望束手無策東野所言悉屏不用卽以蠟書具所與望議論本末馳奏乞別自將不然祇與俱死奏凡十餘上上手勅報曰朕知卿甚深仗卿深重宜與望協心共力以扞一方勿輕相同異於是不敢復言望果敗

事引咎自劾

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二月金游騎至平江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亦遁云亦遁蓋出于望之

奔也但遁與奔雖有前後其失均此寢不報而臺評繼上請書不書遁但云引咎自劾蓋有所諱

正失守之罪上爲之特下詔曰湯東野昨累有奏陳措置守

禦頗有論理只緣事權不專遂致失守與其他棄城不同可

止落職尋再丐祠上猶對宰執述趙鼎之言謂東野及康允

之可任繁劇移江東都轉運使罷奉祠紹興初起知潭州未

赴改江淮招討使司參謀官從張俊討李成初成之叛也鄂

州李允文擅殺知岳州袁植又直留綱運欲與成連衡成敗

俊欲遂取之憚其彊時有前三省樞密院屬官汪若海者與

允文善被罪謫英州

案宋史汪若海傳時若海通判沅州以

似竟有樞密院屬官被行至臨川東野知其善於允文引之謫者與汪若海傳小異

謁俊使詒書允文允文遂伏罪

案宋史汪若海傳東野與若海故相得遇若海道中喜甚

謂曰李允文懷反側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即馳往諭以成敗順逆示以朝廷威德復談三策以動之允文大感悟即舉軍東下據此則是馳往面諭不特詒論平李成功復職為書已也與此書所云詒書允文互異

江淮等路制置發運使復奉祠起知揚州會偽齊宿遷令張澤拔眾四千自歸朝論以國家方屈好於豫不宜生費欲還之東野不可章三上得請四千人皆免死以言者落職罷奉祠明年復待制以疾致仕卒東野當奏補先其弟次弟之子然後及已之子時以為難性剛嚴於宗族親舊有恩姪喬年喬年字壽隆博學工文慷慨自負所與交皆一世名人而意氣挺挺常出其上人慕與之交固不計屈伸而喬年智識之明議論之偉人亦自不能不屈入太學升內舍以選為前郎

紹興間有誦所為詩於秦丞相檜檜大喜亟諭學官館致之

時檜得君專游其門富貴可立致學官喜以告喬年不答詰

朝再問之喬年罵曰是主通和之議使國家屈好於讎敵失

信於生民而竊威福以自私者吾方為天下讎之寧能怵怵

視視出入其門乎是時秦氏之勢熏灼天下聞其言者皆辟

易而喬年處之恬然尋以父病謁告歸檜亦不能害也又數

年檜薨喬年以春秋經就上舍試故人有為郎官者謂喬年

曰某聞之要路將以其為考官春秋欲命某題作某意立說

於公意何如喬年曰唯既入院試題不異前日而立說皆不

類考官意不嫌出院亟問之乃知退即易他經

案劉漫塘湯貢士行述乾道間何公備為吏部郎故與君為同窗友君將以春秋試上舍柯謂公某題若何公因為道所以翼日何被命攷試君亟



易宅經據此則是何備特索題解于喬後十餘年當淳熙甲午朝論以學校前輩惟喬年與魯秉禮二人將俾學官上其名喬年知而謝曰吾結髮事科舉誓不僥倖進若爾二十年

前附秦丞相久為中書舍人矣議遂寢晚以特恩對策入等授迪功郎韶州推官不赴老於家弟修年字壽真擢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第終揚州教授

案揚貢士行述喬年後終廬州教授與此書終揚州教授異又案湯貢士行述修年登紹興甲戌進士第分教維揚帥守莫公奉詔經理民兵至數月數與幕府條便宜皆格不行聖書督責其懼密延君問計君謝非職守所及莫曰闔府誰如君者急人之急君其無辭君不獲已條十事以獻莫讀之喜曰吾乃今知免于戾矣即具以聞不十日報下令淮南民兵條畫多自君發之此事甚有關要又行述稱故人子何公澹為武學論以書戒食君弗敢減還之語使者曰歸語而主吾而父執也知父執至而不來見欲折簡致之禮乎何聞而媿之此二事為此書所不載附錄于此

范寥字信中家丹陽本范蜀公鎮之族年少客遊落魄不羈浮湛俗間翟叅政父思之為郡也寥知其父子有風墜草衣

卯角作方外士謁庭下願補書吏之闕思笑遣之汝文適從後見亟請其父延之入與語奇之因留門下其後思立朝位顯要寥貌不相聞思卒汝文持喪無錫一日有客自外慟哭匍匐而入門下大駭問之則寥也汝文德其意館之家遇之甚厚汝文陳白金器數事于几進寥一夕哭甚哀明日夙興歛之而行莫知所之乃攜以抵宜州謁黃公庭堅時庭堅已病嘗有詩云范侯來尋八桂路走避俗人如脫兔為寥作也寥有從庭堅城南晚望詩其間有云此邦雖在牂牁南更遠不離天地間人生隨處皆可樂為報中原祗如昨亦以開釋

庭堅遲莫之意未幾庭堅卒親友皆散去獨寥在為辨棺斂

仍護其喪還費皆出翟氏其用意委折如此還抵和州知張

懷素與知州吳儲及弟侔有逆謀案東都事略大觀元年五月已丑張懷素以吳儲吳

侔謀反伏誅不書儲侔官階宋本紀稱朝散郎吳儲承議郎

吳侔坐與妖人張懷素謀反伏誅均不書儲知和州九朝編

年與宋史同據此書稱知和州吳儲則儲當以朝散郎出知

和州宋史及九朝編年但書其散階耳皆不及此書之核實

乃變服介左右求為僕隸懷素問頗識字否曰不識懷素俾

夜宿書室寥入即偃臥未嘗一屬目懷素滋欲試之因責以

罪俾持狀入州狀實訴寥者寥即持人謾不省所謂懷素大

喜自是凡與儲侔密謀書問惟寥是任寥既盡知其事即佯

狂脫去欲遂告變署於無資知湯東野好事往見之具以告

東野竭力資之案九朝編年懷素自稱落魄野人挾左道術

游公卿門元祐中見朝散郎吳儲因道儲之

福似姚與當為關中主崇寧中到京又見承議郎吳侔安言

星變至是有范寥者知其謀將入京上變而貧不能達丹陽

進士湯東野資造之其所載懷素謀反狀較宋史東都事略

及此書為加詳而范寥之乘間抵隙得以盡知懷素及儲侔

反狀則九朝編年又不及此書之詳又考劉漫塘集跋湯侍

郎勤王錄後有云少師湯公能識范公寥于羈旅中從史上

變以弭亂萌遂使江淮數千里之既懷素伏誅徽廟嘉其功

民一時免墜塗炭可與此書相証

欲超進士第一人授文階蔡京以寥上變之日適其在告謂

進不因已曰彼素不由學校躡授文階不可第授供備庫副

使案九朝編年寥告懷素謀反命丞余深開封尹林摠及

內傳官同鞠洵而蔡京與懷素遊甚密深摠皆為京地深

悉毀京札仍乞奏蓋焚往還書疏以安反側蓋以滅迹也據

此則蔡京本懷素黨與值寥告變禍且及己其構憤于寥者

甚深其沮寥不得授文階實此故也此書稱寥上變之日適

迹不首毀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後遇赦敘復紹興  
間嘗知邕州兼邕管安撫卒廖志尙卓犖欲以功名自見方  
未遇時權以濟義故不徇小節既仕局束武弁志不得伸晚  
年遂以詩酒自放呂本中韓駒皆嘗與之唱酬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合法貢上庠政和中命太學生習雅  
樂樂成且命官一時歆艷預者多權要子弟東適以職掌居  
前列奮然曰吾寧能與乳臭子比以求倖賞辭不就政宣以  
來羣儉用事蔡京梁師成亂政于內王黼童貫致寇于外李  
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父子結怨于東南以致荆開邊釁宗社  
玷危天下皆知元惡大憝在六人者而凶醜赫然無敢擬議  
靖康初政詔求直言東乃率同舍生上書歷詆六人者指爲

六賊

案靖康傳信錄稱太學生陳東上書乞誅六賊謂蔡京

盡忠錄所載原書六賊內無蔡攸

始同舍生聞其言皆辟易

無從者既見東書首言堯不去四凶留以遺舜使大明誅賞

皆以爲辭婉理順從者遂東復于眾中自誓以爲言幸而

中朝廷命東以官不受不中罪死東不悔陳誼慷慨眾服其

誠書既上中外大快京師老稚往往名數六賊京等知罪狀

昭揭大禍且至又其時北敵已迫乃挾太上南巡方是時東南

劇任皆其親黨東以爲京等不但紓死意有包藏亟上書乞

追回六賊以正典刑別差忠信之臣扈從太上不報月未書

再上大意以爲羣賊之患在腹心甚於外患欽宗感悟即邀

太上還京盡竄六賊六賊雖竄案宋本紀太學諸生陳東等

在靖康元年二月辛丑六賊之竄其中王黼安置求州李彥  
 賜死朱勳歸田里俱在是年正月已已梁師成賜死在是年  
 正月乙未俱在東伏闕上書之前惟安置蔡京于儋川童貫  
 于吉陽軍在其年七月乙亥故宋陳均九朝編年于蔡京童  
 貫之竄疎均書在伏闕上書之後此書于東未伏闕之前即  
 云盡竄六賊又云六賊雖竄則似童蔡亦與王黼等同時並  
 竄者今特據 **而其用事久朝無正人同時宰執如李邦彥白**  
**宋史疏明** 時中趙野王孝迪蔡懋李棨輩皆阿附致身無能遠謀所議  
 惟割地請和棄城避難其不主和議者內廷惟李綱一人而  
 在外惟种師道號為宿將知兵時國勢雖危人主猶藉二人  
 以為重邦彥等疾綱異已俾出督戰會兵小卻即罷綱相且  
 奪師道兵柄示堅和議人情大沮東不得已復率同舍生伏  
 闕上書斥邦彥等罪乞復用綱而將師道 案九朝編年謂太  
 學生陳東伏闕上  
 書請復李綱种師道舊職又東都事略种師道傳東請復綱  
 師道位又云綱復執政此條謂東乞復用綱而將師道則似

東以師道為已罷將矣與二書所傳略合然考東書並無請  
 復師道舊職及復將師道等語惟書未有云請闕外之事盡  
 付師道使專之蓋斯時師道為同知樞密院事宣撫使諸道  
 兵馬悉隸焉特因姚平仲沮忌致師道言不見用而其以樞  
 密兼宣撫如故故盡忠錄所載東書第請以兵事專任師道  
 非以其罷舊職而請復之也東都事略九朝編年皆誤以東  
 書有請復師道位等語故反以東為惑于流傳而不知東書  
 俱在可復按也此傳語意頗類二書故並辨之又考東上書  
 在二月初五日而靖康傳信錄稱种師道罷宣撫使在二月  
 初三日則又似在東上書之前然考宋本紀种師道之罷書  
 在二月癸丑乃二月十七日是 **京師兵民知東等所言實契**  
**東上書後也** 傳信錄未知何據 眾心不期而會者十餘萬至毀前欄楯破登聞鼓不得達時  
 闔宦壅閉非一日會朱拱辰等出眾不勝忿蹂躪之東力救  
 不能遏乃歎曰禍在是矣無何京尹殿帥各以兵來同舍生  
 挽之去東曰一去則諸公為戮顧公等何罪吾自是頭已在  
 地上矣會事聞欽宗嘉其忠蓋遣使宣諭以復用綱師道又

令綱師道自出諭眾眾乃散諜知二公復用人心且固即解

圍去案東弟參軍南所為行狀謂是日為靖康元年二月初五日考宋本紀此事係之二月辛丑是月朔為丁酉則

辛丑乃初五日薛鑑誤以為為庚邦彥等怒揭榜通衢斥伏闕

子與行狀及宋本紀俱不合

上書人為意在作亂學官奉承以東等為脅持君父屏出之

幸欽宗聖明御批付開封尹聶山曰陳東言事出于忠義可

令還學山出御札與祭酒楊時案九朝編年謂李梲蔡懋王

懋大恨之請置于法又密諭國子司業黃哲令屏諸生聶山

開而救止之上意少解此條載欽宗付御批于聶山曰陳東

言事出于忠義可令還學又似寬免陳東特出欽宗意而山

僅奉行之耳此事可以互考又案九朝編年載楊時謂欽宗

曰諸生欲忠于朝廷本無他意但擇老成有行義者為之長

貳即定矣上喜曰此無過卿者遂使為祭酒此條謂山出御

札與祭酒楊時蓋欽宗已有先命故特

以此札付之合參二書尤可悉其端末

陳公輔授近比乞命之官少宰吳敏繼以請勅授迪功郎同

進士出身與學官差遣東以誓言不拜再上書極論時政因

乞改正太學生上書過名及除伏闕之禁案盡忠錄載東于

二十七日欽宗第一書靖康元年正月六日上欽宗第二

書正月三十日上欽宗第三書二月五日上欽宗第四書四

月十六日辭告命又上皇帝書故宋史本傳謂東于欽宗時

書凡五上考之此書與盡忠錄及宋史正合而漫塘集載建

炎第三書跋後謂東六上欽宗

未幾京城失守忠憤感激言與淚俱建炎龍飛召赴行在東

喜曰吾志伸矣即日就道以棺自隨案趙子崧致東書有云

而避耶萬一左右少須未起朝廷遽命之以美官則辭之益

難蓋斯時子崧知鎮江府事故奉詔趣東據此條稱東喜曰

吾志伸矣即日就道則與子崧之書傳聞異辭又考東弟南

所為行狀謂趙子崧移文趣公行或勸公無行公曰新天子

即位十日而下詔呼一布衣必聞天下之言也有君如此頂

踵尚奚足惜耶據此則東實未嘗有辭遜之意子崧或得之

于流或問其故曰臣之事君言而不從罪不過死人惟畏死

不敢盡言吾竊陋之以此自隨示不敢求生以害仁也聞者

壯之是歲八月十五日至行在所方草奏論天下大計聞李

綱罷黃潛善汪伯彥以舊恩專柄任東以為此治亂之機不

可默亟上書留綱不報再上書并及时政乞還都京師下詔

親征以繫天下心作天下氣又不報乃力言綱忠直必能輔

佐中興汪黃儉佞必不能宏濟艱難案盡忠錄于建炎元年八月十七日載東上高宗第一書八月十九日載上高宗第二書八月二十五日載

上高宗第三書考之此書及東家之所述前後全合而劉漫塘集跋建炎第三書乃謂東有第四書與此條及盡忠錄均異汪黃大恚是晚應天府吏至

出片紙有進士陳東四字東知得罪死即為書別其家人原注

辭曰東八月十四日到南京十五日入門十六日具狀申尚書省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十九日又上書二十五日又

上書當晚忽有應天府人吏來追取必是得罪死生未可知然東處之定矣切恐死後家中不知仔細今特寫此紙恐要

知東不以他故而死也來時新婦懷妊或得男即先人之後

不絕東死無恨六五弟與六三哥同志奉二老兒勿致失所

諸叔嫗更不在丁寧也仍煩二弟徧詣諸房起居尊長見姑

姑亦傳語四七妹便可許他成親大娘長成中間已許與四

六姊七五郎為親如其家不悔初心即成親不然別作區處

請將此書與四六姊一看東隨身行李並付六十郎并諸僕

攜去且助二老兒使用死生命也切勿念東自餘不復更言

又盡忠錄所載家書一通與此書所載大略相同惟字句小異

一條曰文字片紙已上盡令六十郎收管可一一檢之六二

郎諸弟妹不及一作簡會諸親一一道意東八月二十五

日晚南京神霄宮書又一條曰六十郎石青會慶劉福趙慶

吉能如將帶行李到家可一多與錢羅貴遣去梓州書畢

襄城為二嫂去秦宅下書恐月初到千萬千萬東又覆書畢

就道無幾微見於顏面後數日其友四明李猷始得其屍斂

於所攜之棺鄉人胡中行護之以歸人多其義案李猷贖屍

少陽既死明日潛至其死所而遺骸已不知所在猷乃于所

館舍一飲一食必先祭享且祈之日少陽有知當啟我心越

二日會都市曹後誅一兵官渠造有頃守視者昇其尸去猷

即使人躡其後而伺之至門外忽有言日前日昇兩秀才今

日又昇一官人其人因問前尸何在遽指二土堆曰即此是也明日猷往審之其言亦然因詰其僕曰汝主翁有何辨認對曰小人每見濯足時左足趾間有癩守視者亦云二人肥瘠自不同少陽肌體稍豐因用二說以驗其屍就移于所視之家而少陽之來亦以棺自隨因就其棺具衣衾焉尚未得首也于是百方致之又二日得之面如生合而殮之方買舟東下會其鄉人胡中行從太學來欲求護少陽之柩方東死以歸猷服其義乃并以少陽行李付之遂得以善達

時外廷無知者後乃知潛善銳欲殺之而無其由會進士歐陽澈上書及宮禁事言多不實上頗怒潛善乘上怒併擠之死而東之死實非上意也建炎三年春六飛南幸大臣有言及東死事者上驚悟贈承奉郎與一子恩澤案盡忠錄載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南渡幸臨安少宰吳敏奏太學生陳東死于言事尚書葉夢得奏乞追贈陳東歐陽澈及官其子孫仍乞削奪汪伯彥黃潛善爵秩二月六日同奉旨陳東歐陽澈各贈承事郎仍與有服親迪功郎一名黃潛善謫授梅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謫授江州夏四月回幸建康過京口又詔曰陳東團練使英州安置

嘗奏封事出于忠義大臣涉私亟請誅戮朕方深悔禍之誠

旌盡忠之士已贈京秩仍官其子案元一統志稱高宗追念東祿其親者三人又考東今行經其鄉未忘于懷可特

賜錢五百貫素盡忠錄載建炎三年四月皇帝道由京口之丹陽參知政事王綯奏太學生陳東以言忤辟

臣被誅此其鄉里上詔賜錢五十萬又五月四日又謂宰臣

曰張慙古之遺直陳東誅死可念二人皆葬郡境已令有司

致祭卿等更卹其家紹興四年冬追貶南京用事之臣詔曰

朕建炎即位之初昧于治體聽用匪人置布衣陳東於極典

朕甚痛之已贈官與恩澤殊未足稱朕悔往之意可特贈朝

奉郎秘閣修撰案元一統志稱追贈諫議大夫與此書贈朝

不及諫議大夫之更與兩資恩澤賜官田十頃舍人王綱中

贈當以此書為正

書行其詞曰嗚呼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  
身荷美名君赫顯號忠臣已膺禍誅君陷昏惡嗚呼惟爾東  
其始有意于爲良臣乎由朕不德使汝不幸不得爲良臣也  
雖然汝固不得已不失爲忠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  
以八年于茲一食三歎而不能已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  
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  
如是魂而有知歆茲朕意詞意悽惋論者以爲深得代言之  
義

竇從周字文卿丹陽人姿稟渾厚志向冲雅不肯自同流俗  
少時以所居僻左無學問之益惟慕交文士喜收法書作字  
清遒動按古法鄉里推爲好事年過知命得友曰都師中館

致其家師中爲言當世問學惟侍講朱公熹得其正時朱方  
講道建陽翻然棄家往從之朱亦閔其年高念其來遠嘉其  
質厚爲之盡心自顏子之克己曾子之守約書之所爲人心  
道心皆與之反覆明辨由是遂得操心之要旣歸乃屏舊習  
一切從事於爲己之學又以其餘力收伊洛諸書日涵泳其  
間有問者舉以告之一時士友聞風興起蓋自南渡而伊洛  
之傳萃于南方近世宗工大儒相望於湖南浙東江西而尤  
盛於福建惟浙西之士家自爲學潤居淮浙之間見閩尤隘  
後來嚮方不迷竇自從周始其家聚族而居一夕盜入其室  
睥睨久之知爲從周所居謂其徒曰毋驚此公卽轉而之他  
朱公聞之以爲忠信可行蠻貊於此見之享年六十有二以



慶元丙辰卒葬所居呂城東南五里

孫時升字子亨丹陽人登政和八年進士第主泰州如臯簿  
教授保定軍省罷爲杭州刑曹掾值方臘作亂而其誑誤甚  
衆悉平反之訊囚不委胥吏杭人有訟咸願送孫掾獄訟爲  
清改秩知江寧府上元縣簽書鎮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就  
知金壇縣不赴知建康府句容縣其爲縣也事之細大必親  
或病其苛時升曰君謂王衍爲何如人吾爲親民官當事事  
與民接若徒拱手清談寃者衆矣上元有從臣不輸賦歲仰  
役戶代輸時升捕繫其人正其罪俾盡輸所負自是疆宗懍  
服句容當聚斂之後取民無藝時升平其槩量闔邑懽呼通  
判濠州還遂告老時升爲吏明敏精練平居自奉儉薄出入

無僮馭或問之指鄉民曰吾固與若等也性直諒中無嶮巖  
有不盡言如茹物不下故舊貴者輒不見建炎做擾家數百  
指獨全晚以田園自娛預治棺衾除冢地年七十有四無疾  
而終人以爲賢德之報

王揚英字昭祖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主處州遂昌簿

建康四年辟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紹興八年入爲太常博

士遷秘書省著作佐郎

案中興館閣錄載揚英以紹興十年四月除著作郎此書載在八年之後

十年之前與館閣錄互異十年朝廷欲依元豐舊制以史館併歸秘書省

國史案以著作郎修纂日懋揚英以國史案移文諸處多不  
報乞仍以國史日日懋所爲名從之上中興聖德頌中興十  
箴上嘉之遷著作郎兼權吏部郎官

案中興館閣錄揚英以紹興十二年三月爲著

作郎十三年爲吏部員外郎據此書乃爲浙東安撫司參謀  
以著作佐郎權吏部可與館閣錄互考爲浙東安撫司參謀  
官秩滿知秦州加直秘閣知眉州鼎新校舍兩郡士子皆勸  
於學刻石紀功就除成都府路轉運通判官未上報罷歸葺  
湖濱之居榜曰練水草堂逍遙其間以壽自終

張絢丹陽人擢宣和六年進士第紹興五年二月爲殿中侍  
御史嘗論新除主管馬軍王瓊討賊無功乞正其罪

郭珣瑜字遐壽丹陽人擢紹興五年進士第終揚州州學教  
授初建炎戊申冬高宗駐蹕維揚未經兵火井邑全盛四方  
冠蓋闐委珣瑜適以故抵維揚與向子固邂逅子固時方赴  
調共榻天寧寺佛殿之側夜半向忽呼珣瑜覺而語云適夢  
吾服金紫來領此郡皆荆榛瓦礫之場非復今日入城亦有

官吏父老相迎皆蕭索可憐公亦衣綠袍於衆客中不可曉  
也已而金人南侵六飛渡江城之內外悉遭焚蕩又數年珣  
瑜始登第既第後數年之官維揚子固適來爲帥珣瑜迂於  
郊外悉與夢合相與感歎信事皆前定非人力可爲也

鍾將之字仲山丹陽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楚州淮陰  
尉改盱眙軍教授盱眙當南北之衝每歲賓餞使客多中貴  
人往來郡將率僚屬迎合以爲常將之不往曰非吾職也聞  
者多其得體地並邊學徒不至將之訓飭有方內郡學者爭  
趨之秩滿再調秦州教授當辛巳壬午敵人蹂躪之餘學舍  
傾圮請于部使者一新之再歲以京秩薦者八人俄丁外艱  
服闋咸謂盍苟就近次足考第以應銓格將之笑曰富貴在

天是固可以人力計耶復授常州教授遲滯者七年常故多  
士而校官失職賢否雜糅善士以入學爲恥將之取之以文  
厲之以行而懲其不率者士以類至風俗爲之一變學田占  
於巨室累政不敢問將之極力歸之選部計考更秩合解印  
去郡將楊萬里謂是宜於師儒力留俟代將之亦恬然於進  
退不復計淹速代還周益公必大知政欲旌靖退以厲風俗  
俾免作邑監左藏庫蓋將用矣會援例者衆將之謂不可以  
廢法卽退就部注知和州歷陽縣歷陽戍卒數千屯田卒二  
千軍民錯居易以失和將之皆有以得其心至郡先上屯田  
數千朝凡五百頃軍校利於廣占諉曰頃畝不足諸司檄縣  
增撥前令懼罪則括民田之寬剩者以充數軍校猶不慊謂

虧五之一諸司督責無已時將之力疏其實以爲淮田之寬  
剩不特歷陽在在有之況今寬剩之田皆耕耨成熟卽非荒  
閒若欲盡奪其贏以供軍令有去而已不忍爲也事以是止  
通判滁州值歲大歉與守協謀先事而備民用不飢旁郡有  
囚繫者累年將之奉檄一問知其冤破械出之聞者駭愕已  
而正囚果獲人服其明白滁歸度地所居之南藝松竹爲終  
焉計以疾卒案劉漫塘鍾大夫墓誌銘謂將之自滁歸大夫  
人在堂勉之仕不得已造朝遇疾而歸道卒與  
此書所稱自滁  
歸以疾卒互異將之以長厚稱於鄉里以廉靖聞於縉紳在  
毗陵得楊萬里爲守相與於文字間故文益工在滁陽值檢  
詳石公宗照爲守相與講究仁義道德之旨故理益明弟宜  
之登淳熙二年進士第終於惠民藥局

吳致堯字聖任延陵人延陵故地今隸丹陽宣和間爲安化  
令以事忤當路乃歎曰論兵於刑作史於腐病茂陵而草東  
封棄湘湄而著正符以窮故通以晦故明論次所爲文名歸  
愚集聖任長於集古人句作集句調笑甚工宣和間嘗經御  
覽

京口耆舊傳卷五終

京口耆舊傳卷六

姚闢

張諤

陳亢

蔣猷

丁權

張慤

王厚

姚闢字子張金壇人祖宗朝士尙詞章闢獨究心六經義有  
未安必求其是早從歐陽公修學問亦以家近往來金陵從  
王安石質疑故修作獲麟詩贈之有曰世已無孔子獲麟意

誰知我嘗為之說聞者未免疑而子獨曰然有如堯應箴又曰子昔已好古此經常手持超然出眾見不為俗牽卑聖門開大道夷路肆騰嬉則以春秋受知於修者也修又手書答之云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摘其謬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效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而已此則以禮記受知於修者也修答焦干之書令其看闢詩說簽出長處則闢又嘗以詩請益於修安石答闢書云觀所為文于理悖焉者希聞論眾經有所開發又曰足下固已幾于道姑汲汲乎則古之蹈道者將無以出足下上則所與安石反覆者殆徧諸經擢皇祐元年進士第授陳州項城令一時名士多慕與之交其至項城也鄭獬答詩云膠西夫子近之官坐對春秋討隱桓自注

云子張善春秋先是朝廷置局編修禮書嘉祐二年祕閣校

理張洞奏禮官祠祭齋宿及預他局請擇州縣幕職官文學

精贍者三兩人專置局編纂於是闢與蘇洵二人奉詔尋又

以知制誥張瓌奏命參知政事歐陽修提舉至治平三年九

月修奏書成詔以太常因革禮為名

案九朝編年治平二年九月太常因革禮成此

書稱三年與九朝編年互異又考歐陽修年譜亦作二年而

歐陽修蘇明允墓誌則稱因革禮初奏上未報而君遽卒時

治平三年也明年春授屯田員外郎應天府教授韓琦守相

與此書合闢往從之游琦集中有送闢南歸詩所謂有客軒然襟義高

直自睢陽來一訪者是也秩滿通判通州卒葬本縣唐安鄉石門干之原內翰蘇軾以詩哭之云京口年來耆舊衰高人淪喪路人悲空聞章叟一經在不見恬侯萬石時貧病只知

京口耆舊傳卷六  
二  
爲善樂逍遙却恨棄官遲七年一別真如夢猶記蕭然瘦鶴  
姿其爲諸公推重如此中更兵亂遺文散失惟詩六百餘首  
鄉人多傳誦之族弟夢升嘉祐間同五經出身官至殿中丞  
曰存許將榜進士出身族姪曰純孟馬涓榜進士出身時爲  
縣者皆稱長官二人葬金壇至今鄉人呼曰姚長官墳夢升  
之後虞卿登紹興五年進士第位不達闕之後曰愈嘗爲御  
史中丞以徙居不載

張諤字直甫金壇人祖侗字大方登慶厯二年進士終屯田  
郎累贈中大夫號廉能吏父君奭君奭之弟君冑君奭字鳴  
道從安定先生胡瑗學瑗獎予之異於流輩累薦不第父欲  
以澤及之辭不受以特科調漢陽軍漢陽尉遷房州竹山令

以嫌去官再授池州石埭令在任引年告老以朝奉郎致仕  
諤官於朝將漕於京畿江東皆迎侍以行極甘旨之奉以崇  
寧四年卒吳益柔爲撰墓誌君冑字世賢一字元魯登元豐  
八年進士第爲江寧府上元尉再調潭之湘鄉令治聲流聞  
用薦者改秩知河南府伊陽縣蔡肇爲作墓誌稱君冑任伊  
陽時肇爲衛尉寺丞往見之曰君罷湖南官貧不能歸今宜  
擇便地以規廩入湖洛相去千里而伊陽又洛之窮邑也君  
何就焉君冑曰固也某以詩賦經義七上于禮部僅乃一得  
酸寒羈旅憔悴困厄之日久方是時私竊自念以爲變服持  
版號稱名士足矣今幸得官又以舉者名在尚書選俸雖薄  
足以自活地雖遠不徒行也人豈不自知使有不第尚當橐

書挾徒呻吟呪嚙以求斗升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夫有求適獲求之不已常物之情豈有既乎肇愧其言元符二年到任未幾卒諤君爽之長子擢政和五年進士第入朝爲度支郎中累遷左中大夫出爲京畿轉運副使徙江東政和六年九月除右文殿修撰權知桂州軍州事充廣西西路兵馬都鈐轄制云朕撫有方夏陟禹之迹仁不異遠悉主悉臣眷言樂附之心宜盡懷徠之道繼時擇帥尤在得人爾智識疏通風猷敏劬已試之蹟所至有稱敢爲之才雖難必往班于書殿鎮此桂林其體予懷以惠南國秩滿再奉祠靖康元年卒自將漕江東因寓居東陵故君爽及諤皆葬金陵惟君冑葬金壇之西千君冑死無後諤之孫猶有居西千者

陳亢字退叔金壇人少讀書以父疾不任家事仍請於師束書歸養殖貲治產家用饒衍而勇於爲義不吝施予家居邑南地方沮澤古速瀆久淤壅水爲災率衆築堤延袤十許里以便行者而浚瀆以通洮湖水患遂息熙寧乙卯歲大饑明年疫傾家之儲粥餓藥病晨夜必躬所活不可勝計不幸死者具衣槥收葬又數千百人嘗自以少時爲養廢書課子弟學尤力一夕大雪往視則二子寢矣亟呼之起曰吾不强汝以書汝宜出行道遇行者則歸以告二子奉命出門十里遇販夫負魚而趨二子問雪寒何自苦曰負販吾業也一夕不行則生理躓矣二子感悟歸而自勉晨夜不休亢亦獎勵有方雖衣服飲食之間皆有品節及廓爲監司度陞朝亢尙無

恙累封朝散郎而彥明之子城亦擢進士第餘孫數上名禮部亦有己命官者福祿之盛世所歆艷蘇公軾嘗有帖云退叔今年四十五而有四子兩人已登第守官其叔耕且學其季游上庠藝業精甚有男女孫十四人元孫之孫古人所不知若陳君者當見所不知何人也鄒公浩以序送其孫瑋試禮部亦云金壇有君子人焉今以承議郎致仕其少時不出戶庭而環千有餘里若寒饑急難失所賴以無虞數十年前不知幾人仁義之聲飛馳東南是生二子皆文高學博趨操堅正甫冠登第盛年卽顯又稱其諸孫之賢謂承議之德厚積而發三世矣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於承議見之蓋浩作序時亢已封承議矣大觀元年卒年六十八亢二子曰

廓曰度諸孫之著者曰城曰瑋曰璿曰璘之孫從古兄弟之子曰序孫曰案

廓字彥明年十七與鄉貢中熙寧九年進士第主句容簿再調長社令辟江東運司主管帳司改秩知吉水縣改楚邱縣古芒碭也盜發坐繫者百人一夕乘守者怠脫械持兵欲殺令而肆掠人情恟懼彥明不爲動徐部分吏卒格鬪獲其爲首者斬以徇餘黨猶時時倡言以撼居民彥明募致其尤桀黠者并囊橐之家破除之一境大治提刑羅適以治水自任至縣欲有所爲彥明知無益卽抗言曰此白圭之術也適慚而去除都水監主簿遷北外丞以職事入奏哲宗察其才論以行召用矣大名帥決河入澶州故道以紓魏患澶人大恐



公為之增堤峻防水人無患兩州以安出知處州案宋職官志都水監

置局于澶州號曰外監元豐正名置南北外都水丞各一人

紹興九年始置南丞于應天府北丞于東京應明此時為北

外丞正在澶州監局然雖置局于外仍隸在京都水監

故其知處州此書特標云出知處州可與宋志互證

賑救有方移廣東路轉運判官時同列多以獻羨財進用彦

明曰財民力也有羨當還以及民可剝民以為已利乎奏罷

徐惕所興錢監民以為便汰假版吏案假版吏三字名義不

貽謀錄有改假版一條云太廟齋郎復改為假將仕郎此書

假版吏與彼所云假版官名義略同後漢書百官志有假吏

鄭康成士冠禮注云若今之假吏蓋皆吏此以保任法選用士

之冗可汰者此書稱假版吏名義亦本此

類外選為清就移本路提點刑獄禁雷公淫祀以正風俗罷

庚嶺置關以示無外召還篋中無南物丁內艱服除授廣西

路提點刑獄未行改利州路予告東歸大觀四年卒年五十

五有詩文雜說合三十卷子城字伯成入太學升內舍中元

符三年進士第主海鹽簿知錢塘丞丁艱知真州揚子縣未

上政和四年卒年三十八塘字仲修鄒公浩序送之所謂其

形不滿五尺其志充宇宙與之語滔滔乎如秋水方至而東

決者未第而卒城之孫從古

度字彥法年十九中元豐三年進士第案宋王鞏甲申雜記

寧八年餓殍無數作萬人坑每一屍設飯一甌序領紙四帖

藏屍不可紀是歲生廓又生度皆為監司孫登仕者無算可

與此書亢本傳熙寧乙卯歲大饑一條相證惟謂熙寧八年

即生廓與度考此書廓中熙寧九年進士則與生歲相距二

年度中元豐二年進士則距生歲止四年即可證甲申雜記

之誤又案元至順鎮江志度登元豐二年進士與通考所載

科期合此書為江寧尉從學于王安石安石嘉其有志不倦

原作三年誤為江寧尉從學于王安石安石嘉其有志不倦

以告之秩滿調杭州錄事參軍時蒲宗孟熊本相繼為守號

剛嚴帥事有過差下莫敢辨度數與爭是否二公更奇其能  
薦進之歲滿改知江寧府句容縣開封府太康縣湖州烏程  
縣烏程歲課有羨法當受賞歲終上課輒除去使僅及額而  
止曰無寧計一身之私而為方來之害選為鴻臚寺丞遷諸  
王府記室卒度性清謹自奉至約日茹素未常妄費一錢惟  
卹孤振乏則雖費不計子璿擢紹興八年進士第未改秩而  
卒姪璘字季文登紹興十三年進士第歷婺州義烏丞知海  
鹽縣通判池州卒居官有賢譽能詩世其家與蘇後湖庠游  
尤厚

從古字希顏紹興二十一年中進士第由富陽尉用賞改秩  
為邵州教授監行在摧貨務都茶場丞相虞允文問歲中出  
納幾何從古曰國家利源醴茗居半自合同關子行遂虧常  
額允文授簡都堂俾述所以於是關子罷而歲額驟增因命  
措置浙西鹽事擢司農寺簿罷歸起知蘄州赴闕奏事上猶  
記務場之功獎之曰卿書生乃能通世務到郡葺月擢提點  
湖南路刑獄至衡有囚被誣更三赦不宥從古奏釋之就除  
本路轉運判官專任荒政論功加直祕閣京西謀帥上閱諸  
道監司職名指從古曰是有才無以易之擢知襄陽府即奏  
言朝廷以襄為上游重地增陴益戍緩急許調鄂師善矣但  
節制不一莫知適從紹興隆興間嘗命荆鄂兩軍分地而守  
權均力敵各行其說迄無成功今若合為一軍命正副帥以  
其正屯武昌而副屯襄陽時許往來更成庶號令歸一無敢

首鼠疏入卽以吳挺爲荆鄂都統制而以王世雄副之明年

以言者罷奉祠自是擢知衢饒信三州

案元至順鎮江志從古歷知衢饒信三州

好古物法書名畫尤愛陳去非詩和之終編又哀古今詠梅

自宋鮑照以下古律千餘篇盡和其韻乾道中車駕閱武近

郊進詩五十韻淳熙中駕幸祕閣進詩百韻上皆嘉獎之周

公必大爲作墓誌

序字彥育亢之兄子不事科舉而工於詩一時鄉曲蘇君座

譚少卿知柔以能詩聞序皆與之游娶寇氏實萊公準之裔

紹興初思澶淵之功錄準後無在者補序封州文學部注楚

州寶應尉以邊事方殷罷文吏之爲邊尉者改監行在權貨

務都茶場門任滿監行在惠民局繼任編估局紹興二十五

年春兼權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滿歲爲真改秩簽書保

寧軍節度判官所公事卒自號碧巖居士有詩集

案字伯茂亢之從孫登紹興十二年進士第主寧國府涇縣

簿闕至之官不忍違其親中道復歸欲遂丐祠親強之不得

已乃行秩滿授平江府司理介然自守不求人知會鄉先生

張綱入參大政綱愛其篤行薦之朝除勅令所刪定官改秩

監登聞檢院兼幹辦審計司歷司農寺簿太學博士大宗正

丞權尙左郎官以論事忤時相奉外祠差淮南安撫司參議

官除知泉州卒察性醇厚事親篤孝行喪有禮歲時薦享皆

躬自滌濯旣老益虔奉兄姊甚謹調宗族鄉黨有恩其德行

丙外不異少長若一蓋古君子云

蔣猷甫冠擢元豐八年進士第主武進簿巴陵令改宣德郎

知江寧縣舉最遷秩為信州教授尋除監察御史為尚書膳

部郎官遷吏部除宗正少卿兼學制參詳官改太常少卿詔

原廟立僖祖殿工既畢言者以為當廢朝廷下其議猷言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今既奉安奏告矣奈何燬之執政怒送吏

部差通判南安軍踰年直前議復職召試中書舍人出知廬

州俄復召還詞掖案汪藻撰猷墓誌云坐鄧洵仁奪職出知廬州俄除集賢殿修撰復拜中書舍人與

此書詳略互異既對上曰卿國之老成朕未嘗忘也拜御史中丞兼

侍讀案此上數事宋史本傳均闕書奏論士風浮薄今羣臣無他能惟以善

候伺人主承望大臣為才或耿介特立守正不回則眾指為

愚而非笑之此風大不可長且大臣當輔佐天子今奏事殿

中惟務雷同略無可否其欲稍自異者不過退有後言為中

傷計此不可不察上嘉納在京百司自元豐皆隸六察崇寧

中內侍省獨乞不隸猷論其非上曰既名有司不隸六察何

也即以其言正之尋察內侍省數事以聞上寢其奏猷極論

不可於是內侍劉友端等皆降官案九朝編年哲宗元符三

端先是上諭會布曰禁中修造華侈太過云云未幾遂隨與

友端據此則友端之降官由于哲宗特見似不因蔣猷之疏

與此書互異又攷汪藻所撰墓誌因命大書其疏揭之內侍

乃此書之所本故均與宋史異

省其徒皆側目案宋史本傳稱猷論內侍省不隸臺察案元

入禁中上皆嘉納至揭其章內侍省據此書則所揭之章特

涉內侍劉友端等其劾楊猷趙良嗣乃在此事之後與宋史

舊制當時士論不平上曰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貫戰  
多不可以人廢猷曰楊戩何功上不荅案汪藻所撰墓誌云  
曰自朕即位以來制作禮樂皆出其手亦非小勞公曰事塞  
其源則無人缺望若使攀緣展轉人人有意外之得則所謂  
非常者反為常矣帝稱善者久趙良嗣獻平燕書除祕書丞  
猷言良嗣降奴狂妄不宜出入禁中孟昌齡父子專防河之  
任事久不成公私騷然猷劾其勞費無益范之才奉使淮南  
還言滁水有鼎可出發民吠水鑿山役不已猷劾其狂妄雖  
上意先定不能盡從而猷言論風旨凜不可犯僥倖者亦因  
之退縮最後極言東南應奉之敝乞一切罷去因論提舉兩  
浙常平徐鑄以糴本錢界漕司為製造費廣東轉運使徐惕  
以虛名羨財進奉後苑造作乞重寘典憲案劾范之才及徐

關書上怒遂罷言職丐去不可遷兵部尚書政和七年知真舉

改工部吏部尚書以徽猷閣直學士出知婺州丐閑奉祠宣

和四年起知明州以不樂應奉事復奉祠而歸案猷于丐祠

州復奉祠宋七年以刑部尚書召至則兼資善堂翊善值敵

騎圍闕城守盡力既解嚴遷兵部尚書案汪藻所撰墓誌云

皇時童貫總兵扈從有自疑心淵聖皇帝貶貫環衛竄池州

因命公持詔往曰使貫退聽而毋傷上皇之心卿何以處之

公頓首曰願陛下付臣勿以為慮淵聖皇帝喜賜繖帛茗藥

遣行公及上皇在淮陰言國事泣下上皇亦泣因請問言童

貫得罪天下今朝廷正典刑惟陛下下府裁上皇領之遂宣詔

童貫即日趨貶所公侍上皇還京師遷兵部尚書據此則猷  
之遷兵部尚書其功甚巨墓誌序此事較尋復奉祠建炎三  
宋史為尤詳是書乃不載謹附錄于此

年避敵於明州卒案汪藻所撰墓誌云建炎三年避敵明州  
年葬于明州鄞縣翔因葬焉年六十六汪藻撰墓誌  
鳳鄉隱學山之東岡

丁權字某金壇人唐末兵亂世爲金壇守將六世祖矜字德祥弱冠值僞吳祖楊行密討黃巢以勇應募戰多爲都押衙與田頽安仁義李神福皆爲行密愛將常隨行密攻孫儒相遇於廣陵儒兵衆而不整矜謂行密曰當爲公破之出馬陷陣諸軍繼之儒敗被擒以功遷都知兵馬使行密起羣盜性猜忍諸將功高多見忌田頽安仁義相繼就戮矜不自安以病得歸求田問舍嘯傲林泉平生不殖貨不嗜酒不斥人非不掩人善故生於亂世而得明哲保身之義始仕僞吳歷五代至我宋乾德元年卒年九十一權擢元祐三年進士第初任復州司理參軍有大獄累政不決能明其寃當路者喜而薦之再調宣州濰州都曹改秩爲兗州教授入爲太學博士

時二蔡用事將以校定私其親權不可蔡怒權聞之亟上章丐外除淮東提舉學事秩滿再除河北提舉學事知汀州卒在河北時俾其家築室所居之南以教子姪勝曰訓義用韓愈符城南讀書韻作詩歸勉之族之子姪爭勸於學多由科舉進孫明字子公閉戶讀書二十年家事坐廢手編事類曰千門萬戶凡百卷諸史通考二十卷著直說五十篇兩舉於鄉以特恩補官老不可仕奉祠家居年八十嘉定中卒鄉里私諡曰博雅先生

可久字嘉會權之族孫擢乾道壬辰進士第爲太平州蕪湖簿秩滿連丁內艱服除知揚州江都縣事以疾卒可久孝於親友於兄弟雖子姓亦未嘗名呼闔門之內如春風和氣其

涖官嚴而於民常求以寬之其臨財廉而故人以匱告無違者故所至事多求真而死之日家無所留遺湯邦彥表其墓曰有宋廉吏云

張慤字誠伯樂壽人家金壇元祐六年進士歷孟州錄事參軍錄事總財計異時河陽用度不足仰給漕司慤謂此不可常乃考覈財賦源流而剔除其蠹弊踰年郡計有裕漕司更賴其餘因下其法於他郡再調冀州錄事參軍改秩就差河北都轉運司幹辦公事召對乞紓河北民力節中都財用且乞人專運使之任皆當時急務上納其言且戒之曰卿在小官中每與監司爭議事公直聞于朝廷此節不可易會有以河北漕計爲言者陞秩再差河北都運司主管文字時州縣

以匱告慤悉取諸郡財穀出入之數爲之籍號曰河朔歲計足用集其法以舊額總計列于上析近歲實出納之數爲一列于次又析歲中不時移用之數爲一列于下凡三十四郡賦入之登耗利源之興廢用度之增損一開編而盡得之因得以通融有無遷北外都水丞先是河決冀州棗陽上埽害恩冀永靜滄民田慤修寧化舊堤以禦奔衝又起清河兩埽疏雞爪河以導水勢使漸復故道明年果還北流復九縣民田以頃計凡三萬九千三百有奇歲省調夫二十五萬又行視諸邑凡高仰之地皆爲直堤又得民田六千六百六十餘頃信都埽距冀城不遠一夕幾潰居民奔走慤躬走堤上督役晨夕不休隄卒無虞郡人德之秩滿代去已踰月冀人叩

聞請留不已有旨再任尋除南外丞又除都水監丞時孟昌齡父子並領河防宣和元年七月河溢濁流及汴愨附急置以聞昌齡劾愨張皇有旨鑄官勒停且議遠斥會朝廷委官覆按如愨言卽日復舊職昌齡坐褫官一等除軍器少監仍編類河防書尋遷軍器監東西坊卒名隸監中率充役公卿貴戚近習之家愨一日追回千餘人從左丞王安中宣撫河北河東燕山府路道除龍圖閣河北燕山府路計度轉運副使陞右文殿修撰專措置水運愨言河北根本之地轉輸燕山公私匱竭所當深慮朝廷置不問郭藥師以幽薊叛愨亟請選將繕兵屯白馬守盟津爲王室之衛論者甚其言明年敵果圍關河朔諸郡城守日久軍需悉仰於愨歛不及民旣

而退師除尙書戶部侍郎欽宗議親征爲行營隨軍轉運使金人北歸愨陳備禦之策朝廷不能用太夫人年益高乞奉祠歸宣諭使种師道及諸司交章謂愨之歸是棄河朔遂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中原士人罹金人驅掠之禍挺身而歸者阨於寇攘愨與之文移所至示賊皆得善達李公綱以宣撫使解河東之圍師次濩澤饑餽不繼議者欲令遠郡之民計戶輸金募開德懷衛之民以爲運卒愨曰民力疲矣可重擾耶京畿諸路有免夫錢名爲歲輸水衡實盡入賊吏之室若朝廷以咫尺之符許令移用公私濟矣詔從之劉韜軍潰并陘自是河北河東敵騎連結所至叛卒剽掠諸帥招之不從曰若張公招我則往愨遣常所親信諭之悉與



俱來敵兵逼京城盡召天下兵分置四道總管大名北道也  
以大名尹趙野領之野檄諸郡兵集于大名姦人乘之白晝  
剽劫殺少尹機幕而下數人野稱疾不出郡人環府門諫曰  
得張侍郎尹京則可既而副總管顏岐轉運副使張益謙等  
堅請攝府事慤不得已馳馬萬刃之中委曲曉諭取其爲倡  
者梟首於市下令曰軍士卽歸營壘保甲卽歸聚落不則賊  
也皆斬卽日內外帖然敵人自魏縣渡河鉦鼓之聲動地居  
民皇懼慤率士卒晝夜嚴守備賊攻西北急公命守陴者曰  
射強弩齊發連殪三領賊知不可破引兵而南高宗以大元  
帥開府于相慤以相金人往來之衝卽遣將士護迎行府之  
大名趙野一日稱疾愈欲自以都總管將兵入衛慤聞之喜

甚授之器械兵甲厚犒三軍以勉其行

案宗澤自大名入援在靖康元年十二月

此書載野將兵入衛尚在宗澤簡公集有約總管趙野入援書時在靖康二年二月以前入衛而次年二月  
猶不前進合此二書與宋史野本  
傳相證其逗遛月日可以考見  
先是除慤延康殿學士大

名尹兼北京留守郵置不通野行旬日命始下欽宗蠟書趣

兵解圍而野將兵去已遠乃約知磁州宗澤舉兵入援得義

兵三千人卒萬人部勒啟行魏之父老遮道泣涕請留曰百

姓恃公以生忍棄之耶慤不可則請于大元帥府府檄慤復

留澤約啟行卽其時也時康王爲兵馬大元帥以十二月丁

丑自相州至大名庚寅始發大名如東平此書稱東平百姓

就大元帥府請留慤當在庚寅之前矣考遺事載十一月乙

丑大元帥府下諸路勤王檄云右剗送中山府陳延康享伯  
知河間府黃潛善知冀州權邦彥知德州滑彦齡知棣州趙闕  
王麟知深州姚鵬知磁州宗澤知德州滑彦齡知棣州趙闕  
知博州孫振知慶源府裴汝明知保州葛逢知霸州辛彥宗

知安肅軍王徹等準惟中山慶源受圍不得通餘悉受檄據此則河北諸路無不被檄獨不及愨蓋此時諸路勤王師據節次之大名會合愨尹大名獨備衝劇故不檄之入援耳大名百姓請留愨本與十一月己丑檄意相合故得遂所請也愨未嘗奉檄而乃約澤入援以遺事與此書相證愨之時諸忠勤彌爲顯著是皆宋史本傳所未詳謹附考於此

時諸路勤王之師大集于魏資用不給愨請于大元帥以京東河北鈔鹽鑄平日之直十之二令商賈輸金于魏給鹽於青滄諸池從之方京城路梗商賈願入金于樞務者率留滯不通鹽久不至價增數倍至是官又捐直商賈輸金恐後軍用以饒愨從容應變公私兼濟大率類此已而聞京城失守慟哭不食分遣義兵邀敵歸路雖常少有克捷顧事勢已去無所容力大元帥留濟鄆間累表勸進高宗卽位南京以戶部尚書召旣入對首言帝王之道在知人陛下初載尤當明辨忠

邪忠邪判則治亂分矣及請省吏員罷內外官之非舊制者上皆納之愨在大名糾集居人使五兩相比謂之巡社協力以衛鄉井盜不能侵因編類成書以進謂唐府兵遺制無事則負耒以耕有警則荷戈以戰得用兵之實而無養兵之費後弗果行議者惜之尋除同知樞密院事仍專一措置戶部財用

案李綱建炎進退志稱一日上批出遷任伯彥知樞密院事而除張愨同知余因對奏云云上乃止後二十餘日竟除愨兼總領戶部財用然則同知樞密命凡再下與此書詳略互異

上面諭曰周以冢宰制國用唐領鹽鐵宰相職也愨頓首謝御營司建以爲副使時翼承平之舊凡張虛名以蠹經用者一切汰去扈蹕至維揚拜尙書左丞乞開講筵以輔聖德先是徂徠石介著唐鑑其要謂姦臣不可使專政女后不可使預事宦官不可使用權

愨得其印本繳進之未踰月拜中書侍郎力裁倖恩以立政本戚里有援舊比以求者愨引仁宗朝杜衍故事乞諭以張愨不肯權倖屏跡時西北之兵盡屯行在所輓運芻粟修繕營廩力勞而費倍愨請加蒐揀分屯諸鎮有方士自言能作黃金以濟國用在廷或主之愨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用成中興之業顧可以幻金賞士乎上是其言愨自居政府綜理庶務接納中外雞鳴而興夜分不寐他相視成而已有勸以息思慮養精神者愨曰國勢如此皇恤吾身一日都堂棟折卜者曰爲國棟梁者當之是夜有大星隕于正寢明日薨寶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享年六十有四海內士識不識皆爲流涕上震悼賜塋地金壇縣上元鄉望張之原愨在州縣

時與溫人許公景衡厚旣登政府極力薦引愨在中書景衡爲右轄叶心謀國他相忌之乘愨在病擠許於外去國未百里亦得疾愨忽見許於家迎候坐語如平時許亦見愨于舟翌日皆以訃聞聞者異之明年三月南渡上語鎮江守臣錢伯言曰張愨在朕無此行移蹕建業次鎮江親書祭文遣使祭其墓謂愨謀國盡忠遇事敢諫亮直之節朝野所稱朕適此南巡行經墓所歎音徽之如在顧宿草之已蕃昔唐太宗征遼東而恤魏鄭公之家明皇幸劔南而祭張九齡之墓朕之此意不愧前人又明年詔曰張愨進由直道不幸早終已祭其墓今聞其家劫掠朕甚閔之可賜銀五百兩度牒十道以恤其妻子稱朕不忘舊臣之意又詔曰張愨忠實剛毅盡

心王室淪沒之後念之不忘夫相子負薪優臣致誚袁安之善慶鍾累葉令三省與其子差遣又嘗謂宰執曰張慤古之遺直也其他嘆美悼念之辭不一備載國史紹興元年翰林學士知制誥汪藻援張方平在翰林日為宋祁請諡故事為慤請賜諡忠穆子瑜及孫皆以疾仕不達

王厚字處道詔次子以父功除大理評事案宋史厚本傳稱官累通直郎蓋散

武階案東都事略本傳稱厚由大理評事易武階為禮賓副使佐熙河府帥與此所云改武階正合但宋史及東都

事略均于厚既佐熙河府帥之後始載厚與河州守將王贍獻議復吐蕃故地前乎此不見厚有經理西事之請據此書則厚先請經理西事乃始

不數年收復鄯湟元符有棄地之意坐事貶案宋史本傳厚既平轄正隆贊二酋朝廷進厚東上閣門副使知湟州後以二州不可守乃以昇隆

紹聖初上方略請經理西事遂改

官也與此書除大理評事

異東都事略與此書同

武階

則厚先請經理西事乃始

不數年收復鄯湟元符有棄地之意坐事貶

上閣門副使知湟州後以二州不可守乃以昇隆

紹聖初上方略請經理西事遂改

官也與此書除大理評事

異東都事略與此書同

武階

則厚先請經理西事乃始

不數年收復鄯湟元符有棄地之意坐事貶

上閣門副使知湟州後以二州不可守乃以昇隆

紹聖初上方略請經理西事遂改

官也與此書除大理評事

贊而貶厚右內府率再貶賀州別駕東都事略稱坐貶監隨州酒稅再貶賀州別駕彬州安置與此書所載貶官互有同異崇寧中起知河州遷熙帥再復棄地又入廓州拜武勝軍節度燕京留後能以恩信結戎心不事殺戮終致趙懷德來降崇寧五年召還京師案宋史及東都事略本傳厚既節度武勝軍明年羅薩爾復入寇新疆大震厚坐逗遛降鄆州防禦使已而論降趙懷德復武勝卒贈軍留後召還提舉太乙宮此書不載祠官蓋從其略卒贈

寧遠軍節度使禮官議諡恪敏詔以奮忠許國似其先人賜諡莊敏有奏議三十卷

京口耆舊傳卷七

王彥融

子萬全萬樞孫遂

李健

王激

莊必彊

張恣

張綱

子堅孫釜

王彥融字炎弼江州人韶之孫居金壇父宗以林靈素譖死  
靖康改元彥融時年十九徒步走京師上書訟寃召對命官  
紹興初授廬州錄事參軍會壽春守將外叛檄權府事以勞  
進秩已而宣司洊委偏將輒攝守皆畏敵遁去彥融募鄉兵

據芍陂以距敵城賴以全辟湖南安撫司幹辦公事時湖湘盜賊蜂起檄彥融出討未幾悉平帥憲上功授儒林郎帥憲復論奏以為賞不當功繼被旨改合入官事定而武岡軍所駐東南第九將兵唐明等以衣糧不足據城稱亂案燕翼貽謀錄云元豐四年二月乙卯詔東南南團練諸軍為十三將淮東第一淮西第二浙西第三浙東第四江東第五江西第六湖北第七湖南第八全邵永第九準備廣州應援福建第十廣東第十一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此書所稱第六將蓋全邵永團練軍也燕翼貽謀錄又稱團練軍廩給特厚與禁衛比絕異他軍以此條證之即知怙恩之足以生亂也與宋兵志亦可考帥復檄彥融權軍事先是盜賊紛紜武岡守備嚴甚至是賊反資以為用彥融度不可勝則散賞榜使自相攜貳唐明等果自疑率首領約降既降而知我師之弱議復中變彥融乃單騎造城下諭以逆順禍福賊悔悟啓關請降彥融即入

城視事一軍以安復被進秩之賞知平江府長洲縣中間權崇德德清又嘗從奉使兵部黃敏行之辟皆有可紀授無為軍通判秩滿知柳州未上擢知楚州撫摩彫瘵招納新附井井有條敵騎南下通判徐宗偃先事奔避至揚州妄傳制使之命令焚燒城內外屋宇彥融誓死不可事聞宗偃罷黜加彥融直敷文閣敵退除南轉運判官兼隨軍運判時戎馬初定帑庾一空大軍數萬仰給夙夜盡瘁僅免之以是屬疾丐開主管台州崇道觀起知雅州未上卒案劉漫塘集稱朝淮南轉運判官彥融蚤著孝行後守山陽以捍寇功擢本道使者始徙居潤之金壇可與此書相証惟是書載彥融于丐祠之後更起知雅州乃卒漫塘集第書淮南轉運判官蓋以彥融未之雅州任耳彥融廉而喜施貧而好事所居之巷廣不盈車屋宇隘漏僅蔽風雨門無一金

之人而食客常滿雖無以稱其求而爲之宛轉借助不遺餘力遇大比闢草堂於所居之後集里之秀民與其子同舍肄業躬自勸獎是歲上名春官者五人彥融二子預焉時以爲盛子萬全萬樞

萬全字必勝一字通一父任出官授揚州高郵尉淮東總領所幹辦公事總轄常州鎮江府戶部酒庫皆以故不上監戶部餘杭酒庫暮年之間補負課七萬餘緡羨利猶以萬計以憂去服除辟真州揚子簿調臨安府錄事參軍京尹王佐深知之孝廟嘗有所嘉獎佐曰非臣所及錄事王某爲臣言之改秩知紹興府會稽縣代還爲湖廣總領所分差襄陽幹辦公事通判舒州擢知辰州近辰之蠻有楊氏者負強爲患萬

全因其大酋之亡析其族爲三其患遂絕居民有陳氏者挾廢契廣占民地爲一郡患萬全逮之獄破其姦三歲大比士子附試常德疲於往來萬全爲創貢闈請于朝得自賓貢郡人德之代還猶未七十上章告老萬全與人恭遇事居官有廉稱嘉定癸酉卒年八十有一葬丹徒白兔山萬全子遇見科舉類

萬樞字贊元父任爲平江府崑山尉秀州崇德丞改秩知滁

州來安縣

案劉漫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曰來安政旣成郡以全樞合闕政府檄公暫往來安遮道不可郡

併兼治之與此書僅記來安詳略互異淮南路轉運司幹辦公事當孝廟升遐

光宗御極弔貨之使相屬計臺職護視適以故去萬樞以寮佐攝承比六七往反以辦治間通判建康府知興國軍

案漫塘集

故知吉州王公墓誌公進貳建康會其子逢及遂俱以妙年  
貢籍言者以為私論罷起知與國軍此書于知與國軍之前  
不書論罷與墓誌詳略互異

方承平時防河之卒賦衣淮西之斬黃蘄黃

轉市於興國因為賦絹以端計四千一百錢以緡計萬三

千皆有奇更太守數十不能去萬樞當臨遣之時亟以是請

御史亦繼上章案汝塘集故知吉州王公墓誌載此事為公臨遣次亟言之敷奏剴切上意感悟退又白

賦代輸且命漕臣補助悉不取之民郡人德之秩滿擢知吉

州道儀真卒於舟中實開禧乙丑萬樞常言安而行者仁者

之事庶乎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者於宗族親戚咸有恩義

族弟孤甥賴以立家葬金壇白水塘

遂字去非先字頴叔西山真公謂曰子志於道而慕戰國策

士非字也為改去非且序其說其先來於江之德安熙寧樞

密韶公之高祖也樞密生著作郎寀著作生淮南運判彥融

運判生吉州太守萬樞吉州生公公生十有一能應舉十四

伯兄逢試江東對策詆韓侂胄王德謙考官舒璘劉三傑石

宗萬並寘選中諫議李沐聞而大怒謂公父私屬監試劉大

臨皆勘罷逮赴後省覆試公與兄方勇往不候試經駁放旋

以吉州任子恩銓中主富陽簿後三年逢中第又三年公亦

第仍赴富陽任而吉州卒伯兄亡公奉母治喪盡禮致師訓

諸弟為女兒擇對孝友之行著聞服除而侂胄誅死參政衛

經以前事白堂差教授楚州當開禧兵火後繕治黌舍招集

生徒士風頓還淮東敵退民歸歲適苦旱條救荒事宜上之



臺郡既而權倖制使邱公崇陽公輔皆以措置給糴委公黃公度開江淮閩羅致幕建策畫平湖海餘寇西淮有雄淮軍虛費諸郡朝議留屯以省餽運公白制閩凡田多者以正月下旬縱遣使得春耕田少者四五月麥登乃遣歸使有以續食其不願歸者改制黃公以其說復于朝行之所在貼息歲省緡錢四百萬米斛三十餘萬幹辦淮西總所漕使真公德秀倉使李公道傳共議救荒事悉咨公民多全活改秩知當塗縣丁母蔡夫人憂除喪服期年不忍求仕親朋勉之注受知溧水易山陰縣多貴近公一切繩以禮義莫敢干撓盜起江西閩中公陳弭盜六策四要赴樞密院稟議幹辦審計司差知邵武軍兼招捕司參議案此書載遂知邵武軍之前更歷楚州教授知當塗溧水山陰

三縣宋史本傳俱闕書又案宋史遂本傳載遂安輯閩寇在紹定二年考宋季三朝政要載紹定二年閩寇晏頭陀夢彪嘯聚江郡特除陳韓為提刑招捕使此書稱遂兼招捕司參議蓋佐陳韓捕賊也與三朝政要可以互証賊已破城公為榜曰已歸業者前事勿問除賊首外不殺一人捕殺賊首補官給賞賊首出降免罪補官獲賊謀釋其桎梏各付榜文使歸諭賊復散榜以招四縣流民凡自言不係賊從賊者各給憑由俾之歸耕乃為郡城守備塞旁蹊小徑使民旅俱由大塗過渡人門置厠考察發鈔賑濟就為保甲以防姦謀引樵溪水環城南以入白渚由城東城北入於溪因壕土為壘於是東南北三面水行山中城在水內西山屯兵為隘亦引水環之山高盡見數十里外廂築諸軍與新招軍料簡教戰於是盜知不可復犯矣提禁軍及淮兵親行討

賊諸縣令爭效命擒賊渠劉安國等斬之

案宋史本傳載紹定二年福建寇擾

甫定朝廷選廉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蓋第于寇定

之後命遂為善後之計而已據此書云公至郡縣已破城則

是逆焰方熾不得云寇擾甫定此書云提禁軍及淮兵親行

討賊諸縣爭效命擒賊渠劉安國斬之據此則捕寇甚急又

非止勞來安集而已與宋史本傳互異又案宋季三朝政

要載陳韓至州籍峽常民兵申乞調淮西精兵五下人救援

淮西制置會式中遣將陳萬以三千五百人來即此書所云

擒賊渠劉安國蓋即燕頭陀之黨與三朝政要亦可互証

史衛王薨鄭丞相清之佐天子更化首以奉常簿召公公知

道將行矣亟單車入都六日除監察御史

案宋史本傳載遂知邵武軍有安撫

功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置邀譽沽名罷改與洪公咨夔並

知安豐軍及遷國子主簿與宋史詳略互異

命首疏論決於進君子退小人則撥亂底于治決于進小人

退君子則由治趨于亂君子小人之勢相持未決而治亂混

并未分雖百君子而一小人終於以小人害君子則天下之

似治者適階以為亂於是首疏勘余天錫再疏勘趙善湘鄭

損陳眩三疏又勘善湘諸子并其黨與餘遠事藩邸趙鄭陳

相之肺腑腹心久任方面以功自詭者公連疏及之於是人

心震悚朝綱精明羣枉之黨傾眾正之路闢矣公又上疏論

士大夫心術之弊歷數十年膏盲之疾若寵賂若貪墨若姦  
回若嗜進請以所言風告列位若有不悛者臣當執官刑典  
憲而枚劾之自是所論劾甚眾姦黨為之一空史嵩之制置  
京湖公劾其原起故相自固之謀太工以兵權付其子弟畏  
用兵之念太甚惟知以貨賄遺敵國除右正言上面諭聞卿  
山陰之政甚嘉邵武之功甚不易自卿入臺臺綱振起皆卿  
之力朕讀高宗聖政見趙鼎在臺中率僚屬振風采一時甚

賴其力朕之賴卿亦然除殿中侍御史劾李知孝梁成大莫澤乞行追竄并論趙至道留元英罷任因口奏曰前者蒙陛下以趙鼎事高宗者勉臣觀趙鼎為臺諫論事四十餘疏見之施行者三十六雖鼎多所建明實由高宗能受盡言見之行事抑臣聞趙鼎所長在辨別君子小人之際願陛下以紹興五六年以前為法以八年後為戒既而復論嵩之欺君誤國之罪因言王楸之來只當令在建康毋使敵國小臣容易入都窺見國家虛實又乞令喬行簡奉內祠未幾上以御劄付臺諫以史衛王有定策功自今勿復擴撫以全大體又邊耗急欲復起史嵩之亦以意諭公公繳奏乞收回御札並止嵩之且以去就決之

案宋季三朝政要載淳祐四年史嵩之丁父憂詔起復其同時上疏論嵩之恃

著名者凡有黃濤劉應起徐元杰黃愷伯金九萬孫翼鳳何子舉翁日善趙與寰盧鉞劉真十一人又載實祐四年上欲復用嵩之詔除觀文殿大學士遂致仕與前執政恩數蔡抗奏乞收回恩命三學上書攻之遂依前致仕卒此書稱上欲復起史嵩之與寶祐四年事正合此書載遂乞收回御札與蔡抗乞收回恩命亦相類而三朝政要諸上疏人名氏最詳乃獨不及遂繳奏事據此

此入對又乞守更化初意時楊恢孟書可以正三朝政要之闕

珙亦陰主和議私與敵交且請守江公併劾之謂當以戰為守時已密召襄帥乃遷公戶部侍郎公既出臺而更化之初意遂轉移矣公在臺院踰兩年屢擊鉅姦凡所論奏皆國大務有十疏不置者有自初至終言之者彈劾幾七八十人雖姍舊不之私所以羣陰退伏海內豹隱之賢次第而起有鳳鳴朝陽之風而朝廷光明俊偉庶幾夫元祐之盛至今追想而不可復得者大抵自公發其端也差知遂寧府改制置四

川陛辭猶論和之不可恃戰之必可守且謂臣遠去闕庭猶不敢忘忠愛者君子小人之辨是也諸葛亮出師上表言親君子遠小人此乃討賊興復之第一義惟陛下念之遂行而蜀士之黨鄭損者居中沮止之既知平江府下車首以崇學校寬民力抑豪強為務會兩倅及縣令賦詩勉厲之時詣學親為諸生講說吳中理學始興知寧國治績尤著知建寧宋史本傳及元至順鎮江志並載遂知平江之後歷知慶元府太平府泉州温州寧國府而後知建寧與此書詳略互異以邵武平寇威惠人人者深百姓自衢界以香花迎拜幟旗擁衛以至府城公昔與漫塘劉公俱從黃公直卿遊至是思為師門扶墜緒首詣考亭拜文公祠又款謁建安書院延見諸生闡揚訓詁作孔子燕居堂以明宗指俄除江西帥宋史本

傳遂知建寧之後歷隆興府太平州又復知歸塗次建陽士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與此書詳略互異友爭迎講書道邵武至鹿洞皆為諸生講說請提舉太平興國宮自是不復出矣居鄉猶為士友日講魯論中庸太極圖西銘諸書殆徧邑有社倉本公與漫塘所共創至是又悉所餘買圩田二百畝以為經久之利焉起家除權工部尚書未及造朝而薨年六十有七積官至龍圖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賜諡正肅公凝重堅正純篤仁厚自奉之薄有人所難堪者所歷三部每罷燕設却餽遺歸塗不買一物士之游謁者未嘗有所與故能所至充足而於崇教化修學校則一無所靳所著書有論語說讀大學中庸記孝經說及諸經講義奏議藁葬金壇上元鄉之白水塘子曰文子女嫁漫塘之子汝進

寶祐丁巳郡祠于學教授東陽孫繼學奉安之詞曰端平之  
元化瑟初更公與洪公召入松廳知道將興不俟駕行君子  
小人首疏辨明正色張膽風生帝庭衆正路闢星聚雲蒸羣  
邪迹埽雪現霜零朝綱尊隆海宇霽澄曾未幾時黨軋朋傾  
一解而散鳳不再鳴至今善類慨想典刑爰訪遺像繪以丹  
青植之風聲以詔後生

李健字子建泗人來居金壇擢大觀三年進士第主霍邱簿  
就任差舒州教授任滿差青州教授未上除辟雍正會罷辟  
雍改太學博士除祕書省正字陞校書郎尚書戶部右曹員  
外郎會罷右曹亦值京城之變流離在外建炎中差知宿州  
復值御營司差主進攝守罷奉祠紹興二年差淮西提舉茶

監事未上改知廣德軍任滿差充淮西宣撫司參謀官在任  
除直祕閣知廬州尋準尚書省劄子依舊充參謀官未幾兼  
都督行府轉運判官兼提點屯田公事六年差知宣州七年  
差知和州皆弗果上十年奉祠十三年以言者差監德安府  
在城酒稅十四年再奉祠卒健有能詩聲方未遇時與秦檜  
遇於金陵年少氣盛不能相下以是坐廢

王濬字彥輔金壇人大觀三年登進士第爲江寧府句容縣  
尉時江賊盤據州島劫掠行舟民旅不通郡檄濬及鄰邑尉  
會合諸寨兵收捕而督以郡官濬度賊黨皆亡命非可力勝  
乃別其卒爲二俾羸弱者束葦泛輕舟而前伏於別浦期以  
甲夜舉火向賊比夜舉火賊以爲官軍且至盡銳以出濬以

巨艦載壯勇乘其後兩陣之間金鼓交震賊進退失據倉皇不知所爲悉就擒遲明同列猶有未知者因相率連銜上功而督捕官已以實聞激遂以賞改宣教郎激意不自安欲僅改初品官而推餘賞於同列不報會令闕當路就辟民安其政時茅山道士劉混康筮靖之介中貴以干時好奉詔興元符萬寧宮縣供土木之役稍愆期會則斥辱隨至激以義折之民賴以寬混康死勅葬山南當道築亭設卒守護一日有樵者憇其下守卒繫以告激曰安可以一死道士故妨吾往來之人卽釋樵夫杖守者且械以徇自是其黨褫氣不敢肆積秩滿差通判歙州甫就道而卒弟尙友字必先用累舉恩出官監臨安府稅院吉州龍泉丞龍泉素難治尙友通練邑

民宜之秩滿民相率走詣臺借留部使者察其誠聞諸朝遂留再任秩滿辟贛州興國令不就遂歸老從弟資深游太學升上舍以易學爲時所宗旣免省歸會常潤合兩州開舉場羣從彊令人試亦占首選與激同入對大廷中乙科以羸疾不候臚唱而歸卧病積年政和七年卒族姪維字唐傑擢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終黃陂令族孫康字伯壽有孝行論金壇水利謂沈湖舊有八十一浦口實受荆城延陵丁角薛步四源之水今所存惟二十有七皆淤塞不通蓋訪舊蹟浚而深之下流無壅則水不爲害人以爲當晚以特恩授鄂州咸寧縣尉未上而卒卽今岳陽諸王之族莊必彊字弱翁金壇人擢大觀三年進士第授婺州蘭溪尉

用賞改秩調太平州繁昌縣丞知處州麗水縣坐方臘寇境  
內守備不整罷宣和五年差知明州奉化縣建炎二年差知  
湖州武康縣皆有治聲紹興三年差知紹興府會稽縣未上  
有薦者傳旨召赴行在除太常丞六年除尚書兵部員外郎  
七年七月移度支員外郎上言聞廬壽間有警蓋將臣入覲  
敵人乘間渡淮淮上之師頗有離次而去者必有奸人陰間  
以誘我師愿招諸將悉以實聞毋有所諱上感悟即詔開都  
督府丁外艱十年九月除祠部郎官十一月除右司郎中罷  
歸起知常州與倅貳引嫌俱罷未幾卒

松年祖必彊擢進士第為尚書右司郎官  
終朝散大夫與此書以知常州終互異  
案必彊子芑芑子松年俱葬金壇之路莊亦見莊承直墳銘

案劉漫塘集故衡州  
判官莊承直墳銘稱  
葬縣東五里橫堰

張恣字處文金壇人政和二年擢進士甲科五年再中博學  
宏詞科入朝歷學官紹興初為中書舍人罷未幾卒恣平日  
制行欲平不為苟異靖康間陳公東上書歷詆時政恣非之  
以為君子思不出其位東以言得罪恣為賦挽詞有勇期探  
虎穴狂乃犯龍鱗之句紹興初駕幸京口思東之忠贈恤有  
功而恣顧于此時以順旨黜議者以是知制行之難  
張綱字彥正金壇人幼無兼侍父以家務委之晝躬幹盡夜  
則讀書以舉首貢辟雍升太學試內舍上舍皆第一政和四  
年釋褐授承事郎玉音宣諭張綱三中首選可特除學官蔡  
京與司文柄者不協後累月始除辟雍正明年除國監時蔡  
京用事士無大小皆出其門綱初賜第旅進一見後絕不往

六年除辟雍博士召對首論用人當別邪正不然恐小人得志邀功生事又論奢侈之弊由人主躬行不至皆切時病上改容嘉納除祕書省校書郎明年罷奉祠宣和二年依元豐法并祠祿罷罷三年再除校書郎兼修國朝會要朝廷議遣童貫蔡攸宣撫朔方綱上疏引易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以諫不報案九朝編年宣和四年四月命童貫蔡攸帥師巡邊鄭居中力陳不外郎時王黼秉政綱疾之雖同寮以職事見亦托疾不往一日上取班簿指綱名謂黼曰此人馳譽文場行實相稱可與近上差遣黼尼不行七年改司勳員外郎其冬北敵渝平兵及畿甸率同列晝夜乘城比解嚴乘城者遷秩獨愧不受靖

康元年欽宗登極以親疾丐歸除兩浙路提點刑獄陸辭上宣諭知卿不可權貴操守方嚴比歸甫浹旬卽頒召命大臣傳上意欲以長風憲力辭得請及聞二聖北狩遂移病藁官建炎元年高宗登極駕幸維揚祇召未行再除兩浙提刑紹興二年改江東以戎馬初息民瘼未蘇徧巡所部多所罷行州郡常餽毫髮不受公廨所列什器亦全而歸之召爲左司郎中三年正月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二月除起居舍人五月除中書舍人兵興以來史事久廢詔趣論議而祕書權輕關會稽失建言乞依祖宗故事委大臣兼領遂爲定制四年除給事中申舊制以裁倖恩凡挾有勲勞者皆不得聘入服其公兵荒之餘民窘衣食奪攘以苟日暮事定而仇



怨告訐無已時綱奏乞蔽日蔽囚後有告者勿受報下咸欣  
然若更生會成卒有奉文書至瑞昌縣者怙勢爲令所囚主  
帥訴之令坐罷綱直令寃不報自以不得職丐祠提舉江州  
太平觀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繼丁內外艱執喪盡禮秦檜雅  
知綱賢數從所親問無恙且怪絕弗通問所親馳報綱不荅  
越歲又詢及之所親懼勉之曰縱不求福安可待禍綱曰吾  
少不幸值王蔡用事尚不爲屈今齒髮已衰俯首何爲卒弗  
與通尋上章請老二十五年檜薨上躬覽萬幾圖任舊人不  
閱月落致仕召赴行在除吏部侍郎尋兼給事中二十六年  
正月兼侍讀尋權工侍二月權吏部尚書五月金國賀生辰  
使敬嗣暉入見奉詔館伴嗣暉謂其副曰我自幼聞此公姓

名今尙在耶執禮恭甚彗出東方詔士庶實封言事

案宋本紀彗出

東井時在六月則井星出西方矣與此書所云彗出東方異東方或爲東井之悞又本紀不書求直言此書足補本紀之闕

由是言者猥衆綱言求言不可不廣聽言不可不審蓋恐  
疏遠之人銳於納忠有疆出新意取便一時而悠久有弊上  
嘉歎尋除中大夫參知政事時其子堅已爲國子監簿亟請  
罷任予祠以革近世大臣進任子弟之弊自是宰執子弟皆  
引嫌初秦檜以嚴刑峻法鉗天下更化以後務行寬恤綱以  
頒降重複官吏不能盡行且慮其間或自相戾乃建議令有  
司刪煩撮要得八十餘事鏤版宣示由是德意下達貳政基  
年政事多所建明必歸功同列人物多所論薦必歸恩君上  
以袁丐歸章相繼五上上察其誠乃曰卿先朝老臣出處可

觀今之求去蓋欲全進退之節豈可以朕故妨卿然卿筋力尚壯當爲朕臥理一郡綱懇辭上曰比年執政無善罷者宜勉爲朕行以彰朕體貌大臣之意遂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陸辭之日問異日所以爲治之要甚悉且曰舊德去朝相見無日意悽然不懌既下殿仍宣坐賜茶至浙江亭登舟矣復遣中使賜御札一封通犀帶一條蓋自秦檜當國援同己者爲執政稍逼已則斥遠之故有朝爲執政而暮若旅人者比公之去上恩繾綣而一時縉紳上自宰執下至百執事皆送別江上冠蓋之盛南渡所未有至婺奉行寬大惟恐不及本州歲以綾羅輸內庫逋負重積綱奏除之又增大禮買羅之直民迄今被賜在郡按令受祿婺境工於織羅比歸家人不

識尺寸既數月曰可以休矣遂上印還家築亭曰喜歸一時名士多形賦詠三十一年上幸建康道出京口朝于行在所上慰勞加厚孝宗受禪復召赴闕用辭乃免詔所在州常加存問乃賜羊酒乾道二年以疾薨年八十四有華陽集四十卷書解三十卷六經辨疑五卷確論十卷告猷集三卷聞見錄五卷瀛洲倡和八卷而書解尤爲時所尙業書者必稽焉綱行篤君子事親孝親沒追慕白首不衰祖母在堂再乞以妻恩回授初郊任子以奏叔父既謝事許上其子若孫三人奏羣從從姪有既受命而天者復以郊恩官其弟繼又念曾祖之後惟一人未仕亦以郊恩奏之其意爲已之祿秩皆先世之澤故欲與先世之後共之自起家至貴田不加益曰先

世之業能保守足矣何以多爲居母喪時有穀千餘盡以貸貧民旣焚券曰吾以代世俗緇黃之費若施予足以資冥福亦庶幾矣子堅孫金

堅字仲固郊恩補承務郎再擢紹興甲戌進士第監臨安府新城稅楚州鹽場鎮江權貨務門征權二職闕至不上鹽場甫上卽歸皆以無兼侍不忍去親及湯公鵬舉爲御史中丞薦爲臺簿父綱亦以耆德召父子聯舟東上時以爲榮引嫌改國子監簿會綱晉參大政遂畀祠祿語見綱傳綱解政除太常寺簿數月以親養諭通判建康府闕至復丐祠連丁太報率禮無違服闋除將作監丞改添差通判常州秩滿差提舉福建市舶陸辭之日上厯言舶司之弊且問經畫所先對

曰臣敢不率之以身繩之以法上稱善明日宣諭宰臣爲遴選得人到任一以嚴自律治藥須乳香亦畏不敢市朝廷歲降經總制錢及度牒博買乳香數常不足堅請權貨務自今變賣乳香並留錢十之三專充本錢自是本錢有餘舶商無滯三佛齊番首致生銅求造瓦於泉州歸以飾佛寺朝廷從之堅言是欲並緣以洩銅寶詔以銅還之舶商懾服以勞加直祕閣故事舶司任還不該奏對上聞舶司治績特令內引堅奏疏謂朝廷以度牒買乳香乳香多積無益度牒多出有害乞每歲量度所積以爲買納之數又奏乞免抽解番藥上曰卿在泉南措置舶司極齊整前劄所陳當令大臣與卿商量後劄極是是日御批付丞相葉衡張某劄子甚合朕意乳

香非緊要物且欲住買卿可與詳議明白衛以堅所議入奏  
上大悅進直寶文閣知泉州兼提舉舶司已差下提舶蘇峴  
候堅滿日赴上堅謂郡與舶司體實相制兼官未便辭極力  
峴始得上而於陛辭之日戒以每事必與張某商量堅聞之  
益感激自厲到任蠲宿負翦逋寇扶弱抑強為早禱至徒行  
十有五里應期澍雨初紹興間閩部行經界法獨汀漳泉以  
寇阻自是因循堅奏行之民以為便而寓公多不悅從中沮  
止堅亦以目眚丐祠除江南路轉運判官案容齋三筆云余  
于江西見轉運  
判官張監衣緋張嘗知泉州紫袍矣是書載堅除江南路轉  
運判官在知泉州之後正與容齋三筆合江西蓋屬江南路  
時方救荒擇所部廉明吏為局官講明於上傳局官各擇所  
知奉行于下故所行無非實政又以為議所以予之不若實

所以取之蠲所部租以石計四十三萬二千錢帛稱之民持  
布帛竹木果實入市並除其稅居一歲興元擇牧難其人遂  
昇帥節在興元教閱義士勸課農桑惟日孜孜郡境高昂多  
苦旱乾有水出褒谷從高注下漢曹相國作三大堰資以溉  
田利周四縣夏六月三堰俱壞丁夫不可驟集而義士不可  
擅興堅曰擇禍莫若輕與民以廢堰而饑寧帥以擅興而罪  
卽出伍符起義士身自督役不旬日三堰俱復民甚德之而  
堅以勤瘁得疾八月除戶部郎中四川總領視事甫旬日卒  
釜字君量早孤以網廕入官綱秉政與父堅同時引嫌請祠  
綱罷政告老仍丐祠歸養不調者十餘年好學工文屢中鎖  
廳試主管江東安撫司機宜文字通判饒州淳熙五年擢進

士第知廣安軍不赴知興國軍池州除湖南提舉廣西通判加直祕閣知廣州初在江東佐知府劉公珙行荒政有勞秩滿進便宜十事孝宗嘉之興早繕廢陂築水堰三十八所自是磽瘠皆爲膏腴承平時黃河築埽市士卒之衣於興國南渡不蠲反易衣爲錢責以歲輸民以爲病金請於朝欲除去未能則捐公帑之贏以代下戶之輸至池州首蠲諸邑負租錢十二萬緡米數千斛又罷無名之額八萬餘緡既田里樂生則又減權征以惠來者新武備以戒不虞收屋僦魚租以養士節燕游餽問以資士之薦送者湖南檢覈常平創建社倉卹水災脩水利惠民有局安養有方杜差役之紛爭許絕戶之立繼衣食皆足惠利無窮而又以其餘閒訪問名德之

後如劉公安世之孫胡公安之子皆薦進之以厲風俗廣西二十五郡山嶺重複道無居人驛鋪相望動以一舍行者無所憇息人或暍死每一驛增其一建屋鑿井植以佳木具器用置傳卒募民耕旁近田以食其利仕於嶺表貧不能歸者創出嶺錢以資遣之鹽法屢變農末交病初許客販而富商壞於變法稅戶困於抑配及改爲官販則患額太重乃計諸郡歲鬻實奏以爲額而蠲其送使等錢十餘萬緡至今稱便復興安靈渠馬援李徽故蹟漕運灌溉兩得其利廣東沒入吏貲以糴米得五萬斛時浙右饑有旨富民入粟補官因勸諭富民又得四萬斛悉航海達行在所都城糴價爲之立減罷苗米餘耗凡下戶皆得合零就整命關市無得並緣收米

麥薪炭之征籍廢寺產業歲得錢三千緡米千五百斛以給士大夫之以喪歸者其不愿歸者立廣恩館以居之士之試禮部給道里費視池陽加倍遂爲定式比去猶蠲屬縣負租二萬九千餘石以他錢補之召還除度支郎中淮西總領過闕入對留爲尙左郎中遷右司擢殿中侍御史諫議大夫兼侍講遷兵部尙書徙禮吏部兼侍讀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以疾奉祠歸薨

京口耆舊傳卷七終

京口耆舊傳卷八

湯鵬舉 孫邦彥

譚知柔

劉公彥

褚籍

袁孚

湯鵬舉字致遠金壇人九歲從鄉先生杭夷甫受易有問于夷甫者曰貞者事之幹何謂也夷甫命諸生以意對鵬舉曰事不正不立如木無幹不生夷甫大奇之未冠入學遂貢京師試上舍第一擢政和戊戌進士第調建平分寧簿轉常之晉陵丞改秩知太平州當塗縣屬郡兵倂擾官吏遇害賊相

戒獨不入鵬舉之門安撫使李光聞其事一見如舊盡付以  
安集之責曰知縣在此吾無憂矣師饑以來富者餘貲而貧  
算不除和買絹額視他邑倍蓰鵬舉析物力之出於貲與產  
者為二欲諗於朝獨以產計會梁汝嘉為戶部侍郎故嘗同  
僚毗陵知其賢將薦之鵬舉請以此易薦汝嘉為之奏陳減  
和買十之六追呼期集揭片紙于門無敢後者聽訟敏決一  
見姓名狀貌輒記不忘咸以為神明御史劉大中問俗江東  
父老空縣自言邑有賢令大中上其政詔增一秩任滿召對  
論帝學中庸至誠之道上意嘉納差通判紹興府不旬日改  
知廣德軍先是敵將入境徙郡帑以避敵去而守藏吏乾沒  
給曰盡為敵有前政置不問郡計弗支自劾去鵬舉至而疑

之未及逮問有告者盡得所失亡時諸將擁兵所過騷動有  
道廣德者鵬舉遣人諭之曰是不卻敵報天子何擾吾百姓  
為坐忤主將罰然自是兵帥亦知畏戢改知饒州政成難其  
代增秩因任以直祕閣知江州時朝廷囚大將岳飛於獄其  
下反側不自安有逆謀案宋史岳飛及張浚秦檜諸傳于飛  
事金陀粹編與宋史同王明清揮塵錄載王浚誣首張憲反  
狀云憲使俊往說飛麾下姚瀾王綱張應李璋諸人而亦不  
言諸人與憲合謀則即當時所誣為謀逆者飛部下亦止張  
憲一人耳且在飛初解兵柄之時至于飛既下獄未聞有他  
將謀逆也此書云囚飛于鵬舉知其將董先忠義直入軍見  
獄其下有逆謀與史互異  
先使搜軍中得首謀者戮之餘悉安堵董先亦率其下拜且  
泣曰生我者父母全我者公也除淮東轉運判官敵初通好  
送迎使者護致金繒禮文程式皆所創定移知常州陸本路

轉運副使問民疾苦罷行恐後自潤至杭往來苦征稅之頻  
鵬舉奏非州縣而征商者皆罷鎮江諸邑秋稅布豆折估歲  
增命定其直澄汰所部吏無所顧望曰吏不奉公民之蛇虎  
也存而庇之爲害滋大而或者猥欲以是爲陰德過矣妻蔡  
氏卒從班或因對及之上曰廉士也贈銀絹三百以葬蓋前  
所未有擢知臨安府曰害政者吏壞法者貴近也首治吏而  
抑貴近奸民屏迹遷司農卿使北庭聞敵主遇弒中道而歸  
時天下事皆先白秦丞相檜然後上聞鵬舉歸抵盱眙獨以  
奏上檜怒出知婺州加直顯謨閣閏十月進直龍圖閣知潭  
州兼湖南安撫時全州武岡間洞丁侵掠省地師甫壓境吏  
抱具案以前鵬舉問此何文書何不俟入州而後呈耶吏魁

以溪洞事急對鵬舉曰吾不能細讀汝讀其切要者吏乃取  
二郡失利及前帥申不可深人之狀讀之鵬舉曰止吾當思  
之行未十里二郡申賊大入官吏駭愕鵬舉不顧旣入州上  
事如常儀有間乃索文案一過目卽械吏魁付獄根究與溪  
洞交通謀亂仍差官籍其家盡得其往還書問及金帛等又  
逮所與交通人於衡州卜肆得吏親筆曰今使非昔比多以  
錢帛來囑內外仍出重兵乃可以成事卽置吏於法而飭二  
郡合兵討蕩洞主楊再興聞之亟歛兵歸悉還所侵地叩頭  
請罪一日部使者請問曰某輩在此久不知吏魁之奸公甫  
至何自知之鵬舉曰吾以情察之方吾之始至也則張賊勢  
以懼我及吾視案籍而色動凡官兵破賊之狀則隱而不言



吾以是知之皆歎服以爲不可及郡帑有玉帶其直巨萬秦  
瘡欲得之鵬舉其實直以白瘡怒改知紹興諷言者論罷奉  
祠歲餘起帥廣上親擢知平江檜語曹詠曰平江擇守非我  
意也及論罷更化初以殿中侍御史召八對首論君子小人  
不可不辨上曰朕今以臺綱付卿卿其盡力復灑宸翰有親  
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之語刻石臺中尋遷侍御史拜御史  
中丞一時儉黨排擊殆盡朝廷爲之肅清熙豐以來以常平  
錢穀專隸戶部右曹立法嚴備宣政間移用略盡邦本以搖  
至是司農寺丞王炎請以州郡見管常平錢糴米赴行在而  
戶部郎官鍾世明亦請下諸路歲解陳米十五萬石鵬舉言  
其不可詔黜二人言仍鑄其秩良法賴以不墜自餘奏疏雖

多大要欲威福之權歸于上告訐之俗易于下明薦舉以取  
實材任使以責功效戒朋黨以肅班列舉閒廢以振滯淹  
給閒田以養退卒省浮費以寬疲民咸中時病兼侍讀造膝  
從容密以建儲爲請上曰朕豈敢忘耶且已有定論普安郡  
王天姿不凡氣象尤異但太母言及皇嗣事則爲之不樂卿  
其少待鵬舉曰聖心已定宗社之福也時外廷實未有知者  
知紹興庚辰貢舉一洗徇私之弊所拔多滯淹時號得人除  
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案此書載舉參知政事進知樞密院  
事在紹興庚辰知貢舉之後考宋宰  
輔表鵬舉以紹興二十七年丁丑二月戊午自御史中丞除  
參知政事八月進知樞密院事卽于是年十一月癸未以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其除與罷均在丁丑下距庚  
辰凡三載此書乃書在庚辰之後與宰輔表互異

有罪上顧宰臣曰自湯某人政府臺中事頗不理鵬舉以一

時臺臣皆已所薦欲上章自劾未及發臺臣有知之者反與  
新進者比而攻鵬舉以資政殿學士奉祠逆亮寇江江面以  
采石爲重起知太平州時王權已敗李顯忠未至亮營楊林  
江表震動鵬舉被旨卽行激厲將士人人思奮會虞允文亦  
至遂成采石之捷事平復請老以歸乾道初薨年七十有八  
謚敏肅鵬舉姿稟剛勁風采峻整故其中外踐揚咸有威望  
其知貢舉場屋嚴整皆不能及云孫邦彥俊彥

邦彥鵬舉孫字朝美以祖蔭入官主崑山簿未上中乾道壬  
辰博學宏詞科丞相虞允文一見如舊除樞密院編修官允  
文宣撫四川辟充大使司幹辦公事明年允文薨方允文之  
入蜀以恢復自任所攜賞功之告自節察防團以下無慮數

百金帛稱是比其薨也守護慎密以達于朝邦彥實主之時  
孝宗銳意遠略邦彥自負功名論議英發上心傾向之除祕  
書丞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擢左司諫兼侍讀論事風生權  
幸側目上手書以賜稱其以身許國志若金石協濟大計始  
終不移及其他聖意所疑輒以諏問御筆具藏于家使金還  
坐貶淳熙末復故官歸鄉里其才益老朝廷將收用之未幾  
卒邦彥性開爽善論樂施與少時頗有積穀盡散以拯鄉黨  
之饑平時周人之急惟力是視南歸坐貧自譬乾義井云  
譚知柔字勝仲金壇人擢政和八年進士第案元至順鎮江  
年進士第與此書授宣州太平丞攝令久有能聲秩滿調泰  
政和八年互異州興化令巫以術惑民知柔發其妖妄屏絕之人服其明知

江州德安縣衡州茶陵縣德安賑饑有方民德之茶陵秩滿  
將去矣值盜劉賓王起黃岡據險守要官軍不能下有薦知  
柔善可貸者奉旨往說仍以兵從知柔曰事不辭難事君之  
義也聞命即行既至度賊愚無知且其勢方張未可以空言  
說乃與裨校密謀乘機掩襲寇遂就擒以功改秩會邵州境  
內武谿洞賊常出沒為害當路奏辟通判邵州軍州事賊聞  
其來相告曰譚茶陵來矣即散去有旨召赴闕除宗正丞兼  
權禮部郎官尋除刑部郎官大理少卿最後除左司郎中未  
下改授秘書少監案中興館閣錄知柔以紹興八年四月除  
秘書丞八月遷刑部員外郎據此書則知  
柔未嘗為秘書丞特為秘書少監與館閣錄互異又考  
元至順鎮江志亦云譚知柔終秘書少監與此書合以疾卒  
葬縣西強塘之原生平喜為詩尤長於絕句如晚醉攜筇過

竹村數家殘雪擁籬根風前有恨梅千點沙上無人月一痕  
低昂綠樹春驕我偃蹇青山氣壓人遠山故作低眉恨好鳥  
能為緩頰聲多為人稱誦號華陽居士集

劉公彥字彥輔密人家金壇少讀書宣和六年客海州通判  
解世京家明年山東盜賈進擁眾逼淮朝廷遣使招安率不  
生還最後命世京行世京難之公彥請代因直抵賊營諭以  
逆順賊喜聽命會辛昌宗提兵討之軍敗身沒賊曰是賣我  
將殺之公彥曰嗟乎吾得從酈生游地下死不恨賊後知不  
相為謀復善遇之且願奉約因降首領五十八人盜眾數千  
捨兵而農者十萬餘人郡首錢伯言與提舉常平潘良貴上  
其功勅授嘉州文學案宋本紀載錢伯言上平賊功建炎  
不及潘良貴可以此條補其闕

二年魏鈺知海州所部懷仁縣鄰敵境數入寇掠鈺檄公彦  
權縣事公彦知弓兵周珍者與敵通斬以徇敵不敢近賊張  
遇劉尚書犯海州公彦率勇士七百餘人破之城下招討使  
韓世忠回自淮陽其後軍李彦先叛掠船百艘引衆數千據  
東海鈺復倚公彦討之公彦搏戰重傷爲賊所得環之以刃  
曰汝能使海州降卽釋汝不然令汝肉骨異處公彦陽許之  
執至城下大呼以告城中曰努力城守賊兵無糧勢不能久  
賊挺刃交下公彦曰吾本討賊乃爲賊獲今死晚矣豈復顧  
惜賊服其忠勇遽自斂刃刼之以過東海遣人還扣城以公  
彦意取其孥太守以下泣送之妻王氏盡散其家所有曰毋  
以資賊獨攜二子及孤姪行賊幽之古寺飯以麥麩公彦語

王氏曰我死汝不可辱於賊寺有井極深是汝死所也王氏  
曰諾每賊召公彦王氏輒率子姪坐井旁以俟變賊以公彦  
威信在人更欲托之軍事公彦以死辭一日偕衣冠十餘輩  
載酒訪之欲申前請且以刃脅之指堦下小松曰是不可用  
當斬去公彦不爲動因請賦松詩蓋欲以觀其意公彦應聲  
曰誰植蒼官近短堦青青不肯雜蒿萊他時若有風雷便拔  
向南山穩處栽賊知不可強而止會敵據海州時抄掠東  
海賊死戰以拒公彦因說彦先曰公等本朝廷軍馬僅一攻  
海州他無大過今數與敵戰勝不爲功敗則身死而又軍無  
見糧雖勝弗支計無拙於此者今楚圍方急爲公等計莫若  
出舟師解楚之圍朝廷捨過錄功富貴未可量彦先感悟委

軍聽命至楚一戰敗敵鎮撫使趙立便宜改公彦宣教郎奏  
辟彦先淮陽軍鎮撫使就差公彦鎮撫司參謀官還守東海  
敵遣戰艦數百精銳萬人趨東海公彦逆知之出奇兵與戰  
擒其將徐聚等十餘人盡得其舟自是數與敵戰未嘗敗北  
通商惠工用度寢饒民樂其生四年敵復圍楚州公彦與彦  
先率舟師破之孫村浦彦先乘勝欲以舟師赴楚公彦謂水  
淺不可入不如淮口彦先不從舟膠敗績彦先死之公彦收  
餘軍轉戰七十餘里得歸東海未幾詔赴行在所遂以舟千  
餘兵數千趨朝今采石水軍是也紹興改元被旨屯秀州青  
龍鎮以防海道賊孫誠聚眾劫掠郡守鄧根檄公彦討之誠  
請降收其眾屬麾下除江東安撫大使司幹辦公事督李進

彦水軍捕江寇冒暑泝流運漕不繼公彦料孫誠軍必叛密  
爲之備不數日果叛手斬誠殲餘眾於白茅浦江行遇賊郭  
大刀餘黨李遇等三十五人眾數百盡擒之曰此敗羣羊留  
之無補軍實縱之必爲民害盡斬於小焦賊邵青謀擾建康  
帥呂頤浩分遣耿進李進彦水軍討之而以公彦提舉公彦  
以戰艦橫江賊不敢進乃降浙西帥劉光世案宋本紀紹興元年五月辛亥  
水軍統制邵青叛圍太平州主戍劉光世招降邵青六月癸未邵青率舟師至鎮江甲戌復叛已丑邵青犯江陰軍之福  
山遣海州鎮撫使李進彦中軍統制耿進率舟師會劉光世討之據此則遣耿進李進彦討青在青叛後凡十六日此書  
序耿進李進彦討青乃在青叛之前與本紀互異公彦曰賊在江東而降浙西此欲  
詭計以入海爾疏利害於光世不聽案本紀及劉光世傳邵青據通州光世招降之  
今據此書不稱光世招降但書青邵青至鎮江果順流而下  
降與本紀及光世傳詳略互異

追捕不獲光世愧悔乃請於朝借公彥提舉水軍措置捕賊  
公彥沿檄已過池州頤浩被旨津發浙西公彥以前言不用  
難其行頤浩貽公彥書曰公在軍中累年輸忠竭力衆所共  
知今朝廷以水賊邵青侵擾浙西正賴左右特出奇計克清  
大憝軍中豈可無劇孟也公彥不得已領軍赴鎮江順流七  
百餘里一日而至光世得之大喜邵青望風請降案宋本紀紹興元年  
十月己巳王德招邵青降不書公彥與此書異冬十月葉夢得帥江東趣公彥歸宋本紀九月丙申葉夢得爲江南東路安撫大使此書稱十月與宋史異光世不從辟公彥浙西  
宣撫使司幹辦公事仍舊提舉水軍奉勅授添差通判鎮江  
軍府事時倉廩空虛軍無糧交相攘奪光世不能禁從容問  
計公彥曰兵以食爲本無食則死人豈束手就死其叛亡固

宜因進足食足兵之計光世卽檄公彥權府事調度給之軍  
民安安二年呂頤浩都督軍馬至鎮江前軍道亡遣將王清  
追捕公彥上書曰使人捕盜不若使人不爲盜養兵之食旣  
足爲盜之心自銷頤浩事無巨細必咨而後行制置使仇愈  
上殿奏公彥之功乞加召用一月之間詔凡三下光世武人  
直奏云鎮江大軍屯駐若去通判劉公彥如失劉光世左右  
手乃止秋八月除知真州以宣司委公彥措置收捕海賊餘  
黨未赴十二月某日以捕賊沂風江行失舟而沒年五十七  
公彥自宣和七年以招安賈進功補官以說李彥先功轉至  
承議郎自後間關兵中六七年屢有戰功未嘗受賞嘗作古  
鏡詩曰平生胆氣忠於國顧爾何曾照瞻明蓋亦有諷其爲

人剛正有大節料事明審臨機勇決期以忠義取功名故陷賊者再而不屈妻王氏同陷賊營亦以死自誓先公彥沒於江上子三人長曰簡易從公彥出入軍中劉光世欲以勸士奏迪功郎公彥曰兒方童稚何功效之有奏不上次光世名之曰堯叟上一字與光世諸子同示親之也許奏以官以父功未錄不敢受第三子襁褓育於族人劉刺史家公彥輕產重義死之日家無餘財軍民爭致賻乃克斂以光世命就金山寺地下葬遷王氏附嗚呼忠義如公彥功多如功彥生不得一日離行陣死不得一官庇子孫可痛也矣可痛也矣

稽籍字彥文金壇人祖庭堅字季長登元祐六年進士第爲太平州繁昌丞棄官不仕時人高其隱操籍紹興五年擢進

士第爲池州青陽尉秀州崇德令改知青陽縣事歲滿召赴行在除御史臺檢法官擢監察御史明年除工部郎中言者指爲前樞密湯公鵬舉之黨罷奉祠歸老於家青陽賦稅特重隣邑貴池上田一畝八升青陽一斗九升中田六升下田四升青陽一斗七合幾於三倍蓋自南唐李氏以是邑爲宋齊邱食邑齊邱厚歛以自私江南平上版籍于有司以爲經賦歷二百年無能有所更定籍自爲尉知其事及爲縣請爲當路言之當路上其事詔以十分爲率蠲二分半至乾道間或申前說遂再蠲之發端實自籍始青陽人至今德之

袁孚字仲誠金壇人劉公子羽知鎮江館之門下所從遊者卽忠肅公洪也紹興十五年省試第二名實詞賦首選授宣

城尉改揚州教授以憂歸服闋教授常州改秩待次諸王宮  
教授初令教常州時知州梁仲敏適以憂去官吏率解體孚  
曰事上有常禮不應以去留二其心且緩急人所有寧能忽  
然若路人乎獨奔走不懈爲之經紀後事纖悉曲盡追送越  
境而後反仲敏德之宮教未上會仲敏由諫議大夫去國陛  
辭上問可爲臺諫者仲敏以孚對卽日召見除監察御史孝  
宗卽位除右正言時德壽宮建小人附會用事者規利百端  
而高宗不之知孝宗不敢問小臣甄其姓者獻宅爲酒肆大  
闢梁康成者實主之涓日張設事極猥瑣臺諫聚議以爲不  
抑其初後有甚焉者非所以光孝治欲遂白發畏禍輒止孚  
曰臺諫天子耳目事當論是非安可顧利害明日上殿奏疏

大意以爲陛下以天下養何至使羣小猥瑣如此上怒麾去  
不視孚手其疏不退上亦徐察其忠好謂之曰卿豈不知父  
子之間人所難言乎曰臣但知父有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  
因委疏殿上而去明日出知溫州事聞梁康成等大懼凡所  
張設一切徹去未幾過宮高宗從容問言者姓名孝宗具以  
實對且曰所言謬妄已罷言職補外矣高宗惜之曰業已補  
外何不優與職名是日命下除直祕閣制云古者三諫不從  
則去去之以義非以爲高也爾拾遺諫省言罔攸伏何恙靡  
已而求去之果麟符之寵延閣之華茲云眷懷旌爾諒直爾  
其勿替於義尙勉告猷尋遷江東提刑廷議以刑侍召而孚  
死矣議者謂兩朝授受之懿所以焜耀史冊終始無間言者



孚有助焉

京口耆舊傳卷九

顧奎

張纘

侯晏

崔耕

李拱

趙善澤

劉蒙慶

子宰

顧奎字應文丹徒人幼徙金壇好學篤行後進師尊之其爲人心地坦夷不立城府而著太一兵機一書凡二十篇以天道參人事極其機變自幼淳澹不蓄妻子行年六十猶有嬰

兒之色而所著歌詞清新綺麗散入管絃遇人無少長貌必  
恭氣必和而達官貴人一語不合輒拂袖去紹興中故人有  
位樞近者念其貧會戚方統軍京口以奎托之戚甫至卽遣  
人迎致辭不往戚不得已自往謁之謝不見戚慮孤樞近之  
托則饋以尊酒緡錢各百曰以代贄幣奎對使者曰歸語而  
主吾家金壇以汝比賊故里之老幼肝腦塗地吾書生恨不  
食汝肉安能受遣乎使者懼不敢聽亟負酒幣歸三舉禮部  
一入太學俱不第乾道中以特恩對大廷授迪功郎縣尉未  
上淳祐初年卒

張纘字彥智丹徒人後徙金壇其先自灑陽來居祖子方由  
進士第歷知臨穎寇氏丹稜開封四縣光化軍州建昌軍以  
太常少卿奉祠卒葬丹徒長樂鄉王安禮爲作墓誌纘少嘗  
與詩僧仲殊唱酬蘇軾見而稱之以祖蔭入仕爲平江府長  
宿州臨渙尉亳州永城丞建康軍節度推官改秩知廣德軍  
建平縣江寧府溧陽縣二邑之人皆德之以親老不樂遠宦  
乞監延陵鎮所居金壇距延陵無兩舍遠奉板輿往來從容  
祿養在苒五年益不知其地之僻位之卑時之久也代還擢  
軍器監簿再歲爲丞恬靖自守誓不登權貴之門故連歲不  
遷以親疾告假不候報而歸有旨放罪旋丁內艱服除通判  
和州倅和之明年當北敵犯闕盜賊四起實攝州事時承平  
日久守備闕然纘聞故將王逸坐廢僑寄郡境卽以禮致與  
議城守賊至輒敗時京東西諸郡俱爲盜區獨歷陽孤城堅

守聞者駭歎郡發勤王之師縝以主憂臣辱義不徒全欲提  
兵入覲百姓遮道不得前京城失守諸道潰兵入境動以萬  
計縝勉以忠義資以餼糧濟以舟楫皆投戈南渡復爲善良  
及受代郡人詣闕丐留而縝以疾得奉祠去去未兩月而城  
陷後賊帥張遇受招赴闕時宰問識張和州否遇對使此公  
在某等安敢輕犯其境耶朝廷熟其治行差知和州力以疾  
辭會錢塘軍變事定而守倅須才以縝通判杭州縝不敢辭  
至未兩月再差知和州兼淮西兵馬都監有旨不許辭避既  
渡采石和之士民驚喜感泣扶老攜幼闔境出迎既下車令  
不煩而民畏兵不試而盜息以疾三上祠請最後有旨以和  
州正賴守禦不許丐閒明年翠華南幸敵騎扣江瓜洲路絕

維揚屯兵輻輳群下衆號數萬動輒乖忤人情惴恐潰將王  
德者亦擁衆扣城縝察其可用單騎出見與論王室之艱危  
握手號慟德遂感奮願効死軍費不給移用貢緡數萬僚吏  
更諫縝以身任罪衆莫得云時敵寨近在六合烏江之間而  
賊黨張立張彥輩衆各數萬直抵城下縝與王德晝夜攻殲  
賊黨敵亦望風退卻明年春發王德全軍赴闕除縝直祕閣  
淮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縝去未幾和復爲鄜瓊所破夏四  
月召赴行在陞直徽猷閣知壽春府兼管內安撫使以疾未  
行秋七月改知揚州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時駐蹕金陵侍  
揚爲屏翰朝議難其人乃命朝臣公舉宸翰親點其名比入  
對存撫甚寵且以奏疏切於事宜揭之通衢縝既受命遄驅

赴鎮不復過家秋八月至郡承兵火之餘戶不滿百續招徠  
有道流民屬至商旅阜通冬十一月敵帥烏珠陷建康長驅  
入浙所至郡邑一時奔潰明年春尼瑪哈復遣託雲貝勒等  
自楚進圍揚州以為聲援朝廷知續力不能支詔許退保鎮  
江而續誓以死守火及北門亦屹然不動敵不能克遂至真  
州時趙立守楚薛慶守高郵所部皆握兵武臣難於控御續  
傾誠待之問遣不絕間以捍敵之功來告即為保奏旋被上  
賞以此維揚有警諸郡樂為之助夏四月烏珠回至鎮江為  
韓世忠所困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三月丁巳金人至鎮江府  
韓世忠屯焦山寺邀擊之又考金本紀天會八年  
年三月宗弼及韓世忠戰于鎮江不利則是烏珠已於是年  
三月回至鎮江為韓世忠所困矣與此書所云夏四月回至  
鎮江為世宗所困互異又考宋本紀四月甲申韓世忠駐軍  
揚子江要金人歸路屢敗之烏珠走建康丙申世忠及烏珠

再戰江中世忠敗績蓋世忠於四月再敗烏珠乃更為烏珠  
所敗耳金本紀於四月但書世忠敗績不書烏珠之敗蓋諱  
其實明尹洙宋元史質並沿金史而誤此書稱四月烏珠將  
珠為世忠所困以考金史及宋元史質又為覈實矣諸將  
莫有應者惟續自揚遣師控扼要處使世忠專意江面雖烏  
珠以計遁而世忠所俘獲亦不可勝計迨回蹕會稽方知維  
揚尚守上意嘉歎進直寶文閣郭仲威自陷平江引兵而北  
所過殘虐既渡瓜洲續即單騎出見輸以腹心仲威感其義  
駐兵城下秋毫不犯七月召還朝行次毗陵維揚即陷趙立  
薛慶死之案宋本紀建炎四年七月庚辰薛慶及金人戰于  
揚州城下死之九月丙辰金人攻楚州趙立死之  
據此則立之死也別由楚州之陷亦不在七月書稱續以國  
維揚陷立慶死之并二州之陷為一事與宋史互異續以國  
勢之危積憂致疾歸臥兩年遂丐休致紹興改元疾有間除  
知建康府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仍命入對既至宰相前期

大白上曰是向知揚州人物修偉者耶會昭慈升遐詔趣之  
官纘感上知益思捐軀報效始至當敵人及寇盜蹂躪之後  
并邑蕭條財賦窘匱纘至未幾卽葺城隍治宮室廣儲聚以  
俟時巡時劉綱王冠提軍駐外邑互相吞噬境內騷然纘至  
卽還劉綱於舊鎮而納王冠於城中由是二人之爭得息纘  
自攝守和州時得疾後雖旋愈而頻年屢作至是復上章丐  
祠亦會朝廷議置大帥于金陵十二月除提舉江州太平觀  
明年九月卒葬縣西方山之原年六十三纘度量豁達意氣  
誠篤飲酒至斗不亂與弟紱友愛甫得任子恩旣以及之有  
司不可至於懷牒泣訴持表扣闥得旨特依所乞纘旣沒妻  
子猶奉治命以遺恩官紱之子早歲連蹇不偶未嘗有滯淹

之歎晚節受任於危難之中奮不顧身三典會府子弟皆在  
機幕朝廷許上守禦功差次行賞而終不挂諸子名其間平  
居不問生計雖衣衾亦無餘前年陛對乃治裘袍歸而封緘  
曰留以送終竟以是斂其操尙如此

侯晏字齊彥金壇人家世京兆萬年父恪建炎中游宦南來  
紹興十四年始奠居晏爲人矜莊言動不苟字畫勁正喜爲  
詩尤長於古樂府以風流文雅受知當世王侯之家爭館致  
之父任入官注獄祠監鎮江大軍倉門淮東茶鹽幹辦公事  
行在文思院未上卒文集藏於家

崔耕字萃文丹徒人後徙金壇早游上庠文名籍甚升上舍

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

案元至順鎮江志耕登紹興三十一年進士三十一非科期此書得之

再為郡教授改秩知江州德化縣淳熙八年卒於官無子耕  
委稟淳厚多讀書知古今故雖場屋之文皆有本源授徒金  
壇寓舍從之游者多決科云

李拱字應辰金壇人其先唐宗室家傳唐誥數十散在族間  
褚遂良李林甫姚崇宋璟諸人書名誥尾字皆掌大墨色如  
新紹興十二年其族父巨源字元通由舉首擢進士第文名  
盛於一時拱擢乾道五年進士乙科為平江府常熟簿再調  
鄂州咸寧令未上丁內艱服除調臨安府臨安丞淳熙十一  
年再中博學宏詞科後二年卒于臨安案元至順鎮江志拱  
登進士第淳熙十一年  
年再中博學宏詞科歷常熟簿鄂州咸寧令臨安丞卒于官  
據此書則調臨安府丞之後始中博學宏詞科後三年仍卒  
于臨安較至順拱博學強記其詞科試文該洽富贍後來所  
鎮江志為加晰

不及臨安秩滿且召試矣未及而卒

趙善澤字守道寓居金壇登乾道己丑進士第任平江司戶  
湖州錄事參軍自少莊重端慤不妄言笑未第時貧不自聊  
鬻妻裝具得錢百緡出貸市人計息以自給榜貼甫及門即  
盡蠲之忍貧以待祿執親喪所居聖室足不履閭闔妻疾立  
戶外使人問狀而已燕居獨處儼然持敬如對賓客朋友雖  
亟見揖必恭雖小夫孺子皆接以誠意左右圖史司馬程張  
氏之書不去手以劉向列女傳等日使妹與其妻諷誦宗室  
子孫官有虞餼戒無得預族人自禁以倖利者輒戒門人  
絕鄉之先生長者皆願與之交於朋友忠告不倦後生有過  
失輒自愧恨曰得無為趙君所知耶案劉漫塘集吉州王使  
君夫人蔡氏行狀云使

君有畏友曰趙君善澤嘗爲湖州錄事參軍清介直諒夫人常以過從之疏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款密夫人喜見顏色曰庶矣其內夫子於善而警其失也可與此條相證在官廉公不私莫能奪其守而疾惡良甚部使者郡守見必竦然起敬平江府添差司戶柴某貪濁善澤疾之反以見讒罪去爲錄事三歲晝夜獄庭未嘗歸私室非休不謁竟以是得疾卒士論惜之

劉蒙慶字茂先六世祖守節值五季亂自滄徙潤居丹陽葬縣郭草堰之東邑人張溥誌其墓生日新日新生昱昱生瞻字去華試將作監主簿娶刁氏學士約堂弟縞之女垂死作偈語極超詣刻石于家南郭先生陳輔誌其墓監簿生蘋字伯明入府學陞內舍娶邵氏樞密亢之姪自內舍以上皆葬丹陽曰老村扶神丁義楊西內舍生杞字成德卽居士之父

始遷金壇葬方山之原初居士與兄嗣慶字維先齊名友愛尤篤皆以文行爲鄉先生兄且死語居士曰吾家世葬丹陽而吾父金壇吾與汝俱葬丹陽則子孫與吾父母之塋必疏俱葬金壇則先世之松楸又可知矣吾與汝分焉未幾兄卒耐於先祖改居士葬方山之麓距先塋五里居士之沒奉直大夫知吉州王公萬樞狀其行今不敢述恐累於私不足以光潛德云子宰

宰字平國其先滄州景城人國初徙丹陽其後徙金壇高祖贍安定胡先生高弟主將作監簿曾祖蘋內舍生杞鄉貢士父蒙慶號雲茅居士用累舉恩對策集英以公贈朝奉郎公天姿剛大正直明敏仁恕其納善改過之美興利除害之志

與夫取舍之分明去就之明審已見於少而爲士之日嘗大書於壁曰困窮卽是亨通日肯爲毫釐枉尺寧益其趣操已早定矣兩貢於鄉俱第一其就南宮也親舊餽贖郡邑資送誓不以一孔自汙登紹熙庚戌第調建康之江寧尉始至置三帙一曰受委以籍符移之至自臺府者一曰受詞以籍牒訴之關於職守者一曰追會以籍帖引之下於鄉都者日治事已卽手自勾校吏不能欺而事無不理江寧巫風盛行公下令保伍互相糾察往往改業爲農甲寅之旱帥守命救荒多所全活屢獲巨盜當上其功率拒不受賞雖一命爲尉毅然以百里風教自守帥守張公杓舉公之詞曰學爲有用事不詭隨初公與同志者嘆世道之薄相約終任不求舉獨公

與上元尉朱晞顏終始不渝張公旣舉公因語之曰總漕以不屑干已爲疑須君及門皆具劄上幸一往焉公謝曰某三年不求舉終乃求之豈不內媿其心外媿其友邪況以尙書有言而許猶須某及門而發亦非特達之知矣竟不往調真州法曹掾臺郡倉庫皆法曹所領公出納明允雖太守不得專守有貪墨者屢延公以後堂之飲若將有所欲言酒二三行公輒辭去守將代去又爲具甚盛且以家奴執事甫一酌薦書出袖間公力辭色厲言溫守竟不能私會漕司以朝旨下州責有出身任人狀稱不係僞學不讀周程氏書方許充考試公曰平生所學謂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也遂獨不與差是時學禁嚴切上下迎承公知時不可仕而爲養不可已



賦詩云錦城不似還家樂獨立津頭欲問船丁雲茅憂服除  
入京默觀時勢不樂仕領嶽祠以歸所至未嘗覓舉非其人  
雖強委不屑受嘉定更化以堂審召命且再下不至時相亦  
屢諷執政從官貽書挽公公峻辭以絕黃公度制置江淮屢  
書挽之入幕公曰君召不往矧可為帥府屈辛巳之夏俄取  
考功厯題百餘言以述其志

案劉漫塘集有先祖十九府君墓誌其末云官應江寧尉真州

司法泰典令開禧間入浙東幕病免此書於真州司東冠裳

法之後不書泰典令及官浙東幕當以墓誌補其闕  
而高閣之幅巾短褐種柳植蓮於雲茅西偏之塘名塘曰漫  
自號漫塘病叟塘之涓有田數畝親課種藝結廬三間疏籬  
曲徑穴墻為門不容車馬雖設常關鄉曲親朋剝啄得通郡  
官行縣求見有踰牆而後得入者縣官非數四至不得見非

數四見不往報謁其報謁也不乘車不具門狀惟一僕俱持  
刺曰邑民劉某拜見絕交中朝及四方通顯書有先施者荅  
緘具所自號稍尊則稱丹陽監司郡守則曰部民獨章泉趙  
公以出處之合詩筒歲時相往來常時以經史大義授子姪  
合里之士友講學會課月有成規後生有賦詩者俯與唱和  
朋友遠方苟挾富與貴雖伺候信宿不得見見則因其所挾  
而教告之志學之士執弟子禮雖辟易不敢當有可與語者  
充然各足其分館遇留連不厭其久置社倉而糴估平創義  
役而爭訟息三為粥以與餓者自冬徂夏日食凡萬餘人而  
凶年免於死亡薪粟衣纊藥餌棺衾之屬皆汲汲經理如已  
之責某橋病涉某路險阻雖巨役必捐資先倡而程其事公

生理素薄而見義必為有如此者他如定折麥錢額更縣斗斛如制之類凡可以白於有司利於鄉人者亦無不為也上初即位渴注名譽除合籍田辭改通判建康府又辭除直祕閣主管仙都觀瑞平元年陞直寶謨且盡還磨勘歲月使轉官案漫塘集辭免除直寶謨閣宮觀磨勘年月日第一狀稱三十年久召漁樵姓名不入考功之籍而令計在家年月進秩則非所以序功與此書未幾除奉常丞需章五上郡太守以朝旨趨行不得已勉就道案漫塘集有辭免除直祕閣宮觀三狀又有辭免除寶謨閣宮觀三狀此書於他官遷擢皆書一辭再辭而於此二官皆不書辭以集考之當屬闕漏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譽望收召略盡當宁側席以問御史王遂且俾官諭除將作少監再辭未報鎮江防江軍作亂自邑而郊焚掠甚慘睥睨金壇闔邑奔避公獨與家人寧居激慰任事集近

郭隅兵備之號令調給皆公主之事上聞朝廷援廣東近比以鄉郡屬公命出復寢除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進職顯謨奉祠玉局至嘉熙改元又令赴行在奏事謂諸子曰吾本以病棄官一臥三十年晚節末路少有不謹必為萬世謂速死幸矣案漫塘集有辭免令赴行在奏事狀此書載宰謂諸子曰云云蓋辭免時語也以集考之則此條益見根年七十四以疾終於家案漫塘集辭免除將作少監第一狀有曰寶慶御極有籍令之除又考集中有辭免除籍田令第一狀有云年甫六十據此則寶慶元年宰年六十以此書卒年七十四考之則當卒于嘉熙三年遺命歛以深衣大帶圓冠方履鄉人為之罷市葬於邑之沙野山走送袂相屬者五十里自遠來會者至無所館士祠於學農祭於社朝廷嘉其節賜諡文清實齋王公狀其行謂公有平治天下之實材有恩濟生民之盛心使嘉定致之

以輔寧考恭儉之資則十有七年之治必不但如今日所觀  
寶慶元禋致之以佐今天子英偉之略則十年水火盜賊之  
菑不治而自寢端平更化坐之臺閣之上則動靜有權操縱  
有度必能使君德治道常昭若與士大夫更始之時以其本  
於踐履者可以推其事功以其著於家族鄉黨者可以想見  
其平治天下蒙齋袁公銘其墓亦謂其德慮周密才力精強  
坐之廟堂可以濟世三代付之方面可以折衝千里而拔乎  
流俗銖視軒冕隱處三十年澹如一日二公非私且誣者天  
下後世所視以取信云所著書有文集三十卷語錄十卷藏  
於家子曰符曰汝遇汝進汝明

京口耆舊傳卷九終



